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子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之樂浮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于史故其為書

六必善、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
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
遊元寄荒渺詭者謂為談道之書
而言意馬心猿金木母大抵心印
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知合
正史而就中觀音代禪依樣葫蘆

天道循環可為篡弒者鑑其他富与
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于紫人
梁省予何敢厚誣至水滸宝瓶梅
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々
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耳語
其摹寫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

米鹽瑣屑皆名家神盡相畫
工化工合為一手洋洋乎稗官安有
出其右者嗚乎其未見儒林外史
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
列也曰儒林迴異元宮荒渺之談
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

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
傷仕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
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
羞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却功名富
貴品地寔上一層為中流砥柱萬
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

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爭上讀之者無
論是何人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云
善者感善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
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
梅之筆才而作善水滸金瓶
梅之敗為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

讀水滸全籍梅夢寧讀儒林外史
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
也矣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儒林外史全傳目錄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匡屠戶行兇鬧捷報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堕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第六回　鄉紳發病開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襄公子故里遇貧交
第九回

第十回　婁公子損金贖朋友　劉守倫冒姓打船家
第十一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二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三回　名士大宴驚鼈渊　俠客虛設人頭會
蘧駪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第十四回 遊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塋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超人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鳥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卧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王圖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率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墜宮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華蒲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流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蘧太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脩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士主祭
第三十八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第三十九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讐
第四十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瑣枝押解江都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塞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開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皇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鶯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住大青樓寄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涿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第一回

說楔子數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岐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這一首詞也是个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雖然如

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欽崎磊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指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个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个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指生活零來的錢如何供

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在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兩个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

牛都在那裡打睡又有幾十隻牛抱的垂楊樹
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
只在這一帶頑要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
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个錢與你
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
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
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
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
兩眼眼淚去了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

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拏塊藥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煎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一兩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翌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

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裡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滿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个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个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一个夯漢挑了一担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

食盒上掛著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氈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个人來頭帶方巾一个穿寶藍夾紗直縐兩人穿元色直縐都有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縐的是个胖子來到樹下坐那穿元色的一个瘦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對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吃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

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圖个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托做親家寫一封字來去謝謝罷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

鄉戶人家放了驢和猪在你我田裏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纔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个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个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

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拏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好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个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泰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

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讀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濶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濶衣執著鞭子口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悲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白小看見他長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遊在草

堂裏坐著說話兒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見外邊走進一个人來頭帶羔襖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敘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个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忘茶殺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晁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只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个不曉得因

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
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
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
是必費心大筆畫一畫在下十个月後下鄉來
取老爺必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
來秦老在傍看實撼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
只得應許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
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真過了本官那知
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剋了

十二兩只拏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册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册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奠暖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册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个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從學裏幾年雖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

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坐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个何難門生出去即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个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邦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

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傳帖也不敢領翟買辦
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事
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
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
如何走到這裡來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
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
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个百姓麼王
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拏
票了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

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
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
要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
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拿帖子請你自然是
好意你同就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
縣你和他拗些甚麼王爺道秦老爹頭翁不知
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
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
與我做叫拏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个果

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句就要取回鄉的甘結彼此爭論了一番蘇老整治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崑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纔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

着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
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个人託我我若
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
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已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
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見
我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
又想道一个堂堂縣令屈尊去拜一个鄉民惹
得衙役們笑話又想道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
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

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也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里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著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晨牽牛出去飲水尚未回

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著門進去了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晃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暫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晃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楡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坐山雖不甚

大却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知縣正走著遠遠的有个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員辦趕將上去問道泰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麽小二道王大叔麽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家吃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丈及我替他趕了來家翟員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着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

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拏了王晃來責懲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中抬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王晃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泰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晃道老爹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着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

變恐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拏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母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

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
王晃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
肴來替王晃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
王晃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
王晃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酒淚
分手王晃穿上蔴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
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
籠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纔回去王
晃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

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个小菴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没骨的花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間卜賣畫到也擠个不開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个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个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

幾句詩在上含着譏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纔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籮担內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黃肌瘦衣裳襤褸縷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

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綢紬一包耿餅擎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床王冕面方延醫調治總

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兒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捶踊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勸秦老一

力帮襯創僧衣衾棺槨王晃負土成墳三年苫
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
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
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
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
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
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晃正從母親墳
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
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

紹髭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都下了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客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

訪先生王覺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
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
是一个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
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來拜訪
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
覺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
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
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
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

都帶有乾粮王晃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着吳王吃了稱謝教詢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晃也不曾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个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著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乎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晃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

了一本郎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
是荼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
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
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
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个法却
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
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著天色晚了下
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
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灑

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閒然無
聲王晁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泰老
道你看黃衆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
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水面
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晁同泰老嚇的
將衣袖蒙了臉塵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
天上紛紛有百十个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
了王晁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
文運俄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家伙各自歇

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得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了王冕知道不過知泰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在會稽山中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書詔書帶領許多人將著綵緞表裡來到泰老門首見泰老八十多歲鬚髮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泰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泰老

道他雖是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蠕蛸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首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鄰欵些錢財葬于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个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記之事也然與本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頓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爲稗官觀楔子一卷全書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眞是不肯浪費筆墨

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着眼處故開口即叫破却只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个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

丈六金身

穿濶衣戴高帽嘆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傳內事用來都不着形跡

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是眞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種不食烟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

翟買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

世有窮書生得納交于知縣諂諛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已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師而來也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關係

學畫荷花便有雨蠻湖光一段將諭星辰便

有露涼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
秦老是極有情的人却不讀書不做官而不
害其爲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儒林外史第一回

儒林外史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這得一个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同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

議開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个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點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个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自自給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

著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拏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吃荀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著外邊走進一个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鉄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毡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搬手裡拿著一根趕騾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

年新黎的總甲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喂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吃午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蹺起一隻來自己拳拳頭在膝上只管捶捶著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著這个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膳眼的亡人

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肋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个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過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跕得起來的班頭他拍馬我我若不到不悲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黃老爹我聽見說他從年裡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那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

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
家爲子孫祭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
說了半日總講到龍燈上頭總甲道這樣事俺
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
衆人爲了功德頻頻着不拿出來不知累俺賠了
多少兒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句二班句西班
句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着不了那得
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
也少不得搭个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

這荀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
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
拗當下捻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派
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尚捧出茶盤裏
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付乾果子雜色糖擺了
兩桌等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來申祥甫又
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个先生就是這觀音
庵裏做个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
要上學只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

婿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脚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个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个頭名却還不曾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个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着方巾身上披

着大紅紬騎着老爺棚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着街遞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樂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却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纔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筋牛肉麵

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到了十六日衆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元色紬舊直綴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

雙舊大紅紬鞋黑皮面皮花白鬍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座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

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朋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僭著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吃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筯尊周

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个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筯却如風捲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筯也不曾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着餌却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个倒失于打點却不知先生因甚吃齋周進道只因當

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齋倒想起一个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筋聽他念許他便念道獃一字秀才二字吃長齋三字鬍鬚滿腮四字經書不揭開五字紙筆自己安排六字明年不請我自來七字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獃是不獃的了文拖著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長齋

頰鬚滿腮竟被他說一個著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申祥甫連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个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个秀才但這吃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个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胙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

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
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
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
得承謝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厨下捧出湯點來
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扛子大燒衆人
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个周進怕湯不潔
淨討了茶來喫點心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
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
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

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頭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有做幾年的要梅相公正要著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

有些淮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个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徼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个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準于是點心喫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

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
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着衆人領了學生來
七長八短幾个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
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贄見拆
開來看只有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
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
个錢的合攏了不勾一个月飯食周進一總包
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蠶牛一
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

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不覺兩个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吃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邨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著雨下在河裏烟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邨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蓬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著一个人船尾坐着兩个從人

船頭上放着一担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綹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个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个半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說著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爹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著周進道這王

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著我去拏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条櫈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个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王衮會考過一个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

戶下册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臾和尙獻上茶來吃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个盹只見五个青臉

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拿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个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弟汗嚇了一跳通身冷醒轉來拿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个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閣著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

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尚拿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纔上墳回來不想遇着雨躭閣一夜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衛致不覺就跳了一驚一會兒咂嘴弄脣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文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纔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纔七歲王舉人

道是今年纔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脫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个玉傍的名字發發光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弟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一个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个小學生

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準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爲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準的前日晚生初來會著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个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準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落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閒話掌上燈煙管家

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喫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薄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憒掃了一早晨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薛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

叫荀玫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个封翁太老爺把个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甲祥甫背地裏又向衆人道那里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个錢揑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个逢時過節他家多送兩个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家炒了些麵筋豆腐干送在俺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都不喜歡

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獃頭獃腦不知道情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那年邨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根不根葬不葬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个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个記賬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

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鴃內還是少了你喫的穿的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癩子推在井裏撈起來也是坐有進項頭我隨即應允了金有餘擇个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裸貨行裡住下周進無事閒着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姐夫說要去看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个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領着

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着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裡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殭殭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衆年蹉跎忽然際會風雲終成婁宗竟得高懸月旦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萬化以寫之起首不寫王侯將相却先寫一夏總甲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貴而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尚書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文筆之妙乃至於此

梅三相顧影自憐得意極矣不知天地間又有王大爺在甚矣功名富貴寧有等級耶

場中鬼跳是假夢荀攸同榜乃真夢也偏于假夢說得鑿鑿可據轉以真夢爲不足信活活寫出妄庸子心術性情

周進乃一老腐迂儒觀其胷中只知塾觀音齋念念王舉人的謎卷則此外一無所有可知矣

從塾齋引出做夢又以梅玖之夢掩映王惠之夢文章羅絡勾聯有五花八門之妙

書中並無黃老參李老參顧老相公也者據

諸人口中津津言之若實有其人在者然非深于史記筆法者未易辨此

金有餘云人生在世難得的是一碗現成飯此語能令千古英雄豪傑同聲一哭蓋不獨吹簫之大夫垂釣之王孫爲婁凉獨絕人也到省買賃極尋常之事偏偏遇着修理貢院何其情事逼真乃爾

儒林外史第二回

儒林外史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个小錢同他去看不想纔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个客人一齊扶

着灌了下去喉嚨裡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來要你家又不死了人爲甚麼這號淘痛也是的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个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慘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王八一左一右架

着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吐一
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衆人七手八脚將
他扛抬了出來貢院前一个茶棚子裏坐下勸
他喫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
內中一个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
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
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
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曾做
得一个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

這一句話道着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个客人道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爺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麽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這个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

今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着我這幾个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

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効爬到地下就磕了幾个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吃了幾碗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值宗師來省錄

遺周進就錄了个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
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
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團
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
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
然中了衆人各各歡喜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
父母學師典史那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
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
與忙了个把月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教

了分子買了四隻雞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歡團之類親自上縣來賀喜周進留他喫了酒飯去荀老爺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屬在南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

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个童生來面黃飢瘦花白鬍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温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蔴布直綴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周學道看在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

那穿麻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册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册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

取周學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徧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个人來交卷心裏又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徧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徧覺得有些意正要思再看看却有一个童生來交卷那

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

走過幾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又着膊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个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嘆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偏也不能解直到三偏之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

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鳳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

謝了起來立著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著
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纔回
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
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
廈披子門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
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
兒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
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
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

屠戶道我自倒運把个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
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
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帶
个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
了盪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
在厨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
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體統來比如我這行
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
你怎敢在我們跟前粧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

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糊塗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吃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著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

吃的醺醺的這里母子兩个千恩萬謝屠戶横
披了衣服胰着肚子去了次日范進少不得拜
拜鄉隣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
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个文會不覺到了六
月盡間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
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
在臉上罵了一个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
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癩蝦蟆
想喫起天鵝肉來我認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

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
捨與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
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
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个个方面大
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
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趕早收了這心明年在
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个館每年尋幾兩銀子
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
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个猪還賺不得錢把

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个同案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吃

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纔去不到兩个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个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纔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炒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

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个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捕个草標一步一蹉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

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鄉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雞去救命爲甚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悞了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勞手把雞奪了摜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攏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走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挂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過一徧又念一徧自己把兩手

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

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个甚麼舉人就得了這个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个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拏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當下衆鄰居有拏雞蛋來的有拏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雞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齊了拏在草

棚下鄰居又搬些桌櫈請報錄的坐着喫酒商
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个人
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
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
怕的人他只因歡喜狠了疲溺上來迷了心竅
如今只消他怕的這个人來打他一个嘴巴說
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曾中他吃這一
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鄰都拍手道這
个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丙

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在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曾回來快些迎着去尋他一个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个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觔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說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

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个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猪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

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賬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叙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个事須是這般你没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纔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拏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个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這可唬

他一唬却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來道集上見范進正在一个廟門口站着散著頭髮滿臉汚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兢神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个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到第二下范進因這一个嘴巴却也打暈

了昏倒於地衆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胷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駝子板櫈上坐着胡層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雙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已看時把个巴掌仰着再也灣不過來自已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个膏藥貼着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麽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

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纔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个鄰居早把那一雙鞋拿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壻老爺方纔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个人道胡老爹

方纔這个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猪油來又一个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猪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猪有我這賢壻還怕後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說我的這个賢壻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壻這樣一个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

要和我結親我自已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
里竟要嫁與个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
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着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
拏茶來喫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屠戶和鄰
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壻衣裳後襟滾皺了許
多一路低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
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來見
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
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拜

了母親也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个錢不勾你賞人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个體面的管家手裏拏着一个大紅全帖飛跑了進來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帶紗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

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
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
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纔
看見題名錄貴寓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
門生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范進道晚生微
倖實是有愧邨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
張鄉紳四面將眼睛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
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拏過一封銀子來
說道弟邨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

生權且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
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
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
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
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
月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纔把銀
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
戶直等他上了轎纔敢走出堂屋來范進即將
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

綵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纔費老爹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揣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个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个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說起來比皇帝家還

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子恩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産的有人送店房的

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到兩三个月范進家奴僕了纔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要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髮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丫鬟洗碗盞杯箸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

別人家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了鬟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个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盤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興

訟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見了號板痛哭至于嘔血乃窮老腐儒受盡畢生辛苦如梅三相王大爺等相遭不知幾輩至此一齊提出心頭其見解不過如此非如阮嗣宗沈初明一流人別有傷心處也

金有餘以及衆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極豪俠極義氣的事偏是此輩不讀書不做官的人做得來此是作者微辭亦是世間真事

周進之爲人本無足取閤中大概除嚴老爺之

然了無所有閻文如此之鈍拙則作文之鈍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過之故文筆心細如髮

于閻范進文時即順手夾出一个魏好古文字始有波折譬如古人作書必求筆筆有致不肯作蒜條巴子樣式也

舉業雜覽四个字後文有無限發揮却於此處閒閒伏案文筆如千里來龍蜿蜒夭矯

輕輕點出一胡屠戶其人其事之妙一至于

此真令閱者歎賞叫絕余友云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毛髮畢現

范進進學大觴餅酒是胡老爹自攜來臨去是披着衣服腆着肚子范進中舉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是二漢送來臨去是低着頭笑迷迷的前後映帶文章謹嚴之至

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罵范進時正是愛

范進處特其氣質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細觀之原無甚可惡也

周府張府妙在都從胡老爹口中一一帶出真有蛛絲馬跡之妙

張靜齋一見面便贈銀贈屋似是一个慷慨好交遊的人究竟是个極齷齪不堪的作者之筆其為文也如雪因方成珪遇圓成璧又如水盂圓則圓盂方則方

儒林外史第三回

薦亡齋和尚哭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于地家人媳婦和丫鬟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床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个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个守着哭泣一面製備

後事挨到黃昏時分老太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挂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爺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厨房裏或女兒房裏對着單白布秤肉亂竄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親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庖裏請平日相與

的和尚做攪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焰口追薦老太太生天屠戶拿着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尚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僧官因有日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滕和尚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卻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高藥今日不在這裏滕和尚道今日

不會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个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話陪着喫酒喫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閒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着些難道是怕小婿怪想紳衿老爺

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帛馬寫法等事胡屠戶喫過麵去僧官接了銀子纔待進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个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庄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個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

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嘴舌舌纏个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莊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腳由

不得自已跟着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腿切了酒舀出來溫着和尚走熱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厥着懷胰着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渾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尚上坐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喫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个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

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黃頭髮那日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靸着个蒲窩子歪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正奘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甚兒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纔開了門七八个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尚一桌子坐着齊說道好快活和尚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個官老爺

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我田主人
衆人一頓喝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
不由分說拿調草繩把和尚精赤條條同婦人
一縄細了將个擔子穿心擡着連何美之也帶
了來到南海縣前一个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和
尚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衆人押
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
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隨
即拿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登班頭將和尚解

放女人着交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馬了幾句批一个淡捏了出去和尚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衆來鋪結壇場挂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奘了開經麵打動鐃鈸叮噹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纔奘着長班報有客到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

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中一个和尚向僧官道方纔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隣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是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甚麼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就是他的們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

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臉着臉拏帖
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脊骨的事
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是
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
西鄉里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
與方家纔這箭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个學
又說他會作个甚麽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
个薦亡的疏我拏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个
字像這都是作孽眼兒得二姑娘也要許人家

了又不知撮弄與个甚麼人說着聽見靴底響
衆和尚擠擠眼偷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
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尚
哭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
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纔散了光
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
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
前一个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
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

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効勞想老伯母這
樣大壽靣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
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
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尚
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
銜墓誌許魏朋友將就做一篇邦是用誰的名
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
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正算着捧出飯來
吃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

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
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
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
候敝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之費弟
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
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
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麽行不得處范舉人又
謝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
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

老師二來老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个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个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喫了一回外面走進一个人來方巾澗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叙禮坐

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家人撥了一个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个盤子都是雞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

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蝸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个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斟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个緣法真个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敝處關縣紳衿公揖

了一个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弟址在綵棚門口須臾鑼句旗句傘句扇句吹手句夜役句一隊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衆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那時有个朋友同小弟並址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句又把眼望一望小弟句悄悄問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曾

認得他就癡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做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

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眞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着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監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

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擎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着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廝道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沙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

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猪原是舍下的纔說得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拏着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自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

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叙
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
叙了些濶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
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母見
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撤去了吉服拱
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
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
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
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尊制想

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箸來范進又不肯舉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纔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纔放心因說道却是得罪的緊我這做教酒席沒有甚麼喫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飯做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

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都也莫得喫掌上燭來將牌拏出來看著一個貼身的小厮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邊有個書辦回話弟去一去就來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于你就是斷牛肉的話方纔有幾個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

了他們就沒有飯喫求我畧鬆寬些叫做瞞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

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鐘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爲天下事都靠着尔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靑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這個如何了得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夫拿進來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

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當下席終留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鷄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綑在他頭上枷了出去幾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裏咯

喇的一聲痾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鬍子沾成一片淌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馬一頓大胆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剩得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衆回子心裏不伏一時衆衆數百人嗚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

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開進衙門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貢生與訟潛踪來省城鄉紳結親謁貴竟遊京國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文字過峽故序事之筆最多就其序事而觀之其中起伏照應前後映帶便有無數作文之法在牽爾操觚輕心掉之者蒙不到此也

和尚到莊上吃酒乃是行所無事佃戶一齊打進實出意料之外當其美之斟酒渾家打橫時幾近褻矣及觀何美之渾家口中數語只不過氣不分茫大太何其用筆之雅而將功名富貴四字寫入愚婦人胷中吾不知作者之錦心繡口居何等也

齋堂中魏相公陪客衆和尚搗鬼輕輕又帶出周二姑娘做親針線之妙難以極言

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畫工所不能畫化工

廢幾能之開端數語尤其奇絶閱者試掩卷細想脫令自己操觚可能寫出開端數語古人讀杜詩江漢思歸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語及觀乾坤一腐儒始叫絶也

纔說不占人千絲牛粟便宜家中已經關了人一口猪令閱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筆爲之必且曰看官聽說原來嚴貢生爲人是何等樣文字便索然無味矣

上席不用銀鑲杯箸一段是作者極力寫出

蓋天下莫可惡于忠孝廉節之大端不講而苛察于末節小數舉世爲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莊語責之而以謔語詠之

張靜齋勸堆牛肉一段偏偏說出劉老先生一則故事暗開寶玉三人侃侃而談毫無愧怍閱者不問而知此三人爲極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繪風繪水手段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

儒林外史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柳死了老師夫開將起來將縣衙門關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纔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開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个地方上纔好忙喚

了幾个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着北城幾个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縋了出去換了監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這裡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个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

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个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个為頭的來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說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个為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个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

過了些時果然把五个為頭的回子問成奸民
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
來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出堂將回
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个人進來喊冤知縣
叫帶上來問一个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
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纔過下來
的小猪走倒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猪
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錢銀
子把小猪就賣與他這一口猪在王家已養到

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猪關了
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嚴家討猪嚴貢生說猪
本來是他的你要討猪照時值估價拏幾兩銀
子來領了猪去王大是个窮人那有銀子就同
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个兒子拏拴門
的閂趕麵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睡
在家裡所以小二來喊冤知縣喝過一邊帶那
一个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个五
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

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却不會拏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着个鄉裏的親眷說他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个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粮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个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曾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

時拏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因不曾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个蹄酒上門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騙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太老爺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个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

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烟走急到省城去了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却在兩个宅裏住這嚴致和是个監生家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錢的人見哥子

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送了酒飯拏
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
商議他兩个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是府學廩
膳生員一个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着
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
嚴致和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
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
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吼走了嚴致
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

開差人却在我這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吃他們做事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曾他就更要的人緊了如今有个道理是金底抽薪之法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个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个去尋了王小二

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猪也還與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塗人幾个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猪和借約拏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拘着你認晦氣再拏出幾兩銀子折个猪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个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

紙無用這事纔得落臺纔得个耳跟清靜當下
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
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
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个秀才
拏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
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
喫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聽見這
話方纔來嚴致和即迎進廳上吃過茶叫小廝
進去說了丫鬟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擡

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拜見奶媽抱着妾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來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个了鬟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出去上席敘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着問王德道大

哥我到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
廩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
都是御史出來本是个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
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
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
想起還是前年出貢豎旗杆在他家擾過一席
王德愁著眉道那時我不曾去他爲出了一个
貢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驛裏狗
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廚

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
个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嚴致和道便是
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
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裏度日猶肉也捨不
得買一觔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內買
四个錢的與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
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觔還要白煮的稀
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賒鍋初分家
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喫窮了而今端了家裏

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喫你說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喫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个人行一个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喫了幾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曾中二位拍手大笑喫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

來每日四五个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並不見效看看臥床不起生兒子的妾在傍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腳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面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个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个大娘來各養的各疼

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
不能長大我也是个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
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
氏含著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
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鬟道趙家
的那去了丫鬟道新娘每夜擺个香桌在天井
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
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
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

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纔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个也隨你們怎樣做去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議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

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本喪着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喫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吊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眞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舅做個遺念因把小廝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厨拿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輕意二位

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將來要
倫祭臬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
行禮明日還要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
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着外邊
有人來候嚴致和去陪客去了回來見二位舅
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纔同家兄在這裏
說舍妹眞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纔這
一番話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
要恍恍忽忽疑惑不清枉爲男子干德道你不

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双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个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衆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都請到了赴舍妹眼見你

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
屁嚴致和又拏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
形于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
來寫了幾十幅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个吉期
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六老爹家五个親姪
子一个也不到衆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床面
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
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紅紬
趙氏穿着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

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
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
來兩位舅爺叫了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
來夫妻四个齊鋪鋪詩妹夫妹妹轉在大邊磕
下頭去以叙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
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了鬟使女黑壓壓的
幾十个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
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
去了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

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哄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着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奶斷了氣了嚴監生哭着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着趙氏灌開水撬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撒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斂只有兩个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攏精空連趙氏方纔戴的赤

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拏一搭麻替他披着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入過了殮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个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麻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絛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

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雞鴨小菜不算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着哥子坐在底下喫了幾杯酒嚴監生吊下淚來指着一張橱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

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
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
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遇節庵裏師姑送
盒子買花婆換珠翠彈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
離門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況他又心慈見那
些窮親戚自己喫不成也要把人喫穿不成的
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設做甚麽再有些也完
了到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
思這銀子也不費用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

的做幾回好事剩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嚴監生聽著他說裏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猫唬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个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鈃子都打碎了拏燭去看原來那瘟猫把床頂上的板跳踢一塊上面吊下一个大篾簍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篾簍橫睡著兩个

人才扳過來裘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著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嘆道我說他的銀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聚積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拏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著叫人掃了地把那个乾棗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著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撐著每晚算賬直算到

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不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碗米湯臥床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強勉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挨過長夏立秋以後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那

一日早上吃過藥聽着蕭蕭落葉打的牕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嘆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了鬟扶起來强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吃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叫趙氏拏出幾封銀子來指着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

來的一點東西送與二位老舅添着做茶菓的盤費我這病勢沈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个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二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的安慰的話作別去了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个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

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
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擰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
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
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掙
出來伸着兩个指頭大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
叔你莫不是還有兩个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
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
不是還有兩錠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
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

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
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
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趙氏慌忙
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
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爭田奪産又從骨肉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
司進詞訟不知趙氏說出甚麽話來且聽下回
分解

此篇是從功名富貴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

个富字以描寫鄙夫小人之情狀看財奴之
吝嗇葷飯秀才之巧黠一一畫出毛髮皆動
即令龍門執筆爲之恐亦不能遠過乎此
嚴大老官之爲人都從二老官口中寫出其
舉家好喫絕少家教漫無成算色色寫到恰
與二老官之爲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騙了一
世的人說了一生的謊頗可消遣未見其有
一日之艱難困苦二老官空擁十數萬家貲
時時憂貧日日怕事並不見其受用一天此

造化之微權不知作者從何窺破乃能漏洩
天機也

趙氏謀扶正之一席想與二老官圖之久矣
在牀腳頭哭泣數語雖鉄石人不能不爲之
打動而王氏之心頭口頭若老大不以爲然
者然文筆如蝘能穿九曲之珠也

王氏兄弟是一樣性情心術細觀之覺王仁
之才又過乎王德所謂識時務者呼爲俊傑
也未見遺念時本妻者臉不則一聲既見遺

念時兩眼便哭的紅紅的因時制宜毫髮不爽想此輩必自以爲才情可以驅馭一切習慣成自然了不爲愧怍矣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幾簋掉出銀子來因而追念逝者漸次成病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眞情覺中庭取冷遺掛猶存未如此之可傷可感也文章妙處眞是在語言文字之外

儒林外史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个指頭總不肯斷氣幾个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訇亂著問有說爲兩个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

並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並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口號哭起來準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著幾个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弔孝都留着吃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个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批銀鑪這時也公備个祭禮來上門做道揖起長揖念經迫薦過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了鬟養娘人人挂孝門

回一片都是白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着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个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淮家坐着打點拳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个奶媽領着一个小廝手裏捧着端盒和一个毡包走進來道二奶奶頂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熟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

个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裳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单留與大老爺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絰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

兒子噬伯伯的頭哭著說道我們哲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个好兒子慢慢的帶著他過活焦恁的趙氏又謝了請在書房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恁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曾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

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爲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于心無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荅弟考出了貢他有个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著住了幾个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个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

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个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樁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喫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猫

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曾來聘
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
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
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雖道也算有
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
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
這幾个人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个
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兩人聽這話心
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

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這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媽抱著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裡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

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就閣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過了幾日大老爺果然帶著第二个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過是錢過北斗米爛成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享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个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

運人牙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愿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太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裡第五个姪子承嗣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愿我們如何使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

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个正經主兒去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个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閒空第五个姪子纔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个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

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个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著只得依著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到省城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个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拏著鞭子站在門口嘅了一跳不敢進去站

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纔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廳上中間擺著一乘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遮陽上帖著郎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脚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著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富下來到厨房裏看見厨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

頭平西不見一个吹手來二相公戴着新方巾
披着紅氅着花前前後後走着着急問吹手怎
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
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个好日子八錢
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
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戚頭又叫張府
裏抑着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道个
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
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

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撞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梢起來四个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官跟著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廳甚大雖然點著幾盞燈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个吹打的只得四个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

天井裏喝道喝个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
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嚴老
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正吵鬧
着四斗子領了兩个吹手趕來一个吹簫一个
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个腔調兩邊
聽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開了一會沒奈何只得
把新人轎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過了十
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
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

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嘔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个架著膊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

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拏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喫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个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閣在後艙尸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扶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看見少刻船攏了馬頭嚴貢生

叫來富著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三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裏去又叫些馬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遍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纔我吃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嚴貢

生道喫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麼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柁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麵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羣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猪八戒喫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纔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

攙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却拏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喚了陪著笑臉道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个嘴巴說著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搬著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面

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个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就得住的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擡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腳子走過幾个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纔若不如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纔查到這个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

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
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不成衆人一齊揉著掌
忙的磕了幾个頭嚴貢生轉彎道既然你衆人
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著這奴才再和他慢慢
算賬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
和小廝跟著一閧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
去了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
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
擡東擡西鬧得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

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鹽醬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暗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个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歷他算是个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

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个管事家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个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大爺方纔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纔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廂房天

地世間也沒有這个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著自然有个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吸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

羣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个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賬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此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當家憑着你們這些奴才矇朧作弊此後若有一

點欺隱我把你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个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

擡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冤知縣叫補進詞來次日發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拏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个可否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鑪的趙老漢本來上不得臺盤纔要開口說話被嚴貢

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个人自心裏也裁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个把我們不做不採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个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馬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著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脚號做一片嚴貢生聽著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眞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

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
著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
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
出來揪他撕他是幾个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
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
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孀官片
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賬覆了
幾句話說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據嚴貢
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

有的總候太老爺天斷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个極長的批語說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著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个如詳緻嚴貢生更急了到省赴案察司一狀司

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要正名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撥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放筆寫嚴老大官之可惡然行文有次第有先後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雖支分派別而脉絡分明非猶俗筆稗官凡寫一可

惡之人便欲打欲罵欲殺欲割惟恐人不惡之而究竟所記之事皆在情理之外並不能行之於當世者此古人所謂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世間惟最平實而爲萬目所共見者爲最難得其神似也

省中鄉試回來看見兩套衣服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一口一聲稱呼二奶奶益此時大老意中之所求不過如此既已心滿志得又何求乎以此寫輓近之人情乃刻核刻楮手

段如謂此時大老胸中已算定要白占二奶奶家產不惟世上無此事亦無此情要知嚴老大不過一混賬人耳豈必便是毒蛇猛獸耶

老嚴筆下必定乾枯二王筆下必定雜亂三人同席談論時針鋒相對句句不放過真是好看殺

嚴老大一生所說之話大槩皆誑也然其中亦有一二句是真的就如靜齋作伐之說雖

不可信周家結親之事則眞惟有船上發崩一事則至今無有人能辨其眞僞者至於雲片糕之非藥則不獨篤長知之腳子知之四斗子知之即閱者亦知之也何也以其中斷斷不得有人參黃連也

趙氏自以爲得北於二王平生之泰山也孰知一到認眞時毫未靠不得天下惟此等人最多而此等人又自以爲好巧得計故余之惡王於依更甚于惡嚴老大

嚴老大一生離離奇奇却頗有名士風味時時刻刻說他是个鄉紳究竟歲貢生能有多大時時刻刻說他相與湯父母究竟湯公並不認得他似此一副老面皮也虧他磨練得出

許多可笑可厭的事如叫吹手擺紅黑帽帖卽補縣正堂等件卽從四斗子口中以吳捧場三字結之文筆眞有通身筋節

儒林外史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著胆竟寫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个親戚正在沈吟長班又送進一个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著范進周司業知

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
請進來范進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
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个
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方纔拏姻家帖子來拜
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却不曾有這
門親戚范進道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
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
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却不曾序過這等看起
來不相干了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

歲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回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適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嘆息說道賢契續學有素雖然耽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

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著喫了飯相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个學生叫做荀玫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个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

有一線之明推情扳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
進聽了專記在心去住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
半年纔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
事忘斷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纔
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
汝上緊荀政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
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
各幕客房裡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字坐號
一个一个的細查查徧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

有个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會考又憊著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喫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猜疑猜不定內中一个少年幕客遽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

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
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
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
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麽樣向老先
生說的范學道是个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
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
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
好意思的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汝上
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

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著閱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

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櫈去照例責罰說著學裏面一个門斗已將他拖在櫈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个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蓉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

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著荀玫人叢裏一个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知方纔這梅坎是同門麼荀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貫軒老師的門生荀玫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肉出

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尙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著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蓆隔著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著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著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著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个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

指著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拏些水噴了揭下來裝一裝收著纔是和尚應諾連忙用了揭下來了一會申祥甫領著衆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纔散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于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忽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

中了進士即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坐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著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攙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著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著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玫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

說來方纔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苟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朝綱又遠這里住著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吃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竟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來把苟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苟玫殿在二甲王

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晴中揀案
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
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
謝了候衆人閙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
掩門荀玫纔走出來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
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
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
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
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

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喜歡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个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考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實个情所以把你進个案首也是爲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畧過了

那人說著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梁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此時荀老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中祥甫也老了挂著拐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玫賀學裘了二三十吊錢荀家管待衆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尚接著兩人先拜了佛

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苟小相公而今掙了
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苟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
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咱你在這裏上學時
還小哩頭上扎著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
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
香爐燭臺供著个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
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
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著公諱進字貴軒
邑人右邊一位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

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一齊轉了
員外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
一个紅全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
面夾著一个單帖上寫著江西南昌縣陳禮字
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會在汝上縣薛家集觀音
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
外道是有這个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
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
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兩袖直襴腰繫

絲縧花白鬍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諾說請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弟却無緣不曾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乱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尚不曾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

還是尚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啟請
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
豪傑都可啟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
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
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
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
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
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
日來復四个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

出獄只罰了三个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个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赫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

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麽斷
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
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
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
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吃過便飯當下留著
喫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
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
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燒了一道降壇
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又念了一

過咒語燒了一道敬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著跪獻上去那乩筆先畫了幾个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乩扶得動了寫出四个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乩那乩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

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天
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
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
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著乩筆下來
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
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拏一副紙筆來
待山人在傍記下同看于是拏了一副紙筆遞
與陳禮在傍鈔寫兩位仍舊扶著那乩運筆如
飛寫道姜尚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烟

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只道騣騮開道原來
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寫
畢又判出五个大字調寄西江月三个人都不
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
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
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詩上
說天府夔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
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拜員外

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个月還趕的着當下荀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都來弔紙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荀老爺家的喪事集上申詳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拏手本來磕頭看門効力整正鬧了兩个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

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纔開了假早見長班領著一个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貞臣良佐忽爲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文字分爲三段第一段是悔三相考四等令閱者快然浮一大白然三相既考四等之後口若懸河刮刮而談仍是老友口聲氣

息恬不爲恥世上回不少此老面皮之人吾想梅三相與嚴大老官是一類人物假使三相出了歲貢必時時自稱爲鄉紳與知縣爲密邇至交大老官考了四等必仍然自詡爲老友說學臺爲有意賣情也

陳和甫請仙爲第二段寫山人便活畫出山人的口聲氣息荒荒唐唐似眞似假稱謂離奇滿口嗎吾最可笑是關帝亦能作西江月詞略有識見者必不肯信而王荀二公乃至

悚然毛髮皆豎寫無識見的人便能寫出其
人之骨髓也
荀員外報丁憂是第三段嗚呼天下豈有報
丁憂而可以且再商議者乎妙在謀之於部
書而部書另自有法謀之於老師而老師酌
量而行迨至萬無法想然後只得遞呈當其
時舉世不以爲非而標目方且以敦友誼三
字許王員外然則作者亦曾懷貿貿竟不知
此輩之不容於聖王之世乎曰奚而不知也

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乩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連筆判下一个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个服字一連平了三回沙判了三个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乩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到晚長班進來說荀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荀家家人拄著一身

的老飛跑進來磕了頭跪著稟道家裏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荀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過了再處荀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

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有道理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陞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効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个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

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个閒曹不便保舉奪情前員外只得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又是个寒士如何支持得來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个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這事纔好前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

此正古人所謂直書其事不加論斷而是非立見者也

閱薛家集一段文字不禁廢書而嘆曰嗟乎寒士伏首授書窮年屹屹名姓不登于賢書足跡不出於里巷揶揄而訕笑之者比比皆是一旦奮翼青雲置身通顯故鄉之人雖有尸而祝之者而彼不聞不見也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貴及身入其中而世情嶮巇宦海風波方且刻無寧晷香山詩云賓客

歡娛童僕飽始知官宦爲他人究竟何爲也哉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單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須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王員外領了報喜人酒飯謝恩過整理行裝去江西到

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藩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著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藩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為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差著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藩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朵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想聚一切事都稟太爺攜

代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蘧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聞得略有些貴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太守道一

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遽公子道家君做縣令
時晚生尚幼相隨敝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
學幕中讀書也帶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
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太守道
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遽
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況做秀
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饘粥先人敝廬
可蔽風雨就是琴罇鑪几藥欄花榭都也還有
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

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即可賦遂初了王太守道
自古道休官莫問子若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
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笑著說道將來不日
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
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
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叔水承歡這是人生至
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著換了
三徧茶覓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
守著實作難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

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
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
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
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
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
方爽快滿心歡喜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
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
訟裏可也畧有些甚麼通融藩公子道南昌人
悍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

之事家君在此雅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問著晚生便是問道於肯了王大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當下酒過數巡遽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个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也吟嘯自若

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開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遠公子道是吟詩聲下碁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却也有趣的緊遠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遠公子道是戕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誚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皆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眞遠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

面喫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
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過了幾日藎太守果然
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給藎太守帶
著公子家眷裝著半船書畫回鄉與去了王太
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藎公子的話釘了
一把號的虛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
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
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拏到內
衙上秤收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

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个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催趲軍需王大守接了羽檄文書星速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出門查看臺站大車騾馬在路曉行夜

宿那日到了一个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个舊
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
著一塊匾匾上帖著紅紙上面四个大字是騅
騶開道王道臺看見喫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
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把那
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个大
字是天府龔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纔曉得
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纔驗那所判兩
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个昌字可見萬事分

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著寧王百十隻艨艟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幾十个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王道臺唬得戰抖抖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擡頭

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陞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情願降順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著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車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正牒中是第八个王子

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頭上是八个王字到此無一句不驗了寧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偽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曾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个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眞乃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走直到了浙江烏鎮地方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喫點心王惠也拏了幾个錢上

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个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却想不起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便是家祖老客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

道却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里不是說話處質舟在那邊蘧公孫道就在岸邊當下會了賬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王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却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月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

今年貴庚多少了藎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曾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歷藎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藎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為寧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却為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藎公孫道如今却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曾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藎公孫道老先生

既邊疆不守今日却不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
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却是奉
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現在
舟中今且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尊一个僻
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
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
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
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遽公孫慌忙跪下
同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

無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
潛踪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
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
了遼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灑
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
見來生大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
船入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遼
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
守的話遼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公

孫道這却不曾說明只說是挂印逃走並不曾
帶得一點盤纏蘧大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却與
我是个故交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盤
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大守道共是多少公孫
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蘧太守
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
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公孫見過乃祖
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
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

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
看蘧太守看了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
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
青邱親筆繕寫批是精工蘧太守道這本書多
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
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
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蘧
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
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

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
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邊來旬
駿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徧送親戚朋
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
仰慕邊太守公孫是个少年名士邊太守知道
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
同諸名士贈答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夔府兩
位少老爺到了邊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
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

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諡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璿字玉亭是個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遠太守的親內姪公孫隨著兩位進來遠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檐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遠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載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挂冠

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聽
賢婿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遽太守道我本
無宦情南昌待畢數年也不曾做得一些事業
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載
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冰冷細想來只怕還
是做官的報應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
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
丈膝下還可借此自覓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
們聞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

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著也終日流淚不止還太守道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是个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沈著絕不曾有甚麼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个小花圃琴罇爐几竹石爲魚潇然可愛還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挂著

天台藤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个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遽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虜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愼四公子不敢

再說了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要通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逆就何如却還不會恭喜畢過姻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个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

甚麼學問一味粧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曾著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監生舉業也不曾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个更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个劉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

个培養陰隲的通儒這个是得緊遼太守便叫
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
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
二位辭別要行遼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
孫姻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央著來說的我是
个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耽遲著賢姪
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貧窮些
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
先發上行李去遼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

出來廳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提著我的名字說我遙祭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纔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著開了船方纔回來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

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
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
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
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
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
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衙了罷船家應諾泊
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談說古今的事次早船
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閒步只見屋角頭
走過一个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

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過着這个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彦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韋帶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結過王惠遞入二婁文筆漸趨于雅譬如遊山者奇峰怪石陡巖絕壑已經歷盡忽然蒼翠迎人別開一境使人應接不暇

二婁因早年蹭蹬激成一段牢騷此正東坡所謂一肚皮不合平時宜也雖是名士習氣然與斗方名士自是不同

儒林外史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个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坟上看坟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兩公子大驚道你却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

子看著坟山著實興旺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啟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後來小的家弟兄幾个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啟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个姐姐嫁在新市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里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坟山沒有人來作踐麼鄒三道這是那个政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裡過都要進來磕頭

一莖草也沒人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在那里邹三道就在市稍盡頭姐姐家住着不多幾步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邹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盡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他家裡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邹三回到岸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邹三引着路一徑走到市稍頭只見七八間矮小屋子兩扇籬笆門半開半掩邹三走去叫道阿爺三少老爺四

少老爺在此邹吉甫裏面應道是那个拄著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个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邹三捧出茶來邹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奧著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堪墓算計著會你老人家那因纔道在路與看邊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

里得以會着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纔聽見說你那兩个令郎都娶了媳婦曾添了幾个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里說着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少老爺坐坐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个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

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大轎子四公子道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那說這樣的說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況且墳山緊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那吉甫道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歷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資性倒也還聰明的那三捧出飯來鴨煎鴨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兩位公子坐下

邹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
酒來邹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喫不慣
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邹吉甫道再不
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
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
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
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
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觔
酒來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

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个酒十分好了邹吉甫喫著酒說道不瞞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聽了望著三公子笑邹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个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麽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个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邹吉甫道我本來果

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个鹽店鹽店
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
上或是柳陰樹下坐著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
聽見他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邹吉甫道
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个書要便
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著拏出來看往常他
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要見這
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公子道這先生往那里去
了邹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意出

身一切賬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閒遊在店裏時也只是歪簾看書憑著這點計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稱呼他是个老阿歇先年東家因他為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聽見這些歇事本東自己下店把賬一盤却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著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脚的不服東家惱了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事點到奉承把這先生拏到監裏坐著追比而今已在

監裏將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
產業可以賠償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
村口外四里多路兩个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
生意又不讀書還靠著老官養活那將甚麼賠
償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
君子那被守錢奴如此凌虐足令人怒髮衝冠
我們可以商量个道理救得此人麼三公子道
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
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

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邹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的想著從前已往不知拔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于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吃過匆匆回船邹吉甫拄著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

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邹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着著開船方纔回去了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个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卷查出用毡謄寫一通遞與他

拏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着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墬侵用成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挨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勒限等情四公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挨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

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明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八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就放出監來你再拏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埋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晉爵應諾去了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

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个主意書辦道既是太師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即打个稟帖說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人具的保狀況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賍非贓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著慌却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爵保狀即刻把楊貢

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
銀子都是晉爵笑納把放來的話都回覆了公
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那知楊
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是一
个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他自心裏想生平並
認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
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妻接著
喜從天降兩个癡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
也不歸家只有一个老嫗又痴又聾在家燒火

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
處走邹吉甫因是第二个兒子養了孫子接
在東莊去住不曾會著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
舉做夢也不得知道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
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
中想是高絶的學問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
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
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
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

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聞聲相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于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

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著
月色搖著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
開這船却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看看二更多
天氣兩公子將欠睡下忽聽一片聲打的河路
響這小船却沒有燈艙門又關著四公子在板
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著
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府一對是通政
司大堂船上站著幾个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拏
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唬了一跳低低

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个三公子來看了一看這僕人却不是我家的說著那船已到了跟前拏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條河路你走就走罷了行兇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攮的奴才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掛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个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叫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个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

老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攮的再回嘴拏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拏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里又有个婁三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著暗笑船家開了艙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上此時月尚未落映著那邊的燈光照得亮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

們的主人却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銜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鄉里借箇官銜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却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

遇著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講出與他看把他們嚇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句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兇惡這一會纔現出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小船搖櫓

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興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稍盡頭邹吉甫女兒家見關著門敲門問了一問纔知道老邹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老爺喫茶也不曾坐兩人出了鎮市沿著大路去走有四里多路遇著一个挑柴的樵夫問他這里有个楊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指著遠望著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

從這條小路穿過去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个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一條溝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着見人走到那狗便吠起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个老媽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里是楊孝廉家麼問了兩遍方纔點

頭道便是你是那里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个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那老媽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老媽道老爺不在家婁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曾回來你們有甚麼說話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吃茶竟自關了門回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著原路回到船上進城去了楊執中這老

默直到晚裏纔回家來老媳告訴他道早上城
裏有兩个甚麼姓柳的來尋老爹說他在甚麼
大覺寺裡住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媳
道我說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自
心裏想那个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鹽商
告他打官司縣裏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這差
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媳罵了幾句道你這老不
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罷
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用老媳又

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个
嘴巴踢了幾脚自此之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
從清早就出門閒混直到晚纔歸家不想婁府
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
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
兩个人老怒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爹不在家里
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說
我們是大學士婁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
兩个人帶累我一頓拳打脚踢今日又來做甚

麼老爹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
工夫要去燒焗做飯說著不由兩人再問把門
關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
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料想叫不
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著行了有幾家里路
一个賣菱的船船上一个小孩子搖近船來那
孩子手扶著船窗口裏說道買菱那買菱那船
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艙內
伏著問那小孩子道你是那村裏住那小孩子

迫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里有个楊執中老爹你認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个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趕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里那小孩子道在艙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菱的錢搖著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箋上面寫著一首七言絕句詩道不敢妄為些子事只

因自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看風到
芦廬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仿元草兩公子看
罷不勝嘆息說道這先生襟懷冲淡其實可敬
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這日雖霜楓滿眼
却喜得天氣晴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
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
船頭上一个人叫道婁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
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攏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
了頭看見船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過

著這隻船有分教少年名士豪門壹結緣蘿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畢氏兩公子因不能早年中進士入詞林激成一肚子牢騷是其本源受病處狂言發于遼太守之前太守遂正色以拒之不意窮鄉之中乃有不識字之村父其見解竟與已之見解同雖欲不以爲知言烏可得已一細叩之而始知索解者別有人在此時即有百口

稱說楊執中爲不通之老阿獃亦不能疎兩
公子納交之殷也故執中愈不來而公子想
慕執中之心愈濃愈確其中如看門之老嫗
賣菱之童子無心點逗若離若合筆墨之外
逸韵橫生

冒姓打船家一段與上文吻附晉爵贖楊執
中一段兩兩對勘才來出真鄉紳身分非如
嚴貢老時時要寫帖子究竟不曾與湯父母
謀面者比且文字最嫌直率假使兩公子駕

一葉之扁舟走到新市鎮便會見楊執中路上一些事也沒有豈非將下小說庸俗不堪之筆墨有何趣味乎

儒林外史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壻　遽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个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里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著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船門口

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纔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艙裏去讓進艙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曾編修道老世兄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个小女還

不會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此家
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爲著一隻小船在
河裏從人也不帶一个那做甚麼事四公子道
小弟總是閒著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同家
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爲編修道弟今早在
那邊鎮上去看一个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
忽忽要返舍就告辭了他他那將一席酒儅送
在我船上今喜遇著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
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曾到船家答應道不曾

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細話魯編修又問問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个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个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箋出來遞與魯編修看魯編修看罷嘆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

春申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際了兩回聚著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吃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當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

道遽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著哩兩公子走進內堂見遽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著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遽到書房遽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遽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歇息次早起來會過遽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

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
厨役備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
內向公孫笑著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
姪陪一陪邀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
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
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个俗氣不過的人却
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著就先擾
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說著看門的
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

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纔曾見令表叔纔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稱嗣續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

祖老先生康健麼遽公孫答道托庇粗安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臺幕中查一个童生卷子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遽公孫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改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頃擺出酒席四位樽酒論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

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纔來頭戴紗帽身穿蝉
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
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邊公孫出來
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
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謙讓坐下寒暄
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个就
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已間何必做這些客套依
弟愚見這廳事也太湫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
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纔暢快兩公子見這

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魯編修見瓶花鑪几位置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个頭髮齊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个古銅香爐出去隨即兩个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个時辰酒斟三巡那兩个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房兩邊墻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烟氣編

修贊嘆了一回同遽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遽公孫道正是曾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寧王的曾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荐第一能員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不是曾編修道古語道得好無兵無粮因甚不降只是各僞官也逃脫了許多只有他領著南贛數郡一齊歸降所以朝廷无把他罪狀的狠

懸賞捕拏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曾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子不知曾編修細說這件事把江西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鬼鬼的都不相干換過了席兩公子把灌公孫的詩和他刻詩的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曾編

修嘆賞了許久便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貢庚三公子道十七曾編修道懸弧之慶在于何日三公子轉問蘧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曾編修點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又過了數日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複蘧太守的書纔寫著書童進來道有門的稟事三公子道著他進來有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一位老爺

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著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一位老爺談談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个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紬直裰像个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子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

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曾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兩公子聽罷纔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于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錄晚生都曉得知道

二二向在京師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
先生請个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無不神
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个直言並不肯
阿諛趣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
正同曾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
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大笑
左右捧上茶來吃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曾
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曾老
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却不曾會見陳和甫

道那日晚生在一號船上到晚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纔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托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可借尊齋一話兩公子道最好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宇深沈琴書瀟洒說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个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

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衆魯老先生和夫人
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求親只是
不允唯在尊府會見兩回還太爺的公孫著實
愛他才華所以託蜀生來問可曾娶過姻事三
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却還不曾娶姻極承魯
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年
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个倒不消慮令表
姪八字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
裏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

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
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綿長子孫衆
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
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裴姪生的年月我道
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
如此極好魯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你來作
伐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庚帖到府奉
求陳和甫作媒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
魯老先生話去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遺

話說與鑓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再作道理鑓公孫依命住下家人去了十餘日領著鑓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一位老爺斟酌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以為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

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强的一切放心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个吉日央請陳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子庚帖過來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裝蛚刻絲細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擡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銀十二兩代菓

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送過吉期去魯編修說只得一个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邊公孫八賢婁府也應允了到十二月初八婁府張燈結綵先請兩位月老契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婁府一門官衙燈籠就有八十多對添上邊太守家燈籠足擺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又是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尚不曾退盡

燈上都用綠紬兩幅罩著引著四人大轎護公
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奚府兩公子
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到了醫宅門口
開門錢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
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著公
服兩山人也穿著吉服醫編修紗帽蟒袍緞靴
金帶迎了出來揖讓升階纔是一班細樂入對
絳紗燈引著遠公孫紗帽宮袍簪花披紅低頭
進來到了聽事先奠了雁然後拜見醫編修編

修公奉新增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編菜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著細樂魯編修去奉衆位的席遶公孫偷眼看時是个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却極其輝煌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遶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戚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

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這時下了兩天雨纔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著新靴都從廊下板上大覓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頭副末執著戲單上來點戲纔走到遠公孫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膾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然乒乓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窩碗裏將碗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碗裏的菜撥

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个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脚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把碗跳翻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碗撤去桌子打抹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副末領單下去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厨下捧上湯來那厨役僱的是个鄉下小使他端了一雙釘鞋捧着六

碗粉湯站在丹墀裏尖着眼睛看戲管家纔撥了四碗上去還有兩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个嫫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腳却叮噹一聲响把兩个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時慌了纔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个狗爭着咂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吃他怒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踢起一隻腳來

陽去不想那狗倒不曾陽着力太用猛了把一隻金鉤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了兩盤點心一盤猪肉心的燒賣一盤鷄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寶攢湯正待舉起箸來到嘴忽然席口一个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乒乓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滿坐上都覺得詫異魯編修自覺

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囑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那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个个都要重責亂着賊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遽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到天明纔散次日遽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席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遽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

貌三四个丫鬟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个貼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蘋一个叫做雙紅都是裊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鑑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閨閣繼家聲有若名師之教草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踪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文字要與嚴二相公娶親對看乃覺一處錦鋪繡列一處酸氣逼人

兩公子一片求賢訪道之盛心被魯編修兜

頭一瓢冷水真有并剪哀梨之妙却又能畫出編修惟以資格論人開口便是做衙門俗套可謂雙管齊下矣四公子云究竟也是个俗氣不過的人又被一語道破也

吉期飲宴時忽然生出兩件奇事是埋伏後文編修將病而死所以點明編修自覺此事不甚吉利但閱者至此惟覺蜂飛天外絶倒之不暇亦不足尋味其中線索之妙

儒林外史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遽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个才女且他這个才女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

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儘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个兒子幾十个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桌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掐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得羞畔刺繡時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青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論幾句詩以爲笑話此番招贅進蓬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眞个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進士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

梁都是文章公孫却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于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和襲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着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時還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强勉看了一个時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偷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后家齊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爺

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況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公孫心裏只道說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著忌諱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淚眼長吁短嘆養娘道小姐你機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郎人進士誰想如

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養娘勸了一回公孫進來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從此啾啾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說道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愁頭不展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怎般獃氣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況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說著

越要惱怒起來夫人和養娘道這个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況且現放着兩家門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着你恁个好先生怕教不出个

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誥是穩的說着
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歇了一口氣也就罷
了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个題請
教公孫公孫勉强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
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雖騐又有兩句子書不
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却全虧
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看看過了
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
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吃春酒公孫到

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間了遠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纔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鄒吉甫來了兩公子自從歲內爲遠公孫畢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着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去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叫請進來兩公子同遠公孫都走出廳上見頭上戴着新氈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着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拏着个布口袋裝

了許多炒米豆腐干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恁宅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將禮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說這等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遲小公子又問遲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曾着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嗎我們恁的不老姑老

爺說了也拿白丁廖公孫道全白丁三四年了
鄒吉甫不肯備公孫的坐二公子道他是我們
表姪你老人家年高老實坐罷吉甫遵命坐下
先吃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
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
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个那因我這幾个月
住在東莊不曾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
向楊先生說湯先生是个忠厚不過的人難道
會裝身分故意躲着不見他又是个極肯相與

人的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他已不得連夜來會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日那日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察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叫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纔是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喫完了酒送遽公孫回寓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次日乃試燈之期奏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

內府製造十分精巧鄉吉甫回他的兒子潮二
來看也給他兒子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
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
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纔家裏去你先
去罷鄉二應諾去了到十五晚上遶公孫正在
魯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裏時請來喫酒同
在街上遊玩湖州府太守衙前紮著一座鰲山
燈共餘各廟社火扮會鼓喧天人家士女都
出來看燈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鬧了半夜次早

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个便船到新市鎮女兒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喫了到十八日鄒吉甫要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个窮極的人公子們到那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鴨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舍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鴨肉都放在船裏

裏自己掉着來到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楊執中出來手裏捧着一个爐拏一方帕子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諾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瞎了一跳道哎喲鄒老爹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被騙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那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鵝

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个人楊執中把兩手袖着笑道鄒老爹却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揚裏出來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喫一餐說一面到晚夕那晚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着我這匣心愛的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來要來尋討這巧我說要我這个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厘也成不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要一百兩纔尔這幾兩銀子還不够

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拿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个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塵弄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纔在此摩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著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

幾升米來纔好坐了說話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媼拏个家伙到鎮上糴米不多時老媼糴米回往厨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那兩个什麽貴人來鄒吉甫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裡的事累在縣裏却是怎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个姓晉的其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曾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爺你到的在鄒衙知道些

裏子的鄒吉甫道那裏是姓晉的這人叫做晉爵就是婁太師府裏二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晉爵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如道不知道麼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被我這个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个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

个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說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著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者要也我那里猜的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鄒吉市道你老人家回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就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十二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

這點東西來替你做个主人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坐了一會楊執中煮出茶來吃了聽得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纔開了門只見一个梯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个兒子楊老六在鎮上賭輸了又嘘了幾杯燒酒嘘的爛醉想着

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楊執中道爺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个揖就到厨下去了看見鍋裏煮的鷄和肉噴鼻香又聞着一鍋好飯房裏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里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喫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善餓勞病這是別人孝來的東西還要等着請客他那里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吃楊執中罵他他還睜着醉眼混

回嘴楊執中急了拏火叉趕着一直打了出來
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婁府兩
位少爺的那楊老六雖是喜歡又是酒後但聽見
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畧醒些撕
了一隻雞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着老
子遞與他吃吃罷扒上牀挺覺去了兩公子直
至日暮方到邊公孫也同了來鄒老爹楊執中
迎了出去兩公子同邊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
座兩邊放着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

上懸的盡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上寫着三間東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个報帖上寫揭報貴府老爺楊商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沭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曾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著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

个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歪老得這一个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脊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恩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給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馳倫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沐陽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瘦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三公子道

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生辭官一節更足仰見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欽敬又和遽公孫寒暄了幾句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和遽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腐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是楊執中僱工的一个小小的書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

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聯上寫
道喫窓前寒梅數點且任我傲仰以嬉攀月中
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
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楊執中捧出雞肉酒
飯當下喫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喫了撤了過去
烹茗高談談到兩次相訪被鴇老媼誤傳的話
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
楊執中說新年署有俗務三四月後自當敬造
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

色照滿書牕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寒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于是執手踏著月影把兩公子同遽公孫送到船上自回鄒吉甫回去了兩公子同遽公孫纔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遽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遽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壻不肯做舉業心裏着氣商量要娶一个如君早養出一个兒

子來教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傍淚眼汪汪只是歎氣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里切脈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畧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何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

貝母不知用貝母燥濕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健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于是寫立藥方一連喫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强陳和甫又看過了肌改用一个丸劑的方子加入几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遽公孫一連陪住了十多日並不得閒那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婁府進了書房門瞧見楊靴中在內悄悄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

作揖同坐下楊執中接着說道我方纔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个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這人眞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眞乃處則不失爲眞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驚問那里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盛着指頭說出這个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救相府延賓又聚几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嫻于吟咏之才女古有之精于舉業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舉業則此女子之俗可知蓋作者欲極力以寫編修之俗卽不肯用一正筆處處用反筆側筆以形擊之寫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寫編修之俗也書中言舉業者多矣如匡超人馬純上之操邀車衛體幷隱岑菴之正文風以及高翰林之請元魁秘訣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也而不知舉業無當行只有一魯小姐陸子靜

門人云英雄之俊偉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作者之喻意其深遠也哉

楊執中是一个活獃子今欲寫其獃狀獃聲使俗筆爲之將從何處寫起看此文只用摩弄香爐一段叙說誤認姓柳的一段闖進醉漢一段便活現出一个老阿獃的聲音笑貌此所謂頰上三毫非絶世文心未易辦此

忽然外面敲門必以爲兩公子至矣却是闖進一个稀醉的醉漢能令閱者目光一閃真

出諸意外極平實的文字偏有極奇妙的筆
墨于此知文章出落處最爲吳緊萬不可信
筆拖去也

老阿獃纔進相府便薦出一位高人閱者此
時已深知老阿獃之爲人料想老阿獃所薦
之人平常可知然而不知其可笑又加此老
一等譬如吳道子畫鬼畫牛頭已極牛頭之
醜惡矣及畫馬面又有馬面之醜惡吾不知
作者之胷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士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又苦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纔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

買舟同去說著只見看門人拏著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蘧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著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著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兩公子問道老父臺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憲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

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台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來折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來是為丈量的事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公事麼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宿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里即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

公子道父臺就去的麼廳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說著換過三徧茶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躊躇道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却遇著這廳官來講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恐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躭閣不得到蕭山去

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若是急于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潛齋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纔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想思終不能遂其願蘧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聞之日卻未可必如今寫書差

的當人去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當下商議定了備幾色禮物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蕭山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請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著他拱一拱手同著坐下當晚喫了飯各舖行李睡下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

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個鬍子客人道是蕭山官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官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潛齋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

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
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
田又不會作生意坐喫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
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
不曾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
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
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過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
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賬住在廟
裏獃頭獃腦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

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從此不
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
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不的只在村坊上騙
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
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
句話便是他的歌訣那少年的道只管騙人那
有這許多人騙那騙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
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
你這位客人邦問這個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

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够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賬人家去做甚麼正思忖著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著兩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仲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說了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招到一個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著白敲門進去懽勿用穿著一身白頭上

載着高白夏布孝帽問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舖晚間拏些牛肉白酒與他喫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你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當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

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勿用道這
個自然送了宦成出門宦成仮舊搭船轉了書
子回湖州回覆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
書房後一個大軒厰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
匾上寫作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
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
痰火疾夜裏要人作伴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
叫了來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說將及一月楊
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權勿用見了

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在手捐著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腳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却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手方不碍路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恰好有個鄉里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捐著一根尖遍担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匾担尖上鄉里人低著頭走也不知道捐着去了他奪了一

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望見在那人區担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里人走的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這時著了急七首八脚的亂跑眼睛又不看著前面跑了一箇岔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兩個夜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著官指手畫脚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著叫他跪他聽

看眼不肯跪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鋪的看內中走出一個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絹箭衣幾根黃鬍子兩隻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裘府請來的上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裘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廳老爺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喧攆起轎子去了權勿用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鉄臂張鉄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喫過

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吊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甚麽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却是今日纔要到他家去不想撞着這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着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着一個雄赳赳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

命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在門上大
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爺請出來
罷看門的沒奈何請出楊執中來楊執中看見
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連帽子
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了坐在大門板凳上慌忙
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便問此
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
的有名的張鉄臂楊執中道久仰久仰三個人
一路進來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

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道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着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喫飯自有家人管待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着潛寧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于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個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貼着

叫我睡在街心裏把牌子伸著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走行了來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牌子上過壓著牌子了那時晚生把牌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看看牌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道一個綽號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纔看見有饌也還

用些或者酒畧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權
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校了古人所謂五
葷者慈韭蔴菠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
的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揭
上張鉄僧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
十八般鋼鞭鐵鐧刀鎗劍戟都還畧有些講究只
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
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帮
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

四公子道只纔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纔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兩公子大喜卽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卽便脫了上盖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一擁出來兩公子叫且住快吩咐點起燭來一聲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著一個燭奴叫晃晃點著蠟燭擺列天井兩邊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

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金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著酒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書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

設一個大會徧請賓客遊鷰脰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著熱了思量當几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鷰脰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著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間在潛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床頭間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

在那裏說歇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老六已是嗵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麽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權勿用道那里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拏出去賭錢輸了還剩有丁來个在鈔袋裏留着少刻員燒酒喫權勿用道老六這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麽拏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麽彼此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

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眞是說不出來的苦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獃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襯送他兩公子請偏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厨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船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手持紈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

會却也聚了許多人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瑟亭四公子遽公孫駭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張俠客鉄臂陳山人和甫曾編修請了不曾到席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鉄臂擊劍陳和甫打開說笑件著兩公子的雍容爾雅遽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敞小船上奏著細樂慢慢

遊到鶯脰湖酒席齊備十幾個濶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著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濶處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誰人不羨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編修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只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搖

豪橫恐怕亦非所宜次日饒公孫向兩表叔畧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不會說完門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開坊陞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纔到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饒公孫聽了這話慌忙先去道喜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不好了魯大老爺接著朝命正在合家歡喜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臟已不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聽了轎

也等不得忙走去看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在了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然後大斂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又忙了幾日婁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秉了一枝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

醫兩公子大驚道張兄你怎麽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麽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夥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捨身爲知已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爺外此那

能有此等胸襟所以昌昧黑夜來求如不蒙相救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遂提了革囊要走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胆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署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為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為此事兩公

子聽罷大是駭然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踪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婁氏兄弟以朋友為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禮

豈非翩翩濁世之賢公子哉然輕信而濫交
亟不克考其人平生之賢否猝爾聞名遂
訂交此葉公之好龍而不知其皆鼈鱔也楊
司訓之來也自懼其勢之孤故汲汲引權
齊以助之乃其甫來不越數日即因王言詩
鉄頓相牴牾此鬼之所以爲魅也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遽駭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疏財

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于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

用藥化為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箇人頭會有何不可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遽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箇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喫一驚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箇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

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
不來了厨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坐這日
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
人頭却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
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
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纔硬着膽開了革囊
一看那裏是甚麽人頭只有六七觔一箇猪頭
在裏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
猪頭拏到厨下賞與家人們去喫兩公子悄悄

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鳥程縣有箇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箇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問四公子陪著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燭來看見那關文上寫著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事案據蘭若菴僧慧遠具控

伊徒尼僧心違被地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跡逃往貴治為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踪何處擒獲解還做縣以便審理究治望速緝速着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

你在外面候着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着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拏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蠆入懷解衣去趕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兩公子沒奈何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着臉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

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收當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拏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咐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葬與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

到嘉興遶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箇不起之病公孫傳着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箇了頭做了贈嫁叫兩隻大船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來嘉興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霸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羨莫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公孫居

喪三載因看見兩箇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舅小姐頭胎生的箇小兒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抱着他在房裏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傍指點却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箇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箇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箇新書店裏貼着一張墨紅紙的報帖上

寫道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蒞臨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公孫心裏想道這原來是個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急到家換了衣服寫個全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里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於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腳下粉底皂

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操選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喫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過舍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明日

就來回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蘧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覓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馬二先生聽罷欣然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爲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爲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

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

玉屑又是着得的麽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晤想出十幾篇的道理纔為有益將來拙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說着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餚饌一碗燉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猪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箸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已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到是肉好當下吃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

肉吃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吃完了拾開桌子呷茗清談焉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焉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

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

尤行寨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寨尤行寨
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
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飯結
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那日在
文海樓彼此會着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
桌上上寫着歷科墨卷持運下面一行刻着處
州馬靜純上氏評選蘧公孫笑着向他說道請
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
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

個是有個道理的趾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蘧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兩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蘧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

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想也是這樣算計說着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爓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吃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兩人同吃了公孫別去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

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擎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畧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與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胆走到蕭與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擎了回來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願出

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了頭的身價求賞與他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着宦成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拏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吃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邊老爺的是魯老爺的

了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遶太爺的官大多著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遶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閣着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

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腳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着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瘟罪宦成道老爺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痴孩子我要傳受了便宜你的狼哩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得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纔和你說宦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

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
請老爺差人道賣箱子 句還了得就沒戲唱了
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
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法了來總
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你拘到
那裏去差人即時拏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宦
成兩口子喫算是借與宦成的記一筆賬在那
里吃着宦成問道老爺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
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划五吃了

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宦成這奴才吃了個盡醉兩日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開弓不放箭大家弄幾個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這個事都講破句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着同他講不怕他不拏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着這樣事還要講破句破你娘的頭罵的這差人又羞

又喜慌跑回來見官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個狗戀着快起來和你說話官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着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獃孩子只曉得吃酒吃飯要同女人睡覺放着這樣一主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官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點你你却不要過了廟不下雨說着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

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官成坐着自己悄悄尾了
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
了一頓却是沒有傷賊不得寬待要自己做出
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
磚頭兒神的走上去把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
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
是怎的差人道你方纔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
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
去喊寃哩那人到着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

手一抹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垂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了寧王又逃走了是個欽犯這箱子便是個欽贓他家裏交結欽犯藏着欽贓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你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歇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 句就把他一家殺

個精光與你也無益歹不着他一個錢況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了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宦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了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遽公孫催着回官差人只騰挪着混他今日就說明

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宦成道這事却要動手了因問遲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却不知道回去問了頭了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里却不曾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狀道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問去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

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遶家遶小相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拏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覓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

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捺下他却
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
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
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
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
公事辦火到猪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
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
意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
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吃着商議此事只因這

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遊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革囊一開使閱者失笑然書中正不乏此等人凡講勢要矜權貴無非帶假面嚇鬼作者正借一張鐵臂引起無數張鐵臂也

看張鐵許多做作儼然妙手空空此何異徒習名士腔調而不知其中之鳥有也作者殆又爲若輩對下一針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蘧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拏着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欽贓放出來極少也要三二百銀子還要我去拏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欽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著打這樣

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纔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纔妙你先生請上裁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裏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拏的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把星子丟還

他隨他去鬧罷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着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宦成說我這里將就塾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

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
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着斗笠
親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
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把上害
癩子出濃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
子口舌說罷站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
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急怎的我方纔這
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
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價錢況且

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還公孫是甚麼慷慨那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個傍人你也是個傍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先參差著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瓊襪最那靴但須要我効勞的來老實一

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纔有商議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把你做怎的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著急道頭翁我的來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拏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

聽鬼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不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齷齪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着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了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

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着
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
無實的却塞得住這小厮的嘴這個計較何如
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的來這一張
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
賬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着差人假作去會宦
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
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
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

家偷多少就彭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綑在監裏看你到那里去出首他纔慌了依著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再打一個票帖鎖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葉來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擡上樓來交與馬二

先生拏着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賬借貸吃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一個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遞家領去叫你吃不了

的苦挨着走官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
銀子千恩萬謝領著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
去了遶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催着
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
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遶公孫
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遶要瞞
我左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公孫聽見枕
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道把差人怎樣來說
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

幾兩銀子給了他纔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于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拿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攙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爺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纔是斯文骨月朋友

有意氣有肝胆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婁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若聽見這樣話豈不羞死鴛小姐也着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吃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纔得相聚為甚麼便要去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着早晚請教馬

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着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公孫不能相强要留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到了二兩銀子備了些薄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瀚樓

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幾
日沒有甚麽文章選腰裏帶了幾個錢要到西
湖上走走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
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
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
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塔到了淨慈寺有十
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
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
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

放滿鹽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着挑鬢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

着自己的漢子揹着一把傘手裏拏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肥的羊肉櫃臺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嚥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

嚼嚼到覺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着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換衣裳一個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鬟手持黑紗團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

丁丁噹噹的響馬二先生低着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峰怎麼不好頑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間隔着一到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裏面的

門鎖着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
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
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
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桶內
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樓
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
舊在茶桌子上坐下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
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
厨房却在外面那熱湯湯的燕窩海參一碗碗

在跟前捧過去馬二先生又揖讓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峰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着敕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縫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堦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

服風吹起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入鼻子馬
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
臉拱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
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
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支又出來坐在那
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吃了一
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橘餅芝麻糖粽子燒
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
錢的不論好歹吃了一飽馬二先生也倦了直

着腳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爲走多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吃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個揖逐細的把匾聯看了一徧又走上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着

一個區區上片石居三個字裏面也想是個花
園有些樓閣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牆壁闕
着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幾個人
圍着一張棹子擺着一座香爐衆人圍着像是
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
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
那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
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孝
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

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曾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個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条大街左邊靠着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屋後一進窗子大開着空空闊闊一眼隱隱望得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要貨的也有賣餃兒的也有賣麵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

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着見茶鋪了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的饅衣餅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吃了略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廟甚是巍峩便是城隍廟他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麵店都有還有幾個矮新的書店店裏帖着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

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喜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問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里比得古書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腳就又往上走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岡一步步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着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峰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

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擺著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腳酸了且坐吃茶吃著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又遥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眞乃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吃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飯恰好一個鄉里人捧着許多湯麵薄餅來賣又有一盤子煮熟的牛肉馬二

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吃吃得飽了自思趕着飽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荊榛蔓草兩邊擁塞馬二先生照着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碑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橋照着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着

丁仙之祠馬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豎着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生見有箴儆思量我因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門口立着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繭紬直裰左手自理着腰裏絲絛右手拄着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慷慨仗義銀

錢去而復來廣結交遊人物久而愈盛畢竟此
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馬二先生讚嘆風景只道得中庸數語其胸
中儘容得高頭講章一部可知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同到敝寓談談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里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當

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了仙祠却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里疑惑愿來有這近路我方纔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知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堅湖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個長隨齊齊整整都穿

着紬緞衣服每人脚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舉眼一看樓中間挂着一張匹紙上寫水墨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絶句詩道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賴揮手清吟過十洲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憨仙題馬二先生看過纔鑒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憨

仙便是賤號偶爾遣興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
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當
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拏出一
個手卷來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
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
景圖書新鮮着實贊了一回收遞過去捧上飯
來一大盤豬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
蝦圖雜膾又是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却也這般
熱鬧馬二先生腹中尚飽因不好辜負了仙人

的意思又儘力的吃了一餐撒下家伙去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敢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學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却爲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房裏却沒有甚麼支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着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憨

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自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洪憨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拏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床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拏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

西再來和我說馬二先生接着別了憨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鏵子頓上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取鏵填了出來竟是一錠細絲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填了六七鏵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拏回下處來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赶到洪憨仙下處來謝憨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馬二

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憨仙傾出多少紋銀憨仙道早哩我這里還有些先生再拏去試試又取出一個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着吃過飯別了回來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里一日憨先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憨仙道先仙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乘

里今日有個客來拜我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兄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悞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憨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這位公子却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拏出萬金來以爲爐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操選是有踪跡可尋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

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
着即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着那
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
康了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
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慈仙施禮
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慈仙道這是舍弟
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墨程的
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
眼一看見慈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

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次日憨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子一部新選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談了半日回到下處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叵小集候教胡續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憨仙收下帖子次日兩人坐轎來到

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吃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着別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為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憨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一連四天不見憨仙

有人來請便走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張問其所以憨仙病倒了症候甚重醫生說觔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葯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淹淹一息頭也抬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里相伴晚間也不回去挨過兩日多那憨仙壽數已盡斷氣身亡那四個人慌了手脚寓處擄一擄只得四五件細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

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壻這時都說出來
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着急此時棺材也不
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着下處去取了十兩
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着哭泣侄子上街
買棺材女壻無事回馬二先生到開壁茶館裏
談談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今年活
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壻道笑話
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里有甚麼三
百歲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

立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手着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腳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里說起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床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壻道那里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煤黑了的一下子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

的在了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曾認得我就
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
扶乩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
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
世間那里來的神仙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
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
運高不得上算又想道他虛實了我甚麼我到
底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着他裝殮算還廟里
房錢叫腳子抬到海波門外暫寓馬二先生備

個牲醴帛錢送到厝所看着用磚砌好了剩的
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馬二先生送
殯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吃茶忽見茶室傍邊添
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著拆字那少年雖
則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擺着字
盤筆硯手里却拿着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
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
選的三科程墨持運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
櫈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拆字的

馬二先生道我走倒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
坐我去取茶來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
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馬二先生見他乖覺
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
看見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
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馬
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
是藍縷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
件道路這事是要不出大錢來的連餬口也不

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
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那少年道晚生
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
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
了去年跟着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
裏記賬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
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來說我父親在家
有病于今不知倘存亡是這般苦楚說着那眼
淚如豆子大掉于下來馬二先生着實惻然說

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纔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眞乃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月這拜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收了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當下

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椅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馬二先生到文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着讀書上進還想着家去看看尊公麼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拏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

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吃當下留他吃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里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阜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里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

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着向他說我如今大胆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里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纔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

桌上拏筆點着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纔得有功夫讀書我這里竟拏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袄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

銀子你拏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旱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迴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要照顧只是大胆不知長兄可肯容納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吃着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爲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

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纔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

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的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袄裏捲着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拏去讀下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于要家去看父親只得洒

淚告辭馬二先生携着手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着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着也罷了添着你買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下

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艙裏三個人中間鄭老爹坐着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着一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强拏不動强動一口一聲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吃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

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厮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干人犯去那客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碍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參的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早謝了鄭老爹鄭老爹飯錢一個

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
己村庄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敦倫修
行終受當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不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馬二先生以一窮酸而能作慷慨丈夫事却
取償於洪憨仙作者於此點醒世人不少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袄方纔放下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

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看我替你拿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個庄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着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吆喝醒了

把你爺也嚇醒了你爹問我我一五一十把這
夢告訴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
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
在房裏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
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
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
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細細告
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
叔子就想着我這個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

他除另寻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拿原價來贖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

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口用這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吃

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担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里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閒壁又要房子糊羞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衙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

親走進來叫他吃飯他跟了走進厨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吃吃罷又吃了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猪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吃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着担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來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担

子挑到房裏去匡超人等菜爛了和飯拿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吃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吃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拿來在太公脚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拿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猪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猪肩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

把豆子磨了一磨豆腐也都賣了錢拿來放在
太公床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
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吃食
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
公聽太公聽了也笑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
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
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
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
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

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厨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進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條板櫈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脚放在板櫈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着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床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

把板櫈端開瓦盆拿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吃了晚飯坐一會伏侍
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袋裏帶來的一個
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拿出文章
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
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
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到天
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
也放心多吃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只睡

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猪磨豆腐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爺罷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袄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

事忙還不曾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吃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吃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床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着急請先生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

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
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
聽又婉委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
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來催因爲要一總折了
修理既是你恁說再躭帶些日子罷臣超人道
多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
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吃一杯酒阿
叔道我不吃了便辭了過去自此以後臣超人
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

完了把錢拿來家伴着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雞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吃飯因太公是個瘦症不十分宜吃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山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到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纔好些索性等

再好幾分扶着起來走得再搬家也不遲那邊
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這匡超人精神
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
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隣居們下象棋
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着太公吃了飯出門
無事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
個稻籮翻過來做了桌子放着一個象棋盤對
着只見一個白鬍老者背剪着手來看了半
日在傍邊說道唉老兄這一盤輸了匡超人抬

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因
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揖潘保正道我
道是誰方纔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
二相公你從前年出門是幾時回來了的你老
爹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
是有半年了因爲無事不放來上門上戶驚動
老爹我家父病在床上近來也畧覺好些多謝
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
取擾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拿他的

手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有個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指着看道邦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里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番

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里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那里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裏着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待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鉄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頃

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他哥睡的夢夢統統扒了出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蘇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噹女人戴的錫簪子撾着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

又把高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拾了一包被褥衣裳趕脚抱着哭哭蹄蹄反往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脚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匪超人想別的都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床被在手內從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撈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着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纔得出門那時火

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躲的躲在那里去了那火漸漸烈烈燁燁燃燃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火又逢足足燒了半夜方纔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烟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處匡超人沒奈何無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裹且把太公

背到庵裏叫嫂子扶着母親一步一挨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盛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病人那里方便呢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這般被了回祿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

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借一定發達你出家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敢違拗纔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屋裏去那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太公正謝了保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衆位吃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歷

驚道到下午他哥纔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幫他
拾東西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傍大
路口替他租了間半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
不曾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豬磨豆腐
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這一
驚病更添得重了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還不
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
鑼響許多火把簇擁着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
蹄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

聲由着他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歎息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為可敬只不知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木生意

人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個帖子
你明日拿出去致意這匡迴說我此時也不便
約他來會現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
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
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
走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道何
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
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
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

恐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抬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何如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過了幾天時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

發出團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里去匡超人拏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拏去奉養父

母到家並發忿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拿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着實感激揀着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纔信了卿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庄上大家約着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閒壁廂裏請了一天酒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叩

辭別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府府考過接着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轎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迺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昨看匡迺的文字理法雖畧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婚姻締就孝便褒于二親科第取來心只繫乎兩榜未知匡超人這一

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寫匡超人孺慕之誠出於至性及纔歷仕途便爾停妻再娶勢使然耶抑亦達官道斋生道固同此一番輪回也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賖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屎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个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着進一个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个兜神的人

趕着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攤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那人亂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奪了下來那些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个良善人家從不曾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

受他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吵的鄰居都來圍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正鬧着潘保正走來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纔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担子裏拏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着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个人手裏拿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个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匡大東西纔

拾完在担子裏挑起担子領兩个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床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迥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聊科及第本學公報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担子裏的糖和豆腐干賣了兩盤又煮了十來个雞子十來个雞子請門斗喫着潘保正又拿了十來个雞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陪着潘老爺陪門斗吃飯

飯罷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直到四五日後巡超人送過宗師繳回家來穿着衣巾拜見父母她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个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个日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

十多吊錢宰了兩个猪和些雞鴨之類吃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來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粗了兩間屋開个小雜貨店娘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吃了每日剩的錢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着吃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生畢回家學裏那兩个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爺來陪門斗說學裏老爺要

傳匡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懵了道
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
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
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
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
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
不去見你是个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
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
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

太公又吩咐買个牲醴到祖上墳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飯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吃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預備停當太公淹淹在床一日昏暸的狠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个兒

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違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个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曾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僕倖進了一个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却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畧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

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你哥是个混賬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纔是兄弟兩个哭着聽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滿庄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纔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

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
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
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纔
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
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
開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
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拏
為首的人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
潘保正迎着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

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巨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為頭的人已經拿了幾个衙門裏有兩个没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為頭要保留是那里寃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這事那里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没有官事就罷若有我替你維持匡超人驚得手慌脚忙說

道這是那里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
是我而今那里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
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
不曾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
一个字與你帶去我有个房分兄弟行三人都
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
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
是个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
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纔好當

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灑淚拜別母親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早路到溫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飯店權宿走進飯店見裏面點着燈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个近視眼不曾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

客拱一拱手那人纔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个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个小店在省城如今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做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次日

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个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拏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碌碌是些甚麽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吃了飯又拏出書來看看一會又閉坐着吃茶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麽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却看這書做甚麽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麽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

不講八股的不瞞匡先生你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艙內開了一个箱子取出幾十个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刻正要請教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暗贊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曾老先生同年

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
詩會楊孺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遠太守公
孫毓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
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
是神交不曾會面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
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
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
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
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却是有幾个同調

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个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圖書後面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里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景蘭

江道纔到這里行李還不曾上岸因回頭望着艙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最相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趙先生道老弟你為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為些俗事纏着這

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翰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里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云着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曾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个斗方在我那里我打發不滿你來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着吃了茶問這位

匡先生想也在座是那位學臺手里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吃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面今行李發到那里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攏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攏那里去我且到店里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着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瀚樓主人認的

他留在樓上住次日拏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纔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鄰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匡超人見問不着只得

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着
兩个戴方巾的走匡超人相見作揖景蘭江指
着那一个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峰先生指着那
一个髯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們詩
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
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纔在寶店
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襄往那去景先生道
無事閒遊又道良朋相遇時可分途何不到旗
亭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當下拉了匡超人

同進一个酒店揀一副坐頭坐下酒保來問要
甚麼菜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
膾兩碟小吃那小吃一樣是炒肉皮一樣就是
黃豆芽拏上酒來支劍峰問道今日何以不去
訪雪兒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謙一位出奇的客
支劍峰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
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當
下支劍峰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
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寧

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却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曾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眞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着彼此敘說起來你道奇也不奇衆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

个兒子四个孫子老兩个夫妻齊眉只却是个布衣黃公中了一个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峰道這果然奇同一个年月日時一个是這般境界一个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着又吃了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个中了進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

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个人還是那一个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个三位不曾言語浦璧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理有理浦璧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个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个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

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雖若只管說要合做兩个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嶂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个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塞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撂在地下

恨道爲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你門都說的是隔壁賬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吃三杯聽我說支劍峰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斟上酒吃着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徧天下那个不曉得有个趙雪齋先生

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快暢一齊乾了酒匡超人聽得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樓字爲韵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个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光芒更將進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是書之用筆千變萬化未可就一端以言其

妙如寫女子小人與僮皂隸莫不盡態極妍至于斗方名士七律詩翁尤爲遜中之正面豈可不細細爲之寫照上文如楊執中權勿用等人繪聲繪影能令閱者拍案叫絶以爲鑄鼎象物至此真無以加矣而孰知寫到趙景端人又另換一副筆墨絲毫不與楊權諸人同建章宮中千門萬户文筆奇詭何以異茲

司馬君實云好好一个老實蒼頭被東坡激

壞了匡超人之爲人學問既不深性氣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馬二先生輩或者不至斗然變爲勢利心之人無如一出門卽遇見景超諸公雖欲不趨于勢利寧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荀爲素絲未有不遭染者也余見人家少年子弟略有幾分聰明隨口謳幾句七言律詩便要納交幾个斗方名上以爲藉此通聲氣吾知其畢生斷無成就時也何也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貴而慕人之富

貴自已絶無功名而羨人之功名大則爲雞鳴狗吠之徒小則受殘杯冷炙之苦人間有个活地獄正此輩當之而尤欣欣然自命爲名士豈不悲哉

儒林外史

約詩會名士携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賣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着日子好發與山東河

南客人帶去賣出的遲山東河南客人起了身就悞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悞事主人道須是半个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覺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匡超人心裏算計半个月料想還做的來當面應承了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間又做了四樣菜請先生坐

坐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
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着店
裏吃牙祭肉菜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匡超人
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
五十篇聽聽那樵樓上纔交四鼓匡超人喜道
像這樣那里要半个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
批一日捱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到第四日正
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
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

景蘭江手裏拿着一个斗方捲着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閣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讌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兄看見因未得與不勝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纔得送來請教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个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鐐劍峰手

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
真覺可愛就拏來帖在樓上壁間然後坐下匡
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景蘭江道這
幾日不曾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託着選幾
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景
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
一个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
管快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當下換了衣服
鎖了樓門同下來走到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

那里去景蘭江道是我們這里做過豪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里聚會我也要去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里可以會得好些人方纔斗方上幾位都在那里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个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个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眷晚生匡迴拜寫完籠着又走景蘭江走着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却是个膽小不

過的人先年家宰公去世之後他關着門總不敢見一个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纔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个家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蘭江道家宰麼是過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个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那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

那一个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个紅黑帽子吆喝子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就是三公子那門首生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過着兩个方巾濶服的人景蘭江迎着道一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却還要約那位

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着一同行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着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个揖一齊同走走到一个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冢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个字兩邊楠木椅子四人坐下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醬

色緞直裰粉底皁靴三綹髭鬚約有四十多歲
光景三公子着實謙光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
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
東崖首坐嚴致中二坐匡超人三坐景蘭江是
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東崖向三公子
謝了前日的擾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
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纔到一向在都
門做親家國子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亭因與
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

同行順便送舍走走朗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
那里嚴貢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曾進城不過
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進城會見雪兄說道三
哥今日壽日所以來奉祝叙叙闊懷三公子道
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里寓在何處景蘭江
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也不久是和小弟一船
來的現今寓在文瀚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
久仰久仰說着家人捧茶上來吃了三公子立
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

上面席間先坐着兩个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里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這里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

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着實打聽道其仰慕之意那兩个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隨岑庵却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到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鄖王後來朝裏又拿問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刷卷案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說着捧出麵

來吃了吃過那衛先生隨先生閒坐着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德清匡先生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个

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的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个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脈流傳有个元燈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

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个選事壞了他在嘉興遷田庵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闖好墨卷也被他披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說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峰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吃了飯一直

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趙
先生抬着一乘轎子又兩个轎夫跟着前後打
着四枝火把飛跑了來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
及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
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着坐了席
散各自歸家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纔
睡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
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數衍起來做了个
序文在上又還偷着功夫去拜了同席吃酒的

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拏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个月催着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拏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着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邊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个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吃吃着外邊一个小廝送將一个傳單來匡超人接着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个全帖的樣式

上寫道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晏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于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峰先生匡超人先生閒齋之先生景蘭江先生共九位下寫閒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知字他也畫了隨即將遞金內秤了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使拏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

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
在書店裏拏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
是絶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
了一日一夜拿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
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
精到十五日早上打遴衣帽正要出門早見景
蘭江同友劍峰來約三人同出了淸波門只見
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雪齋
還不曾到內中却不見嚴貢生因問胡三公子

道嚴先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浞通政昨日要開船他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當下一上了船在西湖裏搖着浦墅鄉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雖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這个倒也罷了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倘着胡公子走上去偕花園吃酒

胡三公子走去借那里竟閉着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个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个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來分于都在胡三公

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个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戳戳瞄子上兩厚方纔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雞一尾魚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廝先拏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子是走進一个饅頭店看了三十个饅頭那饅頭三个錢一个三公子只給他兩个錢一个就問那饅頭店裏炒起來景蘭

江在傍勸開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吃就是景蘭江拏着又去買了些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為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幫着拏些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支劍峰道三老爺你何不叫个厨役伺候為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厨役就貴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廝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纔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个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

厨下酒菜已齊捧上來衆位吃了吃過飯拏上酒來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當下拈鬮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生拈的是八齊潘先生拈的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韻已定又吃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子回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來的骨頭骨腦和些菜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

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押家人挑着也進城去匡超人與支劍峰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頭要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峰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着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纔晚放心走誰敢來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

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鍔叫人揀過他來問道支
鍔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吃得
大醉在街上胡鬧支劍峰醉了把腳不穩前跌
後撲口裏還說李太白宮錦夜行那分府看見
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來沒有生監充
當的你怎麼戴這个帽子左右的攔去了一條
鏈子鎖起來浦墨卿走上去替了幾句分府怒
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着送在儒學
去景蘭江見不是事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

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曾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做了改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窩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个字眼拏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在一个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又過了半个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吃得大醉次早睡在床上只聽下

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着這个人有分教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隆時不比時流之輩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景蘭江只知組豆一趙雪齋蓋不啻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識見卑鄙如此

順手帶出金東崖嚴致中兩人將上文未了之案至此一結是何等筆力

衛體善隨岑港老着臉皮講八股一望而知其不通却自以爲一佛出世真可發一笑焉

純上生平最惡雜覽不料衛隨即以雜覽之文章交互迴環極盡羅絡鉤連之妙

胡三先生素有錢癖幸而不爲慳仙撞騙却又喜結交斗方名士湖上一會酸氣逼人至今讀之尤令人嘔出酸餡也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下樓見一个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裰腳下蝦蟆頭厚底阜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匡超人道應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是

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好事着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擎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擎上樓來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

怎的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獃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六錢一頓詩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裏手裏拏着一个倒子倒頭巾口裏還哼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錢只借這做詩爲由遇着人就借銀子人聽見他都怕那一个姓支的是鹽務裏一个巡商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不多幾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

革了將來只好窮的淌尿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當下吃了兩个點心便丟下說道這點心吃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司門口一个飯店裏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膾一盤海參雜膾又是一大盤白肉都擎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撿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雜膾加味用作料兩人先斟兩壺酒酒罷用飯剩下的就給了店

裏人出來也不算賬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
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走出店
門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
要到三哥府上潘三道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
着一直走到一个巷內一帶青牆兩扇半截板
門又是兩扇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
着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
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
幾日了送幾个頭錢來與老爹接風潘三道我

那里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个朋友在此你門弄出幾个錢來熱鬧熱鬧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纔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着當下走了進去拏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个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里坐着看着這一个管子這管子滿了你就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丟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傍邊看着

了一會外邊走進一个人來請潘三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怎的老六道請三爺在外邊說話潘三同他走了出來一个僻靜茶室裏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發个小財一徑來和三爺商議潘三問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拏着一班光棍在茅家舖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个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

拾着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
幾十板子放了回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
我這鄉下有个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个丫頭
商量着想个方法瞞的下這个丫頭來情願出
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个主意潘三道差人
是那个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道黃球可曾自
已解去王老六道不曾去是兩个副差去的潘
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
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

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个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那人應諾去了潘三獨自坐着吃茶只見又是一个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爹我那里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吃茶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麽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个鄉里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着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

說出个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家人伏在那里遇着就搶罷了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曾出來是他乃翁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晚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里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却因講親的時節不曾寫个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个鄉里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

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黃頭說話哩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里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黃球道方纔這件事三老爹是怎个施爲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黃球道胡家說只要得這了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潘三道你想

賺他多少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潘三道既如此罷了我家現住着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里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个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个方法何如黃球道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辦潘三道今日就有

你鐵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黃球應諾同王
老六去了潘三叫那老二跟我家去當下兩人
來家賭錢的還不曾散潘三看看賭完了送了
衆人去出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
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个婚
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那老二看叫他明日
拏銀子來取打發那二去了吃了晚飯點起燈
來念書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
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出硃筆叫匡超人

寫了一个趕回文書的硃皴辦畢拏出酒來對
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
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獃瘟纏甚麼是夜留他
睡下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
即拏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
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便人也帶些家去
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
三一切事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
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稍

少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纔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个小廝尋來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邊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里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愁不

妥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請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个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个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个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个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

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个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个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个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个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里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个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

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个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麽李四道這没的說了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二相公這个事用的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纔聽見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

竟沒有這樣的胆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个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潘三打聽得宗師挂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門口拿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

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个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褪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里

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腳纔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高進了潘三同他回家拏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這就不要花費了做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你現今服也滿了還不曾娶不親事我有一个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个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个女兒託我替他做个媒我一

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曾認眞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要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幫你些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个人吃飯又要生男育女却比不得在客邊了我和你

是一个人再幫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着我的情也怎的匡超人着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四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吃早飯吃着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吃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裏外外都換了

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竟來入贅鄭光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个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里把門關了潘三拿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迎了出來翁壻一見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

頭鄭家設席管待潘三喫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个相貌滿心歡喜合卺成親不必細說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吃了一日在萬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與着

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賣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有餘生了一个女兒夫妻相得一日正在門首閒站忽見一个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里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匡超人聽見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纔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

取進京授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來人酒飯寫了稟啓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即來趨教打發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齋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潘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看卷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肆業他歡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

商議要回樂清鄉里去挂匾豎旗杆到織錦店
里織了三件補服自已一件母親一件製備停
件製備停當正在各書店裏約了一个妻子二
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正要擇日回家那
日景蘭江走來候候就邀在酒店裏吃酒吃酒
中間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蘭江着實羨了
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
得麽匡超人道甚麽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
三昨晚拿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驚道那

有此事我昨日午間纔會着他怎麽就拿了景
陽江道千真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
一个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舍親小生日
我在那里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我所以聽
見覓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不敢緩三更天
出差去拿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
登時拏到縣尊也不曾問甚麽只把訪的款單
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
磕了幾个頭就送在監裏去了纔走得幾步到

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令親家去看看款單匪超人道這个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當下兩人會了賬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着見兩人來請在書房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做友要借縣裏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刑房拏出款單來這單就粘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訪得潘自業

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犯
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
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
爲此牌仰該縣即將本犯拿獲嚴審究報以便
按律治罪毋遲火速火速火速那欵單上開着十幾
欵一包攬欺隱錢粮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
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
信若干紙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
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鎗手代

考幾案不能細述匡超人不看便罷看了這款
單不覺飛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
番有分教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
難言蘭臭單說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專爲潘三而設夫潘三不過一市井
之徒其行事本不必深責然余獨賞其爽快
瀏亮敢作敢爲較之予曰行中鄙瑣慳滯之
輩相去不啻天壤讀竟不覺爲之三歎曰嗟
乎作者之命意至深遠矣夫造物之生人各

賦以耳目手足苟非頑然不靈孰肯束縛枯槁而甘守飢寒以轉死于溝壑哉故先王之用人也上而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雖一材一藝皆得有以自效而不忍使之見棄于世自科舉之法行非三場得手兩榜出身者慨謂之曰濁流異途乃其人自顧亦不敢與淸流正途者相次比而其中一二狡黠者旣挾其聰明才智自分無可爲出頭之地遂不得不干犯當時之文網巧取人間之富厚法令

滋張而奸盜不息豈盡人之自喪其天良歟抑亦上之人有以啟之使然也嗚呼可勝嘆哉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水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曾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直說只說我如今貢了要到京裏去做官

你獨自在這裏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興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這里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里去我那里住得慣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裏日逐有幾个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里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誥命

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拏幾兩添着進京剩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雞魚肉鴨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拏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壻就要

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着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纔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家伙什物都搬在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个日子動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給諫大喜問着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

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曾給諫道恁大年紀尚不曾取也是男子漢摽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次晚遣一个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

十九歲才貌出衆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
爺爲甥壻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
消匡爺費心所以着小的來向匡爺叩喜匡超
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
過的前日却說過不曾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
礙又轉一念道歲文上說的娶狀元招贅牛相
府傳爲佳話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給諫大喜
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彩倒賠數
百金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

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幸小姐眞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修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下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晏爾新婚享了幾个月的天福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着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幸小姐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

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
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
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嚎天喊地的哭匡
超人瞅癡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
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進行李
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匡超人洗了臉走進
去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着一場數
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个嬌滴滴的
女兒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時纔曉得鄭氏

娘子已是死了不走出來問他哥哥大道自你
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
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
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
來又沒有个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
他的道理因此心裏着急吐起血來靠大娘的
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兩
日三鄉裏又沒个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
不在了我也是纔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

了哭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
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
了頭家裏一个錢也沒有我店裏是騰不出來
就算騰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
預備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與他用了匡超人
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
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
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還不是
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

拏回去在你弟婦屑基上替他多添兩層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纔老爹說的他是个誥命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个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過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魂靈也歡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

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罷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个酒吃過同在鄭家住下次日上街買些東西罷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著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罷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罷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

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 [illegible] 還冠冕些
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對上酒來 [illegible] 蘭江問道
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歷巨超
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
廷教習每月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
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巨超人道不然不
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硃墨筆硯
擺的停當我早上進去坐了公座那學生們送
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

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當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床沿上談了一會出來藩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思要會一會叙叙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匡超人道潘三哥是个豪傑他不會過事時

會着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雞魚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來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將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管去看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

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里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个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兩人見他說

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吃完酒各自散訖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着兩个人一个老年的蔴細直裰絲絛朱履一个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賤姓牛單字布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

牛布衣代答道此位馮先生尊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个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

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个賬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着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溷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巨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

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彼此談着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旱進京去了牛布衣獨

白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
个小庵內作寓這庵叫做甘露庵門面三間中
間供着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着堆些柴
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个大院落大殿三
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庵一个老和尚自己
住着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牛布衣日間
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
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踪時常煨了茶送在
他房裏陪着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

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吃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床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个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个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來的一个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月一般我這床頭箱內有六

兩銀子我若死去卽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
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拏去變賣了請幾衆師父
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棺柩便尋那里一
塊空地把我寄放着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
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着个故鄉親
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
老師父的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
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凶得吉
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

牛布衣又掙起來朝着床裏面席子下摸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却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又幸遇着个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擎到床前扶起來與他喫已是不能喫了勉强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床裏睡下挨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

息一回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拏去服替他換上央了幾个庵隣七手八脚在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裟拏了手掣子到他柩前來念往生咒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大天井裏堆着將這屋安放了

靈柩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台魂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着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井裏坐着烹起幾壺茶來與着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麵斤豆腐乾青菜之類到庵央及一个隣居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拏到後邊與衆人打散老和尚道牛先生是个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里一些甚麽也沒有貧僧一个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却是起

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个甚麼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烟火隣居遇着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却又還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訖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

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樞前添些香
洒幾點眼泪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
正要關門只見一个十七八歲的小厮右手拿
着一本經摺左手拏着一本書進門來坐在凳
馱腳下映着琉璃燈便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
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次日
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
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
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這是

甚麼緣故那小厮作了一个撲叫聲老師父又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步有分教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撇意整家園創業者成難守畢竟這小厮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寫匡超人甫得優貢即改變初志器小易盈種種惡賴與太公臨死遺言一一返對潘三之該殺該割朝廷得而殺割之士師得而殺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殺割之也匪惟不

得而殺剮之斯時爲超人者必將爲之送茶飯焉求救援焉納贖緩焉以報平生厚我之意然後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爲代朝廷行賞罰且甚而曰使我當此亦須訪拿此眞狼子野心蛇蠍豺狼未有過于此人者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爲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盡如匡超人之爲人而朋友之道苦矣

儒林外史

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文章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這个却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夫有甚麼詩

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等你再想幾時着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夫有甚麼詩那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詩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撥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著一座香爐一个燈盞一串念珠桌上放著些殘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个甚麼詩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夫哄我又尋到牀上尋著

一个枕箱一把銅鎖鎖著浦郎把鎖拽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个是了慌忙拏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拏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个是時人的詩他看著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又見那題目上都寫著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鶯脰

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著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

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个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个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个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

筆慌忙爬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
說道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
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
章即鐫上獻酬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
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浦郎恐他
走到庵裏看出文象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
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
有幾時就閣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
容性回來相聚罷閣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

錢筆應諾了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裏念詩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閒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坐著說閒話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溫了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筍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吃著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興你令孫長成人了著實怜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

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
化了丟下這个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个孫
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賬
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著也不信不是一日
了恐怕這厮知識開了在外沒脊骨鑽狗洞淘
涤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却是叫何
人送終說著不覺悽惶起來卜老道這也不甚
難擺劃的事假如你焦他沒有房屋何不替他
娶上一个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前後

免不得要做的事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還餬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卜老沉吟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个錢也不消費得牛老道却是那里有這一頭親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運漕賈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个外甥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今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嫌就把與你做个孫媳婦你我變親做親我不爭

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況且一牆之隔打開一个門就攙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卜老道這个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个帖子我那里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个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个揖

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參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爲媒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牛老把囘下來的幾石粮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綠布棉袄紅布棉裙子青布上盖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到了二十七日午老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

褥搬到櫃臺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半間安著櫃臺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牀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被褥鋪蓋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簷下有天牕的所在好趁著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个蘆蓆的廈子做厨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盌兩个枕頭叫他大兒

子卜誠做一担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著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个罐內倒出兩塊橘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却是有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說罷坐下喫茶只見牛浦戴了新氈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著一个人手裏提著幾大塊肉兩个鵝一大尾魚和些閩筍芹菜

之類他自已手裏捧著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卜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拏東西的人自捧著作料送到厨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个兒子卜信端了一个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子的針線鞋面又一个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著喫茶牛浦也拜見過了卜家弟兄兩个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厨下收拾酒席足忙

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拏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兒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在房裏拜了花燭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里與新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坐自已在客坐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箸安排停當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

不盡却是窮人家不能備个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著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放个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著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个頭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个

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賠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的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喫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即交付與你一切買句賣句賒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張我也

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个老駿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磕了頭起請卜老爹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夫主的言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著急兩禮罷說著扶了起來牛老又留親家喫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家嫡親三口兒度日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曾到

庵裏去那日出討賬順路往庵里走走纔到
浮橋口看見庵門外拴著五六匹馬馬上都有
行李馬脾子跟著走近前去看韋馱殿西邊僂
上坐著三四个人頭戴大氈帽身穿紬絹衣服
左手拿著馬鞭子右手撚著鬍子腳下尖頭粉
底皂靴蹺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去
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小檀越
你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
進來牛浦見他叫人著胆走了進去見和尚已

經將行李收拾停當恰待起身因吵了一驚道老師夫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里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个人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里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會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本不願去因前日有个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却有个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个便到京尋著他這个朋友把他的喪齊了回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

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
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拏了去看還有一
床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
檀越你替我照應著等我回來牛浦正要問話
那幾个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
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
兒說著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幾
个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
說得一聲前途保重那一羣馬滴剌剌的如飛

一般也仍去了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纔回來自己查點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証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个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又過了一个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里閒著把賬盤一盤見欠賬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

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著他總歸不出一个清賬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著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

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裏賒了一具棺材。又拏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著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个脚子抬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騾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著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生回來。留著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著。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本

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腳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典與淨橋上抽閘板的閘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清了賬還剩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著些到閏年清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閘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碗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著死的親

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替親家拜年說著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卜老直到初三纔出來賀節在人家吃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鬧

牌子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要家去忽然遇著姪女壻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著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喫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喫了兩个已經不喫了姪女兒苦勸著又喫了兩个回來一路迎著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著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温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

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著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牀上見牕眼里鑽進兩个人來走到床前手里拏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會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爹接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著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點共有三十四五个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未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
依遊遊仕途幸遇宗誼可靠不知卜老性命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牛浦想學詩只從相與老爺上起見是世上
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己沒有功名富貴
而慕人之功名富貴者吾儒所謂巧言令色
病於夏畦大雅所謂敵人矢橛不是好狗也
牛卜二老者乃不識字之窮人也其爲人之
懇摯交友之肫誠反出識字有錢者之上作

者於此等處所加意描寫其寄托良深矣

竊財物者謂之賊竊聲名者亦謂之賊牛浦既竊老布衣之詩又竊老僧之鈸聲等件居然一賊矣故其開口便是賊談瑯步便是賊事是書中第一等下流人物作者之所痛惡者也

誥祖孫王圖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即把兩个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几句遺言又把方纔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兩个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著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个我是末一个他已是去得遠

了我要趕上他去說著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个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這牛浦也就有几个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著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个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歇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那日牛浦走到庵里庵門鎖著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

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小弟董英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奉訪尊寓不值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刻以便趨教至禱至禱看畢知道是訪那个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曾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道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个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在

庵裡取紙筆寫了一个帖子說道牛布衣近日館于舍親卜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燄的事須帮襯一帮襯卜家弟兄兩个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

了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
凳米的摺子搬在廳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
面放著叫渾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尋
了一个捧盤兩个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个
圓眼一杯裝放兩个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
一个青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里可
有一位牛相公莊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里接
了帖飛跑進來說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
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

色緞圓領腳下粉底皂靴三綹鬚白淨面皮約
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
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
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
敬牛浦道晚生山鄉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
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下信
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
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下信直挺挺站在堂屋
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

不知體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
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卜信聽見道說頭腦
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著嘴進去牛浦又
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
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
欲一晒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
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
日地主之誼也不曾盡得如何便要去董孝廉
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

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到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臉通紅迎著他一頓數說道牛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著董老爺嘍我這是那里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

是該換三個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洒出來不恭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够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纔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个大胆的話

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爺走進這屋裏來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个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个說去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拏帖子送到燕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个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

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
看是打那个的板子牛浦道那个怕你就和你
去當下兩人把牛浦扯著扯到縣門口知縣纔
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著
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誠道郭先生自古一
斗米養个恩人一石米養个仇人這是我們養
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道
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却行不得但至親聞
見官也不雅相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

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到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爹去世家裡人口多我弟兄兩个招攬不來難得當著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著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个主意來只管不尷不尬住著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己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當下吃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鉞筆郭鉞筆別過去了卜誠卜信回家牛浦

賭氣來家拏了一床被搬在庵里來住沒的吃用把老和尚的銕鉸叮噹都當了開著無事去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里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繡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璞字彥芳浙江仁和人說道是了我何不尋他去忙走到庵里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

船來到一个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个大老官來包了纔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拏了一雙筷子兩个小菜碟又是一碟臊猪頭肉一碟子蘆蒿炒豆腐干一碗湯一大碗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厘一碗葷菜

一分素的一半牛湏把這菜和飯都吃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著一乘轎二担行李四个長隨那轎里走出一个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沈香色夾紬直裰粉底皂靴手擎白紙扇花白鬍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个顴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里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擎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

了船船家都帮著搬行李正搬得熱鬧店主人
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捐著行李走到船
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
則聲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
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艙里拿出兩淮公務
的燈籠來挂在艙口叫船家把爐銚拿出來在
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
已黑點起燈籠來四个長隨都到後船來辦盤
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船里點起

一隻紅蠟燭來牛浦偷眼在板縫里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著四盤菜左手拏著酒杯右手按著一本書在那里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拏進飯去吃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烟蓬蘆蓆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著到五更天只聽得艙里叫道船家為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歇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几十隻船都灣在這里那一

个敢開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著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个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个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著港里洗洗了一會那兩个長隨買了一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些鮮筍芹菜一齊拏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几个長隨過來收拾這几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盪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吃早飯吃過剩下的

四个長隨擎到船後板上齊坐著吃了一會吃畢打抹船板乾淨纔是船家在烟蓬底下取出一碟蘿蔔干和一碗飯與牛浦吃牛浦也吃了那雨雖畧止了些風却不曾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船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著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牛浦得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

不必行這个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晚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著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愣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

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那個不要我到他衙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里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我自有用的著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拏進艙來船錢也在我這里算船家道老爺又認著了一个本家要多賞小的

們幾个酒錢哩這日晚飯就在艙里陪著牛玉圃喫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攜著牛浦上岸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个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去喫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喫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說著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著一个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嘯了一跳說道原來

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兩个平磕了頭
那人問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
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
弟兄常在大衙門里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
來叩見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
橫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碗炒麪勉一碗膾腐
皮三人喫著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
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个
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

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个人是没的說的了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个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个穿一件藕紬直裰兩个袖子了一塊後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裰兩个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个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藕紬的道這不是我們這里豐家巷娘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里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

臉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个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个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喫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開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里討沒臉牛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賬急急走回去了這里兩个秀才把烏龜打了个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个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

到官落後打的鳥龜急了在腰摸出三兩七錢
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纔罷了放
他下去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
攏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著安放行李當
晚睡下次日早晨拏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
紬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
齋先生家你穿了這个衣帽去當下叫了兩乘
轎子兩人坐了兩个長隨跟著一个抱著摺包
一直來到河下見一个大高門樓有七八个朝

奉坐在板櫈上中間夾著一个奶媽坐著說閒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當下走進了一个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荊玫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畫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會琢

過的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
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
鵝卵石砌成的地衙著塘沿走一路的朱紅闌
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隔子中間懸著斑竹簾
有兩个小么兒在那裡伺候見兩个走來揭開
簾子讓了進去舉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
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个白紙墨字小扁是課
花摘句四个字兩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萬雪
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

穿澄衷蒯緱而衙下朱履出來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令姪孫見過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禀來映了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耽閣這許多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册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限了韻來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纔打發清

了國公府裡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著纔勉强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拿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曾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麼牛浦答應不出來牛

玉圃道他今年纔二十歲年幼還不曾有號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个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七个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里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說罷去了管家捧出四个小菜碟兩雙碗快來擡桌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書房子好看當

下領著牛浦走過了一个小橋循著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畧窄一路栽著十幾顆柳樹牛玉圃走著回頭過來向他說道方才主人問著你話你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瞪瞪的望著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脚踏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虧有柳樹攔著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著臉道你原來是上不的臺盤的人忙叫小廝毡包里拏

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踪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卜氏兄弟雖做小生意之蠢人其待牛浦頗不薄何苦定要生事以侮弄之蓋牛浦初竊得一董老爺本無處可以賣弄不得不想到卜氏弟兄天下實有此等惡物一容他進門他便做出許多可惡勾當真無可奈何也

老爺二字平淡無奇之文也卜信捧茶之後三人角口乃有無數老爺字如火如花愈出愈奇正如平原君毛遂傳有無數先生字刪去一二即不成文法而大減色澤矣

牛浦乃勢利薰心卑鄙不堪之人一出門即遇見牛玉圃長隨之盛食品之豐體統之濶私心艷羨猶夫狗偷熟油又愛又怕認爲叔公固其情願觀于板縫裏偷張時早已醉心欲死矣

牛玉圃雖鄰陋不足道之徒然亦何至與烏龜拜盟此其中必有緣故夫時世遷流今非昔比既云二十年前拜盟則二十年前之王義安尚未做烏龜可知或者義安亦是一个不安分之人江湖浮蕩當時曾與玉圃訂交彼此兄弟相稱其事已久今卒然見面未及深談而握手道故亦人情也玉圃云憶曾晤在齊大老爺處而義安聘然是玉圃徒欲說大話以嚇牛浦非真記得別時情事又可知

也

牛玉圃自述兩段乃其生平得意之筆到處以之籠絡人者而不知已爲牛浦窺破他日雖無道士之閒談吾知牛浦亦必有以處玉圃何也天下惟至柔能制至剛老小二牛實有剛柔之別也

或謂王義安無故戴方巾上飯館何爲也者曰此無足怪也揚郡風俗妓院之掌櫃者非以妻妾爲生意者也總持其事而已往往仕

華居後結納混跡衣冠隊中是其常事不知其底里者無從而責之也兩秀才必係喫葷飯的學霸王義安素所畏服故受其打而不敢無說耳

蘧公孫私詩人被打　鄭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唇都著坐在那里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道士來問可曾喫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喫了是足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喫酒直到更把天纔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

下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著下處自已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里木蘭院一个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里坐著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个茶館內坐下茶館里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喫著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這里不見

你相公來牛滿運也是路上遇著叙起來聊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里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一初到他那里時候纔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个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却騎的是个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个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已迎了出來同我手攙著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

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著我騎上了驢口里說道你此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里去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里笑了一聲道萬家何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浦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摘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

又不是倡優隸卒為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撾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你那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

一个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賃陡長他就討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个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就事燈籠就擺

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娶上門做朝
家里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
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里萬家走
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號著作了幾个揖當時
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纔動的去了不曾破相
正說昔木蘭院里走出兩个道士來把這道士
約了去喫齋道士告別去了牛浦自己喫了幾
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
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著幾封大銀子樓

門還鎖着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纔我叫看
管下處你爲甚麼街上去胡撞牛浦道適纔我
站在門口過見做縣的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
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
故此去了一會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
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
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
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的名的牛浦

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著這個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拏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里要用一个雪蛾蟆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拏三百兩銀子托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罷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鵝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喫著牛浦道

方纔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做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托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个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托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个牛浦道是徽州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我

怎麼不認的我知道了喫完了酒各自睡下次日午浦帶著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次日萬家又來請酒牛玉圃坐轎子去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里一个姓顧一个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个鹽商說都是親戚不肯僭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喫過了茶先講了些閒子長跌的話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碗上的冬蟲夏草萬雪齋請諸位喫著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

揚州城里偏生多一个雪蝦蟆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曾尋著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沒有昨日纔托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家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

聽了驗就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的要與雪翁敘一敘萬雪齋氣的兩手永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喫酒那些舊話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拏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

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折開來看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丑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个新門樓子里面住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廳廳中間椅子上坐著一幅一幅的

金字壽文左邊牕子口一張長桌一个秀才低著頭在那里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著繭紬直襞胸前油了一塊就唉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鳥龜一桌喫飯的今日又來這裡做甚麼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个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尊駕就是號玉

圖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里就是
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為人不
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
因向帳房里秤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
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
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
摜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
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
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

手一拱走了進去牛玉圃只得帶著長隨在丑
場等一个飯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著萬雪齋
這狗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
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
纔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牛玉圃聽在耳朵里
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
說出他是程明卿家管家最怕人揭挑他這个
事你必定說出來他纔惱的長隨把這个話回
覆了牛玉圃牛玉圃纔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

小畜生的當了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盪又辭去了兩个只剩兩个粗夯漢子跟著一直來到蘇州找在虎邱藥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里見牛玉圃到迎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曾有牛浦道還不曾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个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拏來同著買去我的船就在閶門外當下押著他拏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洲

地方是个没人烟的所在是日喫了早飯牛玉
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牛
浦瞥慌了道彼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
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
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个分漢把牛浦衣
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留拏繩子細起來臭
打了一頓撂著在岸上一攛他那一隻船就扯
起篷來去了牛浦被他攛的發昏又攛倒在一
个糞窖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里面

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過了半日只見江裡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个客人走上來糞窖子里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綑倒在此牛浦道老爺我是蕪湖縣的一个秀才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爺救我一救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里去的麼我就

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跟著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襪來與你穿著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羔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著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同到船里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喫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恩人尊

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裡做个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里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里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里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著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裡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與這客人的飯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剃了衣服在日頭下細了半日又受了蒸籠子里蒸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

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
船尾上兩手抓著船板由他痢痢到三四天就
像一个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
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个
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趕他有口氣送上
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他痢到
第五天上忽然鼻子里聞見一陣菜豆香向船
家道我想口菜豆湯喫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
我自家要喫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

撇了岸買些菜豆來煮了一碗湯與他喫過肚里响了一陣痾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扒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發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著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里面住半浦道晚生有个親戚在黃治還是住在他那裡便意些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牛

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著講詩爲名順便攬兩處木鏹尋起幾个錢來黃家又把第四个女兒招他做个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托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个做詩的朋友住在貢治叫做牛布衣老實豪清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應諾了董

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纔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个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路過在這里看你我留他吃了个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回來再來看你牛浦心里疑惑道沒有這个舅舅不知是那一个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置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做了部屬高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置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王孫迎著坐下叙了寒溫

董知縣只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里不曾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曾說到安東縣曾會著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著稟道部里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个貴州知州的鐵匆匆束裝赴任去了不曾再會馮主事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个家人帶家書回去又拏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

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里寄个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便走到一个僻巷內一扇籬笆門關著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个小兒開門出來手里拏了一个筲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坐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甚說話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

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
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家老爺
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
甘露庵內寄个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
坐著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著一
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
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裡一个土臺子臺子上一
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雕花門坐了一會只見
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里又拏了一个包子

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說有勞你這个送給你買茶吃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牛奶奶接著這个銀子心里悽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个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著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隣居看守自己帶了侄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庵兩扇門掩著推開進

去韋馱菩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橋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里一个老道人坐著縫衣裳問著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又聾問他這里面可有一个牛布衣他拿手指著前頭一間屋里牛奶奶帶著侄子復身走出來見韋馱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里停著一具大棺材面前放著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只剩了一根棍棺材貼頭上有字又被那屋

上沒有雨雪下來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大
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牛奶奶走到這里不
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
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
兩搖指着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曾死又
到別處去了牛奶奶又走到庵外沿街細問人
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
里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
了牛奶奶此番得着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

因這一番有分教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不知牛奶奶曾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牛浦未嘗不同安東董老爺相與後來至安東時董公未嘗不迎之致敬以有禮然在子午宮會道士時則未嘗一至安東與董公相晉接也刮刮而談謅出許多話說書中之道士不知是讀書外之閱者深知其謊行文之妙真李龍眠白描手也

想萬雪齋亦無甚布施道士處而牛玉圃時時呵奉道士又厭聽久矣茶社中一席之談固是多嘴亦是不平之鳴

牛浦之才十倍玉圃如說會見縣尊則玉圃必不見信知牛浦斷乎無此臉面也惟有二公在不即不離之間真吾上生道之筆

打牛浦時只說得一句你弄的好乾坤更不必多話此又是玉圃極在行處假使細細數

說牛浦必有辭以對曰叔公曾親口說與明卿先生是二十年拜盟弟兄而玉圃反無說以自解矣

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

儒林外史

牛浦郎姻親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屋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个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个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鼠是个有名的無賴而今却也老了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

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著他告訴道這就
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今日又來了牛浦道
他那里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
鼠喫石老鼠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
在這里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會見老
爹而今在那里發財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
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這里過路上盤纏
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
幫我一个襯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个舊鄰

居邸從來不曾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客邊借
這親家住著那里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爺石老
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良心了想藉我當
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
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留你个臉面不好就說
你到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里
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
時看見你的土你一个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
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石老鼠道牛浦郎

你不要說嘴想著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況且你停妻娶妻在那里騙了卜家女兒在這里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蔣牛浦跳起來道那个怕你就同你到安東縣去當下兩人撕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著縣里兩个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就把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里又騙了黃

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賬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里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里他冒認是我舅舅騙飯喫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幾个頭役道也罷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个舊鄰居想是眞正沒有盤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拏出來給他我們衆人替你墊幾百文送

他去罷石老鼠還要爭衆頭役道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个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哦了若去石老鼠聽見這話方纔不敢多言了拽著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纔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个隣居迎著來道牛相公你到這里說話當下拉到一个僻淨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隣居道你剛纔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担行李一个

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里同你家黃氏娘子叫的狠娘子托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裡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沒奈何只得硬著胆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住脚聽一聽裡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个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

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牛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廝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

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侄子將牛浦扭著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冤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掛牌第三日午堂聽審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父命事告狀的是个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着他和尚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

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舐著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尚方纔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著求告施捨在庵裏供養著不想被庵里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告狀就帶施牛的這个人做干証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這和尚牽了這个牛來賣與小的小的買到手就殺了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這牛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兩銀子前日銀子賣

少了要來找價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來
小的聽見人說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這和
尚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揉在頭上走到放牛所
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
頭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著鹽就要淌出眼水
來他就說是他父親到那人家哭著求施捨施
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拏這事
告小的求老爺做主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
道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不曾要錢施牛

的道小的自送與他不曾要一个錢向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个道理況既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死奴可惡極了即去下錢來重責二十趕了出去第二件爲毒殺兄命事告狀人叫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他怎樣毒殺你哥子胡賴道小的哥子害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小的哥子次日就發了跑躁跳在水里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縣道平日有

驚無驚胡頼道沒有驚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你替胡頼的哥子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安道他本來是个寒症小的用的是荆防發散藥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个親戚是个團臉矮子在傍多嘴說是細辛用到三分就要喫死了人本草上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纔跳在水裡死了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徧了也沒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這是那

裡說起醫生行著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爺做主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醫家有割股之心況且你家有病人原該看守好了爲甚麼放他出去跳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了出去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爲謀殺夫命事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蕪湖從蕪湖尋到安東他現掛著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麼見得向知縣

問牛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个人牛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縣向牛奶奶道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作冤纏的向知縣急了說道也罷我這里差兩个衙役

把這婦人解回紹興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里管這樣無頭官事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便退了堂兩个解役把牛奶奶解在紹興去了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著大事都不問要把向知縣訪聞發處按察司具揭到院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姪兒陰襲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己細看爲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內開安東縣知

縣向鼎許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燭影裡只見一个人雙膝跪下崔按察舉眼一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个戲子叫做鮑文卿按察司道你有甚麼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纔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閻老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曾認得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裡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爺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纔做得一个知縣好不可惜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

了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罷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个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个意思難道我倒不肯是如今免了他這一个革職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个書子把你送到他衙門裡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个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參了過了幾日果然差一个衙

役拏著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叫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敘禮他道小的何等人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裡的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個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

老爺送了你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擡舉小的但這个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著垂手問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托家裡親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纔歡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說有笑次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里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

家陪他哭了他還上來謝賞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票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厘也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意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向知縣見他說道這田地不好强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个票帖票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个缺子也就罷了又過

了幾時按察司陞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裡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烟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苑朱

聲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總有一个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裡坐滿了喫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那泰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

河房裡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响兩邊簾捲牕開河房里焚的龍涎沈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粧袨服招接四方遊客眞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猪萬担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个牛一萬个

猪粮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裡淮淸橋是三个總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門是一个總寓一个老郎庵總寓內都掛著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个日子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寓掛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寓那理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个

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个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裡十幾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畧有幾歲年紀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鮑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裡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他

查出來放在那里到總寫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纔走進茶館只見一个人坐在那裡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里喫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喫茶鮑文卿道我方纔遠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裡來喫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喫茶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里走了一

回見過幾个做官的回家就拏翰林科道來嚇
我了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
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
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錢麻子道而今事
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
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他就要
留我們坐著一桌喫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
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幾个學裡酸子我眼角
裡還不曾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

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
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茶館裡
拿上点心來喫喫著只見外面又走進一个八
來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細直裰腳下粉底皂
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
到這里來喫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
們二位到跟前纔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
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
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曾來看老爹日子好過

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裡面看著老爺收了一齣茶博士纔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裡了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点心來喫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裡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个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年

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著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个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个排場罷了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當下喫完了茶各自散了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還要隸幾个孩子起个小班子因在城裡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著

一个人有分教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个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前半結過牛浦郎遞入鮑文卿傳命案三件其情節荒唐畧同兩虛一實襯托妙無痕跡寫向知縣是个通才却不費筆墨只用一兩句點逗大畧又從鮑文卿口中傳述行文深得避實擊虛之妙

鮑文卿之做戲子乃其祖父相傳之世業文

卿溷跡戲行中而矯矯自好不媿其爲端人正士雖做戲子庸何傷天下何嘗不有士大夫而身爲戲子之所爲者則名儒而實戲也今文卿居然一戲子而實不愧於士大夫之列則名戲而實儒也南華云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書中如揚州如西湖如南京皆名勝之最定當用特筆提出描寫作者用意已囊括荆楚歲時東京夢華諸筆法故令閱者讀之飄然

神往不知其何以移我情也

優伶賤輩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爾也乃輓近之士大夫往往于歌酒場中輒拉此輩同起同坐以爲雅趣也脫俗也而此輩久而習慣竟以爲分內事有不如是者即目以爲不在行一二寒士在坐不惜多方以揶揄之彼富貴中人方且相視而笑悟然不怪嗚呼其識見真出文卿下也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纔上坡過着一个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氈帽身穿一件破黑紬直裰脚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鬍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裡拏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條白紙紙上寫着四个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

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坐坐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拿了一壺茶來喫着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里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卿樓鮑文卿道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鮑文卿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裡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

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里還回來家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閑後日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担茶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喫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

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裡到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喫過茶點心叅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回家里兩个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着倪老爹喫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爹道却是怎樣老爹的緊家里沒个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寄去着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攪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个酒樓上揀了

一个倂淨座頭坐下堂官過來問可曾有客傀
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裡有些甚麽菜走堂的
查着指頭數道肘子句鴨子句黃燜魚句醉白
魚句雜膾句單鷄句白切肚子句生爁肉句京
爁肉句爁肉片句煎肉圓句燜青魚句煮鯽頭
句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
人吃个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管
先拏賣鴨子來吃酒再爁肉片帶飯來堂管應
下去了須臾捧着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

卿起身把倪老爹一盃坐下喫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拏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做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濟眉倪老爹道老妻還在從前

倒有六个小兒而今說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慽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六个兒子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兒子在家里那四个說着又忍着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个怎的

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个兒子我都因沒有的缺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淚來說道這是个可憐了倪老爹垂淚道豈但那四个賣了這一个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

道這件事我到有个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
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
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恐住道不說罷這話說
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
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胆說了罷
倪老爹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爹凡如你要
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
那幾个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
多歲生平只得一个女兒並不曾有个兒子你

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
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婆我撫養他成
人平日逢時過節可以到老婆家裡來後來老
婆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婆這可以使得
的麼倪老婆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
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
撫養我那里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
里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說罷彼此又
坐了一回會了賬出得庵門趁天色未黑倪老

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藥器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个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隣開紙線店張國重右隣開香蠟店王羽秋兩个隣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立過繼文書倪

霜崖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目食無措夫妻商議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永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崖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都畫了押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

也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那著當家管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兒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自此以後鮑延壽着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壻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喫茶喫酒都帶着他在外攬生意都同着他議他

聽幾个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裡算計要替他娶个媳婦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延璽出門只見門口一个人騎了一匹騾子到門口下了騾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拿水來洗臉拿茶來喫喫着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

郜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个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郜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郜管家叫跟隨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隨子打發回去郜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卿文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留郜管家

歇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催頭口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着鮑文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又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个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袄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裡做戲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

散了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裡洗了一个澡喫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攏家了內橋有个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當下鮑廷璽跟着兩个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个站在房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

卿正仰臉看着遞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裡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吩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陞了轎子纔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那人道是太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裡請鮑師父在那裡去相會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鮑文

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裡買了一个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大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櫈上坐了一會裡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个鮑文卿可曾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裡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裡面道快請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

候着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却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叩得大喜向知

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纔陞到這里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不是戲子出身回家沒有甚事依舊教書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當下一个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

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个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曾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裡記賬向知府道這个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里吃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

家們房裡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文卿拿出一个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裡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閒話喫過了飯向知府直到下午纔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裡請鮑文卿父子兩个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

裡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與人領着你在半个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裡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裡來請安當下又留他喫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裡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潘家商議把班子暫托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館金次福領着

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皂之類帶與衙門裡各位舊家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个人搭船艙內坐着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裡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裡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个買酒買肉請他喫着晚上候別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伯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裡詳上來

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兩你
鮑太爺在我門太老爺跟前懇个情罷鮑文卿
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个老戲子乃下賤之
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裡來我是何等之
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个書辦道鮑太
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前說這情
上坍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
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廣東縣會賞過我五百兩
銀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个窮命須是骨頭

裡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拿這項錢況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人來尋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喪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裡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滿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幾句說的兩个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个淡罷了次日早辰到了安慶轅門上投進手本

去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裡
面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又拿出許多
細和布來替他父子兩个裡裡外外做衣裳一
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
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是窮人這件事
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話若說出來
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个心
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
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

个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實疼愛他帶在房裡梳頭裹脚都是老妻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實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他買了一个部裡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个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這令郎招給他做个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个你可肯麼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

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个錢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床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个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次日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

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个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摧頹波瀾又與多少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人無不銳意求取科名其實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過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賈

坐食山空不至於賣兒鬻女者幾希矣倪霜峯云可恨當年誤讀了幾句死書死書二字奇妙得不曾有不但可爲攻時之良藥亦可爲醒世之晨鐘也

向太守之謙光鮑文卿之卑下可謂賢主嘉賓矣寫太守之愛文卿父子出於中心之誠而文卿父子一種感激不望報之心又歷歷如見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太守有焉易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文卿有焉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文璽喪父娶妻

說話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裡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要查細些不可疎漏了事說罷踅了宅門匆匆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着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

于是寧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
了去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衙門裡打首飾
縫衣服做床帳被褥鋪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女
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
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个儐相進來
鮑文璽插着花披着紅身穿紬緞衣服腳下粉
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
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
遍茶請進洞房裡和新娘交拜合巹不必細說

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裡擺了三天喜酒無一个人不奬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向舅上船送了一天路纔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裡只如在雲端裡過日子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个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厮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

作弊你父子兩个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顧幾
天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个在察院裡巡場查
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
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撩磚頭擠眉弄眼
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伺候大家推成
一團跌成一堆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
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个洞
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揉
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

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裡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个童生送進號去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崔他父親是个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撤在書房裡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

至明台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斤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裡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曾有甚麼弊竇此時季守備幾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個老梨園腳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躬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

鮑叔友他雖生意是賬業倒頗々多君子之行
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
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
請到他家裡喫了一餐酒考案首的兒子季崔
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便
問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肇籍當下喫
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來向向知府賞賞稱贊
這季少爺好个相貌將來不可限量又過了幾
个月那王家女兒懷着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

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个慟哭向太守到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小年紀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个媳婦你們若只管哭時壞得夫人心裡越發不好過了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个痰火疾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解了向太爺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怡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

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小的而今叫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有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着拿到書房裡來說道文卿你在我這裡一年多並不曾見你說過半个字的人情我替你要

个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裡着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麽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纔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洒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

分手鮑文卿父子兩个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个戲班子穿着剩下的家裡盤纏又過了幾个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床不起自已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門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閻家慟哭料理後事

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个總
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
了一塊地擇个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正
在躊躇只見一个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裡
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裡來的
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
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
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
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答應道小的

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陸見回來從這裡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出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

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旸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个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纔要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个管家拿着一百兩銀子

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曾吃匆匆回船去了
這裡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
道士歇那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
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
十桌齋喪事已畢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
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延璽就請了在堂屋裡
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
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
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老太在家享福你

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道因爲班子在城裡做戲生意行得細如今換了一个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那貼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裡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个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當下喫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娶過來到又可以發个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

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床一張涼床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裡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付赤金冠子兩頂眞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个了頭一个叫做荷花一个叫做採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延璽

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夫費你的心我還要托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要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托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个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喫茶次日走到一个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

老婆也是一个媒婆有名的沈大腳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舘裡喫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着哩你買幾个燒餅來等我喫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个燒餅拿進茶舘來同他喫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喫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喫完了說道你問這个人怎的莫不是那家要娶他這个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進門就要一把天

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宇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喫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罵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个候選州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歲的兒子媳婦一天

要馬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
恨如頭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惑
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裡那日進房來搜家人
婆娘又帮着圖出氣道堂客自見識預先把一
個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裡那些人在房
裡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
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喊到上元縣堂
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倒齊了審把兒子責

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這光景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个産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鄰由來他另分幾間房子住胡脂巷住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慤他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曰說二十一歲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子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的歸

姑爺心裡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撒潑我那怕麼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章道天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个小孩子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將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个姊錢你爲甚麼不做沈天章道這有何難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管包成就只是謝媒錢有个歸姑爺道這个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

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散了沈天
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沈大腳搖着頭道天老
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个官又要
有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叔
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纔起來橫草不拿豎草
不拈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
一日要鳴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菱兒菜鮮
筍做湯團清沒事還要桶餅圓眼連米搭嘴酒
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蝦吃三勑百花酒

上麻脫下兩个了頭輪流着捶腿捶到四更鼓盡纔歇我方纔聽見你說的是个戲子家戲子家有沒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腳商議道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也罷不必說他家弄行頭只說他是个親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裡又開着字號店廣有田地這个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這麼說去當下沈大腳喫了飯一直走到胭脂巷敲開了門丁頭荷花迎着

出來問你是那裡來的沈大腳道這裡可是王
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麽話說沈大腳道
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屋裡
坐太太纔起來還不曾停當沈大腳說道我在
堂屋裡坐怎的我就進房裡去見太太當下揭
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腳採
蓮在傍邊捧着鞋盒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
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拿茶與他喫看着太
太兩隻脚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又

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趖西纔清白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脚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効勞將來好喫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个甚麼人家沈大脚道是我門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人都叫他鮑舉人家家裡廣有田地又開着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个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裡了我想這个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所

以大胆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
沈大腳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
有第二个王太太道是文舉武舉沈大腳道他
是个武舉批的動十个力氣的弓端的起三伯
勇的制子好不有力氣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
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着一初
到王府上纔滿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
鄉紳家那孫鄉紳家叁間大廠廳點了百十枝
大蠟燭擺着糖斗糖仙桃一看二眼觀三的席

戲子潑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着鳳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着黃豆大珍珠的抱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个了頭拿手替我分開了纔露出嘴來喫他的蜜餞茶唱了一夜戲喫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个个都處死了他四个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裡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响我還不開

恩饒他哩沈媽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寬
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裡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
沈大脚道這个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个
泡的人比不得婊人嘴若批了一字謊明日太
太訪出來我自已把這兩个臉巴子送來給太
太掌嘴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
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了幾十個錢又包了
些果食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只因
這一番有分教忠厚子弟成就了惡姻緣骨肉

分張又遇着親兄弟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向觀察哭友堂皇鄭重可歌可泣乃顏魯公作書筆力直欲透過紙背

金次福初來說親其於王太太益略得其概故但能言其奩資之厚箱籠之多益此事已七八年而次福新近始知之其意不過感恩成局以圖酒食而已本無他想況天字部能知其根抵是以歷歷言之然猶是外象三爻

至沈大脚然後識其性情舉動和盤托出作三段描寫有前有後有詳有略用意之新頴措辭之峭非惟禪官中無此筆伏來之古名人紀載文字亦無此奇妙也

沈大脚生花之口不由太太不墮術中觀後文杜慎卿江都納姬而沈大脚又換一番詞語令慎卿不得不墮術中如讀長短書那得不拍案叫絕

王太太未嘗見而已將他之性情舉動一一

描摹盡致試思如此一个人而鮑廷璽竟娶他來家將何以處之閱者且掩卷細思此後當用何等筆墨不幾何思路皆窮觀後文娶進門來許多疣瘡事眞非錦綉之心不能布置然後嘆服作者才力之大

儒林外史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腳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過去着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捱定到明日拏四樣首飾來仍舊叫我堂客家送與他擇个日子就擡人便了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丈

母說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眞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道這個他怎的現今這小廝做頭做腦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着他纔好老太太主張着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去請沈大學金次福兩個人來爲媒鮑廷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大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淘氣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運的奴才沒福

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用籠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知道甚麼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姑爺同着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娘這樣費心還不討他說个是只要揀精擔脫我也犯不着要効他這个勞老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才肯同他去拜了兩个媒人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

延聖有生意領着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家里拏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交與沈天孚去下揀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拏四樣首飾叫沈大腳去下揀定那里接了攙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廂四櫥和盆桶錫器兩張大床先搬了來兩个了頭坐轎子跟着到了鮑家看見老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里鋪設齊整就在房里坐着

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里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个攙親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喫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摔氣磕了幾个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里去了丫頭一會出來要兩水煨茶與太太盛一會出來叫拏炭燒着了進去與太太添着燒速香一會出來到橱下叫廚子蒸點心

做揚塗進房來與太太哭兩个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响鮑老太聽見道在我這里叫甚麽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个相公娘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个發昏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的喊子的老婆來做朝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樣菜發个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

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采坐着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厨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拾着尾把望滾湯鍋里一撩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拾傍边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撩便濺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濕了唬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个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

了刀骨都着嘴往房里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
也不曾出來坐到第四日鮑延鑾領班子出去
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
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里疑惑他不
像个舉人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問道這晚間
你往那里去鮑延鑾道我做生意去說着就去
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道
想是在字號店里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
他纔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裡算帳爲甚

麼算了這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裡管班的領著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个了頭拏薑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床頂上去大聲哭着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个失心瘋唬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正

鬧着沈大腳手里拏着兩包點心走到房里來
賀喜纔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
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抓子一把尿
屎抹了他一臉一嘴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
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腳走出堂屋里又被
鮑老太指着臉罵了一頓沈大腳沒情沒趣只
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這里
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的痰正氣又
虛要用人參號珀每劑藥要五錢銀子自此以

後一連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完了兩个了頭也賣了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他本是螟蛉之子又沒中用而今又弄了這个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个田地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够他吃人參琥珀吃光了這个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纔得乾淨一家一計過日子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壻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聽了去求鄰居王羽秋張國重來說張

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這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況且又帮着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把他怎樣不孝媳婦怎樣不賢着實數說了一遍說道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里我只好帶着女兒女婿搬出去讓他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只得說道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上

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
倍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
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
我還有甚麼貼他那兩人道雖如此說恩從上
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說來說去說的老
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已去住鮑廷
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曰搬了出來在王羽
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
團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个別的小生

意又不在行只好坐吃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吃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吃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兇鳥非止一日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着問道你當初有个令兄在蘇州麽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个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个下落却也不曾

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才有个人一路找來找在隔壁鮑老太家說倪大太爺找倪六太爺的鮑老太不招應那人就問在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這便是你六爺倪我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里來的是那个要找我我那人在腰裏拿出一个

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着只見上寫道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降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作倪廷珠找着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里來相會要緊要緊鮑廷璽道這是了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大太爺的叫作阿三鮑廷璽道大太爺在那裏阿三道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里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太爺公館

裏既是六太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着我去請大太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己坐着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个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綹髭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

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人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倪廷珠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个幕道在各衙里做館在各省找尋那幾个弟兄都不曾找的着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着一个舊時老鄰居問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着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珠道兄弟倪且等我說完了我這

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束修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着緊來找賢弟找着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拏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向太爺衙門里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

了又娶了這个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
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珠道這个不妨而
今弟婦現在那里鮑廷璽道現在鮑老爹隔壁
一个人家借着住倪廷珠道我且和你同到家
裡去看看我再作道理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
到王羽秋店里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
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
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裡拏出四
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

這一个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滅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鮑廷璽接着送與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裡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着我說罷去了鮑廷仁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个酒飯候着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托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个四樣纔好王太太說呸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他一个撫院衙門裡住着的人他沒有見過板鴨和肉他自然

是吃了飯纔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吃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里裝十六个細巧圍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着他纔是个道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个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着他哥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櫃里拏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个你且收着

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婦搬進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裡來我和姬大人說把今年束修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拏到南京來做个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着他哥吃酒吃着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着又哭哭着又說直吃到二更多天方纔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當房

子自此家門口人都曉的倪大老爺來我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裡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太太是不消說又過了半个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與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議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着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賞了些頭面

衣服太太身子裡又有些咳嗽的起來隔幾日要請个醫生要吃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船家盪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舡住在黃泥灘風更大過不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要買个茶點心吃忽然遇見一个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紬直裰腳下大紅鞋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爺麼鮑廷璽驚

道在下姓鮑相公尊姓大名怎樣這樣稱呼那
少年道倪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裡王老爹
的女壻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
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壻你老人家可不
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麼說且
請相公到茶館坐坐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擊上
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吃着鮑
廷璽問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爹
倪認不得我我在府裡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

就認得了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吃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裡的季少爺你却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就在安慶住着後來我家岳選子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親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季葦蕭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你

却爲甚麼在這裡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爺你却往那裡去鮑廷璽說我道蘇州去看一个親戚季葦蕭道幾時纔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葦蕭道若回來無事到楊州來頑頑若到楊州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爺鮑廷璽道這个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去了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纔到閶門上岸步

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廝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
教榮華富貴依然一旦成空奔走道途又得無
端聚會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
解

王太太進門斷無安然無事之理然畢竟從
何處寫起直是難以措筆却於新婦禮節上
生波乃覺近情着墨不枝不蔓正閒着忽見
沈大腳來塗以一臉臭屎令閨者絕倒使拙
筆爲之必無此生龍活虎之妙古人云眼前

有景道不出正此謂也

太太窮了身子便覺康健病也不大發纔遇見體面太伯得銀七十兩身子又覺得啾啾唧唧每日要喫八分銀子的藥天下婦人大約如此

老太與歸姑爺視鮑廷璽毫末不關痛癢字字寫人骨髓

倪廷珠忽然從天掉下叨叨絮絮叙說父子兄弟別離之苦至性感人沁人心肺此是極

有功世道文字以下便要去却鮑廷璽換一副筆墨去寫二杜其線索全在季葦蕭今郎於江岸上偶然遇見兎起鶻落旁有成軸在胷

話說鮑廷璽走到閶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阿三前走後面跟了一个閑漢挑了一担東西是些三牲和些銀綻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你大太爺在衙門裡麼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裡去阿三道大太爺來了大太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大

太爺着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大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飯店裡住今日是大太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着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大太爺死了阿三道是大太爺去世了鮑廷璽只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擺下牲醴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

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裡住下次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連連在飯店裡住了几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細直發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韋蕭的下處門簿上寫著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

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
親你到那里去尋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邓
家門口掛着彩子三間廠廳坐了一廠廳的客
正中書案上點着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着
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帖着硃箋紙的對聯上
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
蕭戴着新方巾穿着銀紅紬直裰在那裡陪客
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
坐下說道姑老爺纔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

正是恰又遇著姑爺恭喜我來吃喜酒坐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衆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劉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絶妙天下沒有第三个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个人都是尤家親戚

坐了一桌子吃過了飯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
裡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着同那兩位先生
攀談幸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獃子其實
可惡就如河下與盛旂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
他從徽州請了我由來住了半年我說你要爲
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兩子他竟一毛不
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個子該給我的他
將來死的時候這十几萬銀子一个錢也帶不
去到陰司裡是个窮鬼閻王爺盡森羅寶殿這

四个字的匾少不的是請我爲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知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笑先生道這詩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廝送了六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裡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个大字十兩一个我這二十二个字平買平賣時價值二

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廝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還與他他兩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撒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正說着季葦請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裡講鹽歌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橋卞東之道是五橋

罷了那里六精丟下蕭道是六精的狠我說與
你聽他幡裡是坐的僕精指轎的是牛精跟轎
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請精家裡藏着的是妖精
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
方巾中間定是一个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
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麵來吃四人吃着飽延匯
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裡這些有錢的到麵店裡
八分一碗的麵只叫一口湯就拿下去賞與轎
夫吃這話可是有的麼幸先生道怎麼不是有

的金先生道他那裡當眞吃不下他本是在家裡泡了一碗鍋巴吃了纔到麵店去的當下說着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裡面吹打着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吃酒吃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裡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也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着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

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鮑廷璽道這
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裡來的季蕙蕭道我
一到揚州有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
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裡過幾
年所以又娶一个親姑老爺你幾時回南京去
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
个親戚投不着來到這裡而今並沒有盤纏回
南京季蕙蕭道這个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
與姑老爺做盤費還要托姑老爺帶一个書子

到南京去正說着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
个道士又有一个人一齊來吵厉季葦蕭讓了
進去新房裡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着
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
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
鐫的圖書最妙今日也趕着喜事來奉訪季葦
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明日來答拜辛先生
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
是南京的邦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

這一兩日問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个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裡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个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會寫下季葦蕭道不會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參明

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拏次日早晨一个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宋姬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濶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揚州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裡因反舍走走在這裡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个小照行樂求先生一題將

來還要滯到南京去徧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
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眞是弄斧班
門了說罷吃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
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
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那
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
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鮑廷璽拏着
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
些苦處告訴太太一徧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

施御史又來催他免房價他沒銀子免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副沒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去住着住了幾日鮑廷璽拏着書子尋到狀元境尋着了季恬逸季恬逸接書看了請他吃了一盃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裡拏着八个錢買四个弔桶底作兩頓吃晚裡在刻字店一

个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吃了餅坐在刻字店里出神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沒的吃只見外面走進一个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道裡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季恬逸道多的很衛體善隨李港馬純上遠駭夫匡超人我都認的還有前日同我在

這里的季蕙蕭這都是大名你要那一个那人
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銀子要選一
部文章頗先生幫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
季悟逸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好去
尋人那人道我複姓諸葛時舡縣人說起來人
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季悟逸
請他坐在那裡自己走上街來心裡想道這些
人雖常來在這裡却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
沒腦往那裡去捉可惜季蕙蕭又不在這裡又

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去
衙走過着那个就提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吃吃
再處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个
人押着一担行李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
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
着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恬
兄你可同鄧蕭在一處季恬道鄧蕭久已到
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个地方你來的恰好如
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那不可忘了我蕭

金鉉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倪有幾天快活日子過蕭金鉉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的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倪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裡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同到茶館裡敘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季恬

逸就把方纔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遞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己也畧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非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个東請蕭先生吃个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

个大酒楼上萧金铉首席季恬逸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官上來問菜季恬逸點子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酔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拏來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官送上酒來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个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邀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着他刻蕭金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裡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

而今吃了飯竟到那里尋寓所當下吃完幾壺
酒堂官拏上肘子白湯白和飯來季恬逸儘力
吃了一飽下樓會賬又走到刻字店托他看了
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
眞是市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纔擠
了出來望着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
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鉞道不好還要再
向裡面些去方纔僻靜當下又走了許多路走
過老退居到一个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

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的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兩細僧衣手裡拏着數珠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打个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个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三人走進裡面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同和尚坐着請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一口價定要三兩一月講了半天一厘也不

青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又爲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不淨橋施御史老爺來這裡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是好只是買東西遠些老和尚呆着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厨子是一个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買辦又是一个人伺候着買東西纔趕的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裡住豈但買辦厨子是用兩个人還

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駄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上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尚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个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請三位廳上坐便煨出新鮮茶來擺上九个茶盤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吃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个何妨驅憑三位老爺喜歡那里就請了行李來三人問問房錢僧官說這个何必計較三位

老爺來住請也請不至隨便見惠些須資僧
人那里好爭論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
老師父這里打攪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
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
逸進城去發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鋪設床
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到晚行李
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
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子送
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

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托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着一个走堂的捧着四壺酒四个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雞腿一碟海蜇擺在桌上諸葛天申是鄉里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麽東西好像猪鳥諸金鉉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着說道這就是臘肉諸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个戈長在一轉的這是猪肚肉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說道這逆脆的是

甚麼東西倒好吃再買些進龍的來吃吃蕭季
二位又吃了一回當晚吃完了酒打點各自歇
息季悟邊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
給他在那頭舖著睡次日清早魯官走進來說
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个腐飯請
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裡各處頑頑三人說
了不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著辦出四
大盤來吃早飯吃過同三位出來閒步說道我
們就到三藏禪林裡頑頑龍當下走進三藏禪

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叢庭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个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在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舊內中又有參天的大木幾萬竿竹子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頭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裡晚上九个盤子吃酒吃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到了僧官任

還不曾請客後日家裡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奉賀當夜吃完了酒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應天府尹的衙門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園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裡閒談忽見道人走來說縣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堂宴集雞黍來收鶴之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分一碗的麵指呻一口湯便拿與橋夫吃其實家裡只呻得一碗鍋巴湯形容窮鬼子可謂無微不照揚州樂府云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幡來後云道旁一老翁嘖嘖誇而翁而翁當日好眉目東門擔水西門賣亦是此意

寫强光可惡真令人髮指寫小和尚明是自擡身價說貫辦邪又欺落三八後又寫一圓融之僧官以襯缺之筆情剛剛欲活

諸葛佑僧察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閑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攔着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珠一嘴鬍子頭戴一

頂紙剪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褲腳底
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
要錢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
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轎
錢替我打發去着僧官愁着眉道瀧老三你又
來做甚麼道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轎錢打發
了去又道瀧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
着着怪模怪樣瀧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
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

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已戴了一個紙鳳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龍老三頑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爲甚麼粧這個樣子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已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曾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坐着要粧不要粧瘋做癡惹人家笑話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

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圖碟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說着就在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喇鯉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

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悟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住的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爺到了僧官只得出去陪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吃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赫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僧官急得沒法說道諸

位太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裏胡鬧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拾了這酱牛去龍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大家正講着道人又走進來說道

同裏蓋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着
蓋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東崖認得龍三一
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
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
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子把他
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起了出去龍三見
是金東崖方纔慌了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
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崖道那個要你伺
候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

銀子作個小本錢倒可以你若是這樣胡鬧我即刻送到縣裏處你龍三見了這一番纔不敢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官纔把衆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的捧上茶來奐了郭鬱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陪累的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反舍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假不得却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運司

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
承他情薦在匣上送了幾百兩銀子畫書辦道
金太爺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
道荀大人怎的畫書辦道荀大人因貪贓參問
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
見旦夕禍福郭書辦道尊寓而今在那裏畫書
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家人
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
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

弟也注有些經書容日請教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箇道士走了進來衆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子裡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蘧兄令致意季恬逸接着折開同蕭金鉉諸位天申看了纔曉得是辛東之金鳥劉郭鐵筆來假土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着他道四位遠來請也請不

至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當下唱戲吃酒吃到天色將晚幸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在東花園庵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個書店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例日賒米面菜和

況吃一日要吃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又賒了百十桶紙來准備刷印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申那二百兩多銀子所剩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着吃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閑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個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正說着諸葛

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邦迎着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人跟着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着一個帶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諸葛天申道這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起上幾步扯着他跟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跟着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

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纔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纔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着是鴉背色的夾紗直綴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而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

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姓名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老教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敝府會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杜申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會府江南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仰先生

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杜慎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何得如此倒說當下坐著吃了一杯茶一同進到房裏見滿桌堆著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對的樣花黎湖哨的杜慎卿看了放在一邊忽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杜慎卿看了點一點頭道詩句是清新的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弟拙作要求先生直教杜慎卿道如不見怪小

弟也有一句作讐之言詩以氣體爲主如尊作這兩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豈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個字問桃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涼中間一句好前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又強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永冷季恬逸道先生如此談詩若與我家蕭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慎卿道蕭蕭是同宗麼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坐了一會杜慎卿辭別

了去次日杜慎卿寫個說帖來道小寓牡丹盛開薄治杯茗屈三兄到寓一談三人忙換了衣裳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着一個人三人進來同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爹就是聲播的姑岳因問老爹在這裏爲甚麼鮑延甌大笑道季相公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我父子兩

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爺到了我怎敢不來問安杜慎卿道不必說這閑話且叫人拿上酒來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抬桌子杜慎卿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時鮮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塵請談當下擺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橘酒把上酒來杜慎卿極大的酒量不甚吃菜當下舉筋讓衆人吃菜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傳杯換盞吃到午後

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猪油夾餡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拿上來衆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便叫收下去了再斟上酒來蕭金紋道金目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即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還是清談爲妙說着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笑道還是門下効勞便

走進房去拿出一隻笛子來去了錦奎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笛子吹着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延壑身邊站着拍着手唱李大白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細聽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吃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牧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大繡球好像一堆白雪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杜慎卿也頹然醉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個錦盒子打開來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

炮燁曰裏說道貪僧來替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着燁燁烔烔响起來杜愼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硝黃的烟氣還繚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脚不住告辭要去杜愼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鮑廷璽拿着燭臺送了三位出來關門進去三人回到下處恍恍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了一回隨即就是聚丹樓來討

酒賬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着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到他聚昇樓坐坐又過了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吃了早點心走到杜慎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個大腳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來季恬逸拉着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媒的沈大腳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子道有些別的事三人心裏就明白

想是要他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見杜慎卿
正在廊下閑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拿
茶來喫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
約先生寺外頑頑杜慎卿帶着這小小子同三
人步出來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慎
卿不能推辭只得坐下李恬逸見他不吃大量
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猪肚一賣雜膾拿
上酒來吃了兩杯酒衆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
強吃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衆人不好

意思因天氣尚早不大用酒搬上飯來杜慎卿
拿茶來泡了一碗飯吃了一會還吃不完遞與
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
都吃完了下樓會賬蕭金鉉道慎卿兄我們還
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
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
是巍峩又走到山頂上望着城內萬家烟火那
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碧輝煌照人眼目
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

影子徘徊了大半日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慎卿道刻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曾及那裏說的到門生上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蕭金

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舉門雉門怎麼這人朝服斬于市不爲冤枉的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担空桶歌在山上造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傅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氣一點也不差當下下了崗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

我們下處坐坐杜慎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纔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葦兄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我問知道你搬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盱貽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季葦蕭道此位先生季恬逸道這位先生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

杜十七先生諱倩字愼卿的你可知道他麼季
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
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
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愼卿陪他磕了頭起來
衆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這聽得一個人笑
着麼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吃酒過夜
季輦蕭舉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
姑老爺你怎麼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
家十七老爺我是他門下人怎麼不來姑爺你

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眞是眼前一笑皆知已不是區區陌路人一齊坐下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闊人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眞乃天上仙班今對着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慎卿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高會江南又見奇踪卓犖英姿海內都傳雅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以小杜之風流形三人之齷齪酒樓再會慎

之自命何如乃季恬逸開口猶云杜宗伯公孫其心目中祇有此二字也顚卿連曰對此等人可謂不得意之極得季蕭蕭數語不禁爲之色舞

寫雨花臺正是寫杜顚卿爾許風光必不從腐頭巾胸流出

顚卿生平一段僻性已從方正學一段議論中露出主角

儒林外史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盤桓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着杜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吃就問他這季葦兒爲人何如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揔運司荀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銀

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此裏就留他在寓處做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吃癖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次日季葦蕭同着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孝七子喝和杜慎卿道鳳洲于鱗都是鄒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

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小廝捧出茶來吃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葺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舍兄小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纔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敝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這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說着就捧上飯來正待吃飯小廝來稟道沈姆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

樓子與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脚問這位老爺杜慎卿道這是安慶季老爺因問道我托你的怎樣了沈大脚道正是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留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門着機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還多着半分今年十七歲不要說姑娘標致這姑娘有個兄弟小他一歲若是粧扮

起來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也會唱支把曲子也會串個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腳應諾去了季葦蕭道若喜納寵杜慎卿愁著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若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

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
婦人隔着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季蕙蕭又
要問只見小廝手裏拿着一個帖子走了進來
說道外面有個姓郭的撫湖人來拜杜慎卿道
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季蕙蕭接過帖子來
看了道這就是寄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
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杜
慎卿叫大小廝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
道了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府是一門三鼎甲

四代六尚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九品雜職官季先生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個才子轉眼就是一個狀元說罷袖子裏拿出一個錦盒子裏面盛着兩方圖書上寫着台印雙手遞將過來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却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

之事何人不知當下收拾酒留季葦蕭坐擺上酒來兩人談心季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道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季葦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嘈雜雜聒耳得緊又吃了幾杯酒杜慎卿微醉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個情字季葦蕭道人情無過男女方纔吾兄說非是所好杜慎卿笑道長兄難道人情只有男

女麼朋友之情更勝于男女你不看別的只有
鄂君綉被的故事據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個
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之正便
堯舜揖讓也不過如此可惜無人能解季葦蕭
道是了吾兒生平可曾遇着一個知心情人麼
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又與我同
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爲緣慳
分淺遇不着一個知已所以對月傷懷臨風灑
淚季葦蕭道要這一個還容易呵中求之杜慎

卿道舉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園中求一個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間相感于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嘆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着掉下淚來王舉蕭暗道他已經着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因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個黃冠這人

生得飄逸風流確又是個男美不是像個婦人
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女人這
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
原另有一種男美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拍着
案道只一句話說倒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
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
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却又要才的緊小弟因多
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褻
心想着相與他長兄你會會這個人看是如何

杜慎卿道你幾時去同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自己去訪着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慎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幾關傳的他知道躲開了你還是會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個紙包子裏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纔許折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慎卿笑道這也罷了當下季葦蕭走進

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個勅令二字拿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杜愼卿送了回來向大小厮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娘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纔去明早叫轎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當晚無事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薰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橋子

一直來到神樂觀將橋子落在門口自已步進
山門袖裏取去紙包來折開一看上寫到至北
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
士便是杜愼卿叫轎夫伺候着自已曲曲折折
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
一個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廠廳中間
坐着一個看陵的太監穿着蟒袍左邊一路板
櫈上坐着十幾人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
櫈上坐着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

唱取樂杜慎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個個的都看過來不見一個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在樓下坐著杜慎卿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來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

頭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鬍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敝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旂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尊府杜慎卿道便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

的爺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
士道小道就是來霞士杜慎卿吃了一驚說道
哦你就是來霞士自己心裏忍不住拿衣袖掩
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菓碟來殷
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慎卿沒
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看吃了兩杯茶起身辭
別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門問明了老爺下
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奉着寶盤粗幾
日送到門外看着上了轎子方纔進去了杜慎

卿上了轎一路忍笑不住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下處小廝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却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寓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坐下各人敘了來歷吃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廝說道一個打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正說着宗老

爺家一個小廝拿着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杜慎卿只覺得可厭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聘定擇三日內過門便忙着搬河房裏娶妾去了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慎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曾來陪房今日賀遲有罪杜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曾陪席不曾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慎卿道你這狗頭該記着一頓肥打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

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原不是像個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這就真正打了正笑着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着吃飯吃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左邊坐着戲子右邊坐着道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

卿道蓴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蓴蕭道甚麽希奇事杜慎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轎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擇一個日子撿一個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腳的都叫了來一個人做一齣戲我和蓴兄在傍邊看着記親了他們身段模樣做個暗號過幾日評他個高下出一個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

好白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頭法好麼季葺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鮑廷璽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將來老爺們酬他取了出來寫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個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着手道妙妙道士也好見個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

杜慎卿道怎麼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到席季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熱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廠又涼快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姑老爺去傳不消說了我們也要出一個知單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爹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杜慎卿道葦兄取過一個紅全帖來我念着你寫季葦蕭

取過帖來拿筆在手慎卿念道安慶季葦蕭天長杜慎卿擇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書名畫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表禮獎賞風雨無阻特此預傳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季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便商量講這些客季葦蕭拿一張紅紙鋪在面前開道宗先生

辛先生金東崖先生金禹劉先生蕭金鉉先生諸葛先生季先生郭鐵華僧官老爺來道士老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十一副帖子來料理了半日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帶了一個人挑着一擔東西兩隻鴨兩隻雞一隻鵝一方肉八色點心一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向杜慎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果然標致他姐姐着實不如他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

坐吩咐把方纔送來的雞鴨收拾出來吃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着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留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齣季蕙蕭道豈但何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留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來吃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酒上打板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纔完衆人吃得大醉然後散了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

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都是旦上畫了知字的來叩見杜少爺杜慎卿叫他們先吃了飯都裝扮起來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如穀亭子外一條板橋戲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來一路從回廊內轉去進東邊的格子

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裏娜形容當下戲子吃了飯一個個裝扮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新鮮的褶子一個個過了橋來打從亭子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窺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勒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思凡到晚上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

如同白日歌聲縹緲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店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僱了湖中打魚的舡搭了涼篷掛了燈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的時候一個個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纔散那時城門已開各自進城去了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旦葛來官第三名玉韶歌其餘共合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

官到杜愼卿寓處來見當面叩謝杜愼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上刻艷奪櫻桃四個字特爲獎賞鄭魁官別的都把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吃酒慶賀的這個吃了酒那個又來吃足吃了三四天的賀酒自此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江南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
花酒陶情之餘復多韵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使男子後庭生人天下可無婦人慎卿當道
此二句引用洪武語不倫

前寫蕭金鉉三人此又接寫宗子相郭鍼筆
生不願見貴人今不幸見女世所謂不得人
意者此類是也想見慎卿胸中作惡之甚

明季花案是一部板橋雜記湖亭大會又是

一部燕蘭小譜

儒林外史第三十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效勞杜慎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客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

過還該尋個生意纔好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效老爺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

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
我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着
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
中中了那里沒有使喚處我却要留着做這一
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
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却不可說是
我說的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
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其是七大房
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

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親官家裏還是祖宗去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獃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

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帮著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去先投奔一个人鮑廷璽道却又投那一个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

接過我的賊去與老太太做生日潁州府太老
爺門下也曾見過杜慎卿道這就是得狠了如
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舅子是個
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
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
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合了王舅子這奴
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說
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
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

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摠不要在他跟前說摠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効了兩個月勞到七月盡間天氣凉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裏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

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
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
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襴腳下大紅
紬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鬍鬚就如
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
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
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
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
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

那裏韋四太爺道賤妹韋敬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村狀元府裏去的看村少爺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个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點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有時着些姑娘氣少卿

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旭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幸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潁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旭聽了更加敬重當同吃了飯幸四太爺上轎鮑旭又催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幸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走進府裏去罷鮑旭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小爺幸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

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去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幸四太爺道托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着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盒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茶四太爺從廳後一个走

巷內曲曲折折走進去纔到一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廳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客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當請華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窓櫺外華四太爺坐下問道婁翁尚在僉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

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纔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是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和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蓄積家裏置些產業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賬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並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

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里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樣纔吃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接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過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與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與老伯見他還不起與老伯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

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幸四太爺歎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慎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正說着家人王胡子手裏拿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窓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胡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拿的甚麼東西王胡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纔回來家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

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王鬍子說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老爺指舉過的歷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看賣喜歡這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纔在路上遇見的王鬍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提手提腳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

寬濶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腳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冕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爺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

今日纔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
少卿道方纔我家人王鬍子說我家太老爺極
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
自有道理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
坐萃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躇道還
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去
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加爵應諾去了少刻請
了一個大眼暗黃鬍子的人來頭戴氈笠帽身
穿大湖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

作揖坐下問了韋四太爺姓名韋四太爺說了
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
在杜少爺門下曉生畧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
約在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吃藥如
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問了回來道婁太爺
吃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
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
友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韋四太爺首席張
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

酒來吃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已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觔一個的竹蓆都剝出來膾了蓆眾人吃着章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請自然着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闖不曾讀過甚麼醫書都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纔曉得書是該念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着書做了文章就拿來給杜少爺

看少爺在常熟個批語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吃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醫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了王鬍子又拿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酌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

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爵子應諾去了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吃半夜今日也要盡醉纔好韋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餚饌是精極的了只是這酒是市賈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罈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還在杜少卿道小姪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罈酒等我做了官

回來同你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眞正該不知道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來着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房舉動的人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罈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了邵老丫想

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着韋四太爺同吃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醪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攙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爺不要吃杜少爺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了拿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廝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罈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

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饅頭百出一杯來那酒和油傾一般堆在杯子裏聞着噴鼻香韋四太爺道有趣這個不是別樣吃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攪一攪方可吃得今日已是吃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吃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吃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說罷教加爵拿澄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着韋四

太爺歇宿杜少卿候着章四太爺睡下方纔進去了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鰲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着王鰲子問加爵道章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鰲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裏太爺房裏看着弄藥王鰲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叫化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為甚麼養在

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待
那小厮道王叔你還說這話裏婁太爺吃的粥
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
還要自己看過了纔送與婁太爺吃人參餚子自
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煨人參藥是不消說
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
自送人參與他吃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慈少爺
一頭罵說着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進去說
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

那小廝道你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
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那小廝
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
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支會做的熱鬧臧三
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這客慎卿在南
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巷老伯在這
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
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着我和你說話縣裏
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

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爲甚麼不先來拜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運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臧三爺道正是爲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

你做陪客王老師纔肯到他家來特爲要會你
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
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
爺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
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不過
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着我叫他把夔做
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
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
東西吃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頑拉着就

走臧三爺道站着你亂怎的這葦老先生不曾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廝拿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個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荼先叫小廝拿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葦四太爺迎着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葦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麥斯是小姪這學裏趨楚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葦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

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爹爺又問道位尊姓鮑延璽道在下姓鮑方纔從南京回來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曾認得甘上的慎卿先生鮑延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當下吃了早飯章四太爺就叫把道館酒拿出來兌上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在桂花樹邊把酒鐳頭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熱了張俊民領着小廝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抬到當內大家坐下又偷的一席新鮮菜

杜少卿叫小廝拿出一個金杯子來又是四個
玉杯連子裏面出酒來吃荀太爺捧着金杯
吃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吃了半日王胡子領
着四個小廝抬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
麼王胡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的
秋衣一箱子纔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
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慎卿道放在這里等
我吃完了酒查纔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
來王胡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

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里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纔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拿了工錢家去不想到有這一雙把錢都還了柴米店里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漫漫做着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

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錢够還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是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貨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得二十多兩銀子王德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一摠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却不可

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去吃酒賭錢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帮你的楊裁縫同王鬍子抬着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韋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眞是難得鮑廷璽吐着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吃了一天酒減三爺酒量小吃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韋四太爺這幾個直吃到三更把一鍾酒都吃完了方纔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輕財好士一鄉多濟友朋

月地花天四海交聞豪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慎卿少卿俱是豪華公子然兩人自是不同慎卿純是一團慷爽氣少卿却是一個歹串皮一副筆墨却能分毫不犯如此

婁太爺是暗要韋太爺是明吃至裁縫王瞎子各各有算計少卿之法世情惡薄形容盡致

体外史第三十一回

儒林外史

杜少卿平居豪傑　婁煥文臨居遺言

話說衆人吃酒散了，直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纔起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各家走走，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臧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僱了轎夫，拿了一雙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

親自送在韋四太爺房裏說道先君拜盟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這一個玉杯送老伯帶去吃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着如看見先君的一般韋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着又吃了一壺酒吃了飯杜少卿拉着鮑廷璽陪着送到城外在轎前作了揖韋四太爺去了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他孫子回

去只留着兒子在這裏伏侍杜少卿應了心裏想着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圩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要稟明少爺纔敢去賣的賤了又惹少爺罵小的杜少卿道那個罵你你快些去賣我等着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

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
百的白白的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
卿道你看見我白把銀子給那個用的你要賺
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快些替我去王鬍子道
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
你的事有指望了而今我到圩里去賣田賣了
田回來替你定主意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
一千幾百兩銀子拿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
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

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畫字去了二三十兩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這銀子在這裏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道那個耐煩你算這些兌罷賬既拿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杜少卿收了這銀子隨即叫了妻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明日要回去他若應道是老爺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着不要

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拿着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着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着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杜少卿送了回來一個鄉里人在廳廳上站着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

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杜少卿道本家句向那個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

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金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些罷也要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你用完了再來與你說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着去了門上拿了兩付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吃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恭恭敬敬奉

坐請酒席間說了些閑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奉着走過席來作了一個揖把酒遞與杜少卿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我有一句話奉求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丟在桌上跪下去拉着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是怎說臧蓼齋道你吃我這杯酒應允我的話我纔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着拉他起來臧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我有甚麼不應允

臧夔齋道你吃了這杯酒杜少卿道我就吃了這杯酒臧夔齋道候你乾了站起來坐下杜少卿道你有甚話說罷臧夔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日替人買着買了一個秀才宗師有人在這里攪這個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後來他又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

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我將來漫漫的還你你方纔已是依了杜少卿道咫我當你說甚麼話原來是這個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麼要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鮑廷璽拍着手道好爽快好爽快拿大杯來再吃幾杯當下拿大杯來吃酒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定要這廝生做甚麼臧蓼齋道你

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
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
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洒鐵打人像你這樣
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你一
個月豆腐吃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
下流無恥極矣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
老爺都該罰一杯當夜席散天早叫王胡子送
了這一箱銀子去王胡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
錢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吃麵遇着張俊民在那

裏吃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拿上麵來吃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托你王鬍子道甚麼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托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托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子搖手道

這事其總沒中用我家少爺從不曾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歡喜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着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王鬍子道我

那個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人家將來進了學穿戴着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一齊出來王賴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着實感激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杜少卿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跑了來倒熱

了鶚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益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益了考棚白白便益衆人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衆人誰敢不依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鶚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這學裡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王鶚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

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考鬍子道他是個冒籍不敢考杜少卿道你和他說叫他去考若有廩生多話你就向那廩生說是我叫他去考的王鬍子道是了應諾了去這幾日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卿道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忽一日臧三爺走來立着說道你曉得有個新閘縣裏王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門縣裏人都說他走個混賬官不肯借房子給他

住在那裏急的要死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
蓼齋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
要討沒臉面那個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
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廝叫王鬍子來
向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
稟王老爺說五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
裏住他要房子甚急你去王鬍子連忙去了臧
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爲甚麼自
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

姓要問他不要把你花園都折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強盜也是沒有人家來我家的房子這個老哥放心至于這王公他所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房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你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

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官求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剛你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三爺道今日有事明日我

和你去罷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着王翻子飛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和臧蓼齋迎了出去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也在此杜少卿道老父臺些小之事不足介意況齋原是空閑竟請搬過來便了臧蓼齋道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

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杜少卿留下臧蓼齋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蓼齋帶着銀子去了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你的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着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子你今晚開口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着

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入席坐下席間談這許多事故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薪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吃吃一個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薪片也做不來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罷門下明日告辭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曾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不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

道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口氣家裏有個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纔可以回家養活母親杜少卿道你一個梨園中的人却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這就可敬的狠了我怎麽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銀子鮑廷璽看見王玉翁子王玉翁子站在底下把眼望着王玉翁子王玉翁子走上來道

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里沒有這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起幾個猴子來你再跳杜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來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我這裏太爺病重要料理他的光景我好打發你回去當晚臧張二人都替杜少卿的慷慨吃罷散了自此之後

婁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婁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着只望病好而今看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一日不曾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婁太爺道你又欺了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話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用不着是不好帶去了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衣

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婁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家兒子孫子我這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床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

但是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却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人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麼好人你也要照顧他若管家王鬍子就更壞了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

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吃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祖公慎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吃苦你眼裏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裡去或者還過得你知已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僱了兩班腳子擡妻太爺

過南京到衙紅鎮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來付與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三日送婁太爺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遊江北江南不見英賢豪傑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少鳳全沒一分許較可爲艱難締造者一哭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就沒有人勸他越發放着胆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叉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娶到南京

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着他總不肯
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贖當
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
京會過盧家表姪壽定了房子再來接你當下
收拾了行李帶着王嬸子同小廝加爵過江王
嬸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
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
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
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

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廝拏出火腿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諱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是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

爪雙眸炯炯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叟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遲先生叫華士在家好好坐着便同少卿步了出來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里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个寫道應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遽駭夫同選杜少卿道這遽駭夫是南昌遽太守之孫是我般世兄既在此我何不進去會會

他便同遲先生進去蘧駔夫出來敘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敘禮問先生貴姓蘧駔夫道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壇領袖小弟雖恨相見之晚奚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臺上伏着一个人在那里看詩指着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个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放着一把白紙詩扇蘧駔夫打開一

看款上寫着蘭江先生遽駭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抬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着遲衡山道我每日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當下走過淮泰橋遲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租了住着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个進房一个抑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劵巷盧

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留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衡山也在這里宿了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里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着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令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胆不

似這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楊的季先生久仰久仰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纔去了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道揮金如土爲甚麼躲在家里用不拿來這里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里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隣居把賤內

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个自然須臾盧家擺出飯來留季葦蕭同喫喫飯中間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纔喫完了飯便是馬純上遶駘夫景蘭江來拜會着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

這幾个人又是郭鉄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話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鉄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吃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攏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

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遽駭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申籍金鉉郭鉄筆來霞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隣居拜往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厨先到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爺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个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着到上晝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攔看水或啜茗閒

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着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忍笑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里來王太太見杜娘子着寔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內打渾說笑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吃了半夜酒各

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着燈籠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个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着厨子挑了酒盒借清涼山一个姚園這姚園是个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坐籬門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

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个八角亭子席擺在
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
景致一邊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
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墻來十分好看坐了
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
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拏在手內趁着這
春光融融和氣習習弄在欄杆上留連痛飲這
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園門
一手拏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岡子上走了

一里多路背後三四个婦女嘻嘻笑笑跟着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杜少卿夫婦兩个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个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里坐着說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于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煩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約

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侄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去華士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纔關了門又聽得打的門响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舉眼一看見婁煥文的孫子穿着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爺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製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

鎮去了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帳帳而返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拏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嘆息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纔如此尊重報答他爲人須像這个老人家方爲不愧杜少卿又拏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

子買地安葬婁太爺婁家一門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方纔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个差官同天長縣的一个門斗拿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囘他不在家他住在飯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正疑惑間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折開過的

杜少卿拿出來看只見上寫道巡撫部院李爲
舉荐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
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
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郎敦請該生郎日
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
速速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
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
如此厚意我郎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留差
官喫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門斗也給

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个小廝上船往安慶去了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了幾日纔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里開門請進去請到書房里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杜少卿道小侄菲才寡學

大人誤採虛名恐其有玷薦牘李大人道不必
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
侄豈不知但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
病還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
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要薦的杜少卿就不
敢再說了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拿出許多詩
文來請教次日辭別出來他這番盤程帶少了
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
錢去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

着一路又遇了逆風走了四五天纔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真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剩了五个錢杜少卿算計要拿衣服去當心里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着吃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買了三个燒餅到要六个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个道士在面前走過去杜少卿不曾認得清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爺你怎麼在這里杜少卿笑道原來是

來霞兄你且坐下吃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麼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燕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里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个朋友回來從這里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頭頭去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里道士走了出來問那里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

元府里杜少老爺道士聽了着實恭敬請坐拜
茶杜少卿看見墻上貼着一个斗方一首識舟
亭懷古的詩上寫霞士道兄教正下寫燕里韋
閎思玄稿杜少卿道這是滁州烏衣鎮韋四太
爺的詩他幾時在這里的道士道韋四太爺現
在樓上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
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韋四太爺天
長杜少老爺來了韋四太爺答應道是那个要
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老伯小侄在此韋

四太爺兩手抹着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敘敘濶懷你倒底從那裏來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个錢方纔還喫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潮無辈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个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着喫酒我因有教的一个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

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
這里喫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給你去
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
喫到下午看着江里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
的定風旗漸漸轉動韋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
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
了下去返照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
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侄告辭老伯下
船去韋四太爺拿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同

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
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上岸去了杜少卿在
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
扯起篷來乘着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
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
接着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
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次日便到北門橋去
拜莊紹光先生那里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
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纔得來家杜少卿

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着喫飯遲衡山閒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个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却全然不會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徽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徽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遲衡山又

在房裏拿出一个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个賢人是吳泰伯邦並不曾有個端祠邪文昌嶽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表了个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應出多少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

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
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
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
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遲衡山捲
起收了又坐着閑談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
稟道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裡要見少爺請少
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
有分教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廉兩省名流重
修禮樂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一

杜少卿乃豪蕩自喜之人似乎不與遲衡山同氣昧然一見衡山便互相傾倒可知有真性情者亦不必定在氣味之相投也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無瑕爲貴而有瑕正見其爲真玉夫子謂古之民有三疾又以愚魯辟咳目四子可見人不患其有毛病但問其有何如之毛病

識舟亭遇見來霞士又遇見莘思元令觀者耳目爲之一快子美云途窮仗友生人不親

歷此等境界不知此中之苦亦不知此中之
趣想作者學太史公讀書遍歷天下名山大
川然後具此種胸襟能寫出此種境況也
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个大結束凡作一部
大書如匠石之營宮室必先具結搆于胸中
孰爲廳堂孰爲卧室孰爲書齋灶廐一一布
置停當然後可以興工此書之祭泰伯祠是
宮室中之廳堂也從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
士寫到虞博士是其結穴處故祭泰伯祠亦

是其結穴處聳如秋山導江至敷淺原是大總滙處以下又迤邐而入于海書中之有泰伯祠猶之乎江漢之有敷淺原也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裡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裏上去當下小廝在下浮橋僱了一

隻涼蓬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拿手帕包了頭睡在床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小廝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裝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獃放着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喫酒好不快活爲甚麼要送我到京裡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裡京裡又冷你身子又弱

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
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
少爺杜少卿叫兩个小廝攙扶着做个十分有
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
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
朝廷大典李大人當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
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杜少卿道治
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
父臺代我懇辭袖子裡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

知縣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到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裡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杜少

卿因托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曾出來這日誠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坐的客是馬純上遽毓夫季葺蕭都在那里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個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個是采石余夔字和聲是兩個少年名士這兩人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個叫余美人一個叫蕭姑娘兩位會了衆人作揖坐下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

小坐淮清橋有一个姓錢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頭頭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晏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遲衡山道是那位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六老爺到了薛鄉紳迎

了出去高老先紗帽蟒衣進來與眾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尚不曾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表八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遠二人馬純上道書坊里選歷程科要持運的便是晚生兩个余表八道這位遽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遽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纔問到遲先生遲衡山道賤姓遲字衡山亭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

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高老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哭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里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个前輩却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纔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得來高老先生道没趣没趣今日滿座欠雅矣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个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

事我還不愛我只愛虢夫家的雙紅姐說着還
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个美人所以
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
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曾會着聽見他那言論丰
采倒底是个正經人若曾着我少不得着寔請
教他可惜已去世了遠虢夫道我婁家表叔那
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葦蕭道虢兄這是
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弟兄只怕更勝于令表
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

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韓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里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却不會尋一个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个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个歹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

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歇話這些話是敎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眞意的上司不喜歡把个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哭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个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美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館哭酒手裡拿着一个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住常

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當下又喫了一會酒話了些閑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才高

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反今難得的一个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有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个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喫余和聲道我們兩个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次日杜少卿纔起來坐在河房里隣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桌子在河房里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

崖指着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棗是甚麼羊棗郎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喫杜少卿笑道古人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正說着遲衡山馬純上蘧駪夫蕭柏泉季葹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羣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駪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

个頭巾店做生意小厮奉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喫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个自然且閒談着運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单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運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編覽諸儒之

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郎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裡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个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遲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鷄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麽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麽別的說遲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杜

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个做官的念頭在心裡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个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个前人也不曾說過蘧駪夫道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道據小弟看來漆消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季葬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桃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呆

蘭贈勺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郊邊醍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厮捧出酒來當下擺齊酒觴八位坐下小飲季蕈蕭多喫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眞是絶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个三十多歲的老婆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个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杜少卿道蕈兄豈不聞婁子云今雖老而

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
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个人占
了幾个婦人天下必有幾个無妻之客小弟爲
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
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
人或者也少幾个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相
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嘆息
道宰相若皆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當下
喫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離別去了過了幾日

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着遲衡山道那泰伯祠的事已有个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个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个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个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是他家了兩人

走進大門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都閉戶著書不肯志交一人這日聽見是這兩个人來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綹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都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

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邦也辭的爽
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
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
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裡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
道小弟爲泰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
畧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裡
拿出一个本子來遞了過去莊紹光接過從頭
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效
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

兩月便回那時我們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里去莊紹光道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荐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尚候早回遲衡山叫將廊抄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丁寫道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奉聖旨莊尚志著來京引見欽此兩人看

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距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出來兩人去了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的聞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教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為老榮子之妻所笑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个小廝脚子挑了一担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

去了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僱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李家驛住了車子喫茶這日天色未晚僱着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晴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响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廝揀了一間房把行李打開鋪在炕上拿水來喫着只聽得門外騾鈴亂响

來了一起銀銷有百十个牲口內中一个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个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鬍鬚頭戴一頂毡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弹弓一張脚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將銀銷搬入店內牲口赶到槽上拌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

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
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
孫叨任守備之職做友姓蕭字昊軒成都府人
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并赴
召進京的緣故蕭昊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
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
極道其傾倒之意莊紹光見蕭昊軒氣宇軒昂
不同流俗也就着意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
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

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个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响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昊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响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个不留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昊軒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送將彈弓拿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个

彈丸拿在手裡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着空濶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裡打得粉粹莊紹光看了嘖嘆不已連那店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昊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喫了夜飯住下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騶夫腳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廝拴束行李會了賬一同

前行一羣人衆行了有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裡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騾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个騾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蕭昊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裡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馬上只聽得一枝响箭飛了出來响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裡奔出來蕭昊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剌一聲那條弓弦迸爲兩段那响馬賊數十人

齊聲打了一个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
馬頭便跑那些騾夫脚子一个个爬伏在地儘
着响馬賊赶着百十个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
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裡半日也說不出話來
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
蕭昊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
上跑跑到一个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
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个店裡
蕭昊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

線的老爺的弓絃必是他昨晚弄壞了蕭昊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扳下一綹登時把弓絃續好飛馬回來遇着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昊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着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些賊人一个个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提回大路會着莊

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贊嘆了一會同走了半天莊紹光行李輕便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个人騎了騾子來遇着車子問車裡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侍讀是魯編修一流人物故有魯編修之怪婁氏弟兄即有高侍讀之怪杜少卿何嘗物之不同類者每不能相容也然編修之怪婁氏語和尚平侍讀之怪少卿語太激烈矣以少卿較之二婁似少卿之鋒鋩太露故其受怪又加于二婁一等昌黎謂小得意則小怪之大得意則大怪之蓋不獨文章爲然矣說經一段是眞學問不可作稗官草草讀之寫莊紹光風流儒雅高出諸人一等筆墨之

高潔難從不知者索解遇晌馬一段縱橫出沒極文字之奇觀昔人謂左傳最善敘戰功此書應是不愧最妙在紹光纔說有可無弭盜安民之法及乎親身遇盜幾乎魄散魂飛藏身無地可見書生紙上空談未可認爲經濟此作者皮裏陽秋眞難從不知者索解也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

儒林外史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曾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遥便是一个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裡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同來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着徵辟的

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彰儀門遇着驟轎車了一路問來果然問着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裡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沒有只有京師一个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手正要

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尚要訪他文集況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問的出來莊徵君道小弟堅卧白門原無心于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中得見先生眞是快事但是我兩人纔得相逢就要分手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里權住一宵和你連床談談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个

極講求學問的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祖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爲主先生如何貴府便道在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着徐侍郎

道先生途路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義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荐之莊尚志着于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

大典欽此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罷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着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裡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墜捧出金爐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着天子陞了寶座一个个嵩呼舞蹈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

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个駝寶旛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服出來會着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陞殿真乃曠典先生要在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个抄的上諭來莊尚志着于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

別過在朝房候着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个太監牽着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着兩个太監跪着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个太監籠着韁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个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尚志進殿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托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

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徵君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衷一點疼痛着實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敷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于古而不戾于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着

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个蝎子莊徵君笑道臧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矣日起來焚香盥手自己揲了一个蓍筮得天山遯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个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前京來的莊

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墻以爲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況太保公屢主禮闈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个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尚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尚志果係出羣之才

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進士出身
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
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嘆息了一回隨敎大學
士傳旨莊尚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
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尚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
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
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
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
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着宿頭只得走

小路到一个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間草房里面點着一盞燈一个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里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着房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着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个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里客官却在那里住況你又有車子如何拿得進來莊徵

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
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只等只有同我一
床睡莊徵君道也好當下走進屋里見那老婦
人屍首直殭殭停着傍邊一張土炕莊徵君舖
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
在炕里邊莊徵君在炕外睡下睡來覆去睡不
着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
君赫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
竟有一个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

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里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頓着腳白蹬着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屁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里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

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里只橫着兩个屍首莊徵君感傷道這兩个老人家就窮苦到這个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殮葬他誰人殮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个市井莊徵君拏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催了些人抬到這里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拿出錢來買買了看着掩埋了這兩个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

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酒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徵君莊徵君別了臺兒庄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早纔上了江船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轎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

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眞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徽辟今日回來留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莊徽君笑道徽辟大典怎麽說不屑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卧烟霞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麽莊徽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說罷這一位作揖上去了又做

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卽是
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
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
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
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着銀子拏了
回去莊徵君遇着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
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
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挑着行李步
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

三个月少則兩个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
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次早起來纔
洗了臉小廝進來稟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
徵君出去會纔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
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
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脫了靴又穿莊徵
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
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里和這些人纏我
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當下商議料理和娘

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這湖是極寬濶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鷄鳴寺那湖中菱藕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日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書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敞看着湖光山色眞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

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
飛也飛不過來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
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
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
把尊壺揹了清涼山去看花閑着無事又斟酌
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
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莊
徵君在湖中着寔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
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

去邪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
逸間一別渴想到今今日怎的到這里盧信侯
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里你原來在這
里做神仙令我找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絶
遠頭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
再來就要迷路了當下備酒同飲吃到三更時
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里發了幾
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拏了
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

一个小厮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麽事那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里說這人有武勇所以發兵來拿他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爺這里所以來要這个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監走了都在我那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

甚麼說我便告辭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个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盧信侯投監去了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托朝裡大老從部里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留在花園住下過兩日又有兩个人

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遯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要所訂說泰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間遲衡山約同馬純上蘧駪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里商議祭泰伯祠之事眾人道却是尋那一位做个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个

大聖人須得是个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
如今必須尋這一个人做入道是那一位遲衡
山疊着指頭說出這个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
教千流萬派同歸黃河之源玉振金聲盡入黃
鍾之管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莊紹光是極有學問的人然却有幾分做作
何以知其有學問如向盧信侯所說數語非
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必不能領畧至此此等
學問書中惟有虞博士庶幾能之若杜少卿

尚見不及此是以莊紹光斷斷推爲書中之
第二人何以知其有做作如見徐侍郎居然
不以門生禮自處回復大學士其言似傲而
實恭正如鴻門宴上樊噲嗔讓項羽而羽不
怒者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又如盧信侯被
逮紹光作書致京師要人以解釋之此豈湖
中高士之所爲余故曰郡有幾分做作此作
者以龍門妙筆旁見側出以寫之所謂領上
白雲只自怡悅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後世矣

常熟縣眞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个鄉村叫做鱗絞鎮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里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他兒子不曾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尚無子嗣夫婦

兩个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着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个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里六歲上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寓主是是相得致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

虞博士托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
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
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
當下寫了自已祁連的名帖到書房里來拜就
帶着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
自此總在祁家教書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
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文詩詞天下第一虞
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着他學詩文祁太公
道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學這些詩文無益須

要學兩件壽飯喫吃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爲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裡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又過了兩

年祁太公說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的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个仍舊借住在祁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催了一个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

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好起來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裡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裡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裏歡喜道好了今年多些過家

裡過着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个一定不必管他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个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裡舒暢又走到一个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裡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忽見

那邊岸上一个人跳下河里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着問他因甚尋這短見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裡莊農人家替人家做着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剝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裡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麽不如尋个死路虞博士道這是你

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里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着做幾个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隣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帮你去殯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裡拿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着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綬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到

冬底生了个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因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做了五六年的館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處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里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眞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隲就像耳桑裡纔只是自己曉得別人

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里還是
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當下
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
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祁太公便同
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祁
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托祁太公打發報
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
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曾
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

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
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衙門裡同事有一位姓
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爲
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直
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存一个人尤資深道
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
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微倖之事我也不敢當況
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
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

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爵回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荐不是眞心辭官又不是眞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个姓嚴的管家跟着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

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閑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圞着强如做个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

位王老先生托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衙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裡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个武書虞博士出去會着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韓書的只見

人叢裡走出一个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行孝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到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

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着少卿學詩處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滋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里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里處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的他在湖中住着麼武書道他就住在湖裡他却輕易不會人處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个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寫兩扁

念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个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入學門生又是入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裡來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憲了來請教老師

虞博士道是兒年兒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客曰細細捧讀令堂可曾旌表過了歷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个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兒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郎傳書辦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里出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

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會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着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會收虞博士的祖父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称虞博士爲世叔彼此敘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會會着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侄和他說去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着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

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他便知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為性命之交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

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个了頭來自此孺人纔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床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輔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

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携蹻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姪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說着又走進兩个人來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一个姓儲叫做儲信一个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吃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个生日收

他幾分禮過春天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个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吃酒杜少卿也笑了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裏說他家有个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了个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托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為

說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裡如你的才情你
拏去做做因在袖裏拿出一个節略來遞與杜
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
帶去家人拏了銀子出來又稟道湯相公來了
虞博士道請到這裡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
家小廝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个
表侄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托他住着
他所以來看看我說着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
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

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折蔑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裡也要吃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順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里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着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

卿是甚麼的相與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个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个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着專好非流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設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儲信道這也罷了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个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

有限恐怕懷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里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不不要錢又好處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氣常人在我這裡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侄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應天府送下一个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裡進來稟過間老爺將他鎖

在那裡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生姓端是个鄉裡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寃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裡每日同他一桌吃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辨明白了這些寃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寃枉我原該替你辨白那監生道辨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

初來收帖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帖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个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囘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閑話那監生辭別去了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進均馬靜季在遵來旬門生武書余

喪世侄杜議同頓首拜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

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畢竟這幾个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純用正筆直筆不用一旁筆曲筆是以文字無階坂陵駕處然細想此篇最難措筆處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純正無疵如太羹元酒雖有易牙無從施其烹飪之巧故古人云畫鬼易畫人物難

盖人物乃人所共見不容絲毫假借于其間
非如鬼怪可以任意增減也嘗謂太史公一
生好奇如程嬰立趙孤諸事不知見自何書
極力點綴句句欲活及作夏本紀亦不得不
恭恭敬敬將尚書錄入非子長之才長于寫
秦漢短于寫三代正是其量體裁衣相題立
格有不得不如此者耳

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特來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个賢者主祭方爲不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个議論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

一宿以便行禮虞博士應諾了拿茶與衆位喫喫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怕好散縣來了一个散友便請出臧茶與衆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覩盛典說罷作別去了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萑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遽來旬余婁盧德虞感祁諸葛祐吳本蕙郭鐵筆蕭鼎儲伊昭季

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茶一齊出了南門隨
即莊尚志也到了衆人看那泰伯祠時幾十層
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
去一个大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
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着從祀歷代先賢神
位中間是五間大殿殿上泰伯神位面前供桌
香爐燭臺殿後又一个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
傍一邊三間書房衆人進了大門見高懸着金
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着東

廊一路走過大殿抬頭看樓上懸着金字一匾習禮樓三个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山同馬靜武書遠來旬開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麾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帨金爻福鮑延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舊的司鼓鼓的司柷的司敔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篇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柷六六三十六个

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酒罷交與這些孩子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吃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

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麈請臧荼先生司祝請季萼先生辛東之先生余殷先生司尊請蘧來旬先生盧德先生奠感神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蕙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請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

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
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着大贊金東崖先生將
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
大福鮑廷璽兩人領着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
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柷的司敔的司笙的
司鏞的司籥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
十六个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金東崖
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着金東崖站定贊道
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

于裏金東崖贊排班司麈的武舊引着司尊的
李崔卒東之余夔司玉的遼來何盧德虞感祁
司吊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
墀東邊引司祝的臧茶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
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李恬逸金寓劉
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舊揉了麈也立
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
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徽各捧香爐向門
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

了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在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請香案前香案上一个沈香筒裏邊插着許多紅旂杜儀抽一枝紅旂在手上有奏樂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迴跪升香灌地拜興拜興拜興

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旂來樂止金東崖贊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着堂上的樂工奏起樂來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个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主祭的虞博士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季崔司玉的遶來旬司帛的諸葛祐一路向走引着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爵的蕭鼎司饌的季恬逸引着主祭的從兩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

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于香案左右
季崔捧着尊遽來旬捧着玉諸葛祐捧着帛立
在左邊蕭鼎捧着稷季恬逸捧着餕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
酒季崔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
遽來旬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
諸葛祐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
蕭鼎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餕季
恬逸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

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
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
起來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
舞已畢金東崖贊堦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祝
茶跪在祝板前將祝文讀了金東崖贊遲班遲
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崔邊來旬諸
葛祐蕭鼎季恬逸引導主祭的虞南士從西邊
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
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亞獻禮虞華士又走進殿

襲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壺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憲一路同走引着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樓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劉引着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着尊盧德捧着玉景本憲

捧着帛立在左邊儲信捧着穀金寓劉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莊徵君跪干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玉盧德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帛景本慧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穀儲信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各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二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

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翻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盧德景本慧儲信金寓劉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

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余夔司
玉的虞感祁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着終
獻的從上面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照司饌
的宗姬引着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
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渥均杜儀立于香案
左右余夔捧着尊虞感祁捧着玉郭鐵筆捧着
帛立在左邊伊昭捧着稷宗姬捧着饌立在右
邊渥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渥均
贊獻酒余夔跪着酒與馬二先生獻上去渥均

贊獻玉虞感祁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
均贊獻鳥郭鐵筆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
贊獻稷伊昭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
贊獻饌宗姬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獻畢
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
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籥翟齊
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
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祁郭鐵筆伊昭

宗姬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的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金東崖贊撤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上有金奏二字當下

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上引了虞博士奏着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旂來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

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衆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着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俏舞的三十六个孩子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祝的臧茶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暹均杜儀共二位司麾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夔共二位司玉的遠來向

盧德虞感祁共三位司帛的諸葛佑景本蕙郭
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照共三位司
饌的孝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延
璽二人領着司求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
一人司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祝的一人
司敔的一人司笙的一人司鏞的一人司簫的
一人司鍾鎛的司編磬的一人扣舟舞的孩子
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六人當下厨役開剝
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饈饌菜蔬都整治

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衆人吃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這裏衆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携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衆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歡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着出來看衆人都歡喜

一齊進城去了又過了幾日李萑蕭鼎辛東之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楊州去了馬純上同遽駰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殘茶又和一个人坐在那里遽駰夫一見就跳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婁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彼此作了揖張鐵臂見遽駰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吃了茶說了一會辭別的話馬純上遽駰夫辭了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遽駰

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杜少
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敝縣天長住蘧駔夫
笑看把他本來叫做張鉄臂在浙江做的這些
事畧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
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兩人別過自去
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
叫做張鉄臂麼張鉄臂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
个名字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
問了張鉄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

日拉着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个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就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着武書走了來杜少卿道正宇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里武書道前日監襄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

麼奇事武書道這一回朝庭本自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腳認眞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一篇經文有个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了去告出來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天幸遇着虞老師值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

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個是你方才上堂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个呆乱發窓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里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耻他沒來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

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却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个了頭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曾要他一个錢白白把了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了頭出去要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了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

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把他薦在一个知縣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當下留武書吃飯武書辭了出去纔走到利涉橋過見一个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絛腳下芒鞋身上揹着行李花白鬍鬚憔悴衲襖那人丟下行李

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別
又是三年一向在那里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
武書道請在茶館裏坐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
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編天下從前有
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
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
爲僧去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
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
安府裏有一个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

先生的同年如今托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
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幫助些須那
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里去見那國子監的官
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
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
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
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會了
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
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

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杜少卿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罷留下行李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

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來陪着郭孝子武
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
這个容易郭先生在我這里坐着我和正字去
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用勞用力不解
虞窟之中違水遠山又入蘢叢之境里竟後事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孫通曹褒之手
覺集賢學士蕭嵩輩極力爲之不過如此堂
哉皇哉侯其禋而

內中司事的人一一皆閱者之所爛熟布局之妙莫與京矣

本書至此卷是一大結束名之曰儒林蓋爲文人學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學士不爲少矣前乎此如鶯脰湖一會是一小結束西湖上詩會是又一小結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後臻于泰山豐之作樂蓋八音繁會之時以後則慢聲變調而已

儒林外史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讐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吃酒飯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个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麼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拿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杜少卿接

了同武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个人也寫了一封書子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武書也來陪着吃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着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通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个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吃

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方才回去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亭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去年纔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个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帶着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

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金五十兩差一
个老年的差人自已取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
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已的名字尤扶徐用了
一顆同官縣的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拿
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過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
都要用一个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
來見我差人應諾了那婦人叩謝領着去了將
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
的文章一个个都悲傷這婦人也有十兩的也

有八兩的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是菩薩這个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着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裏坐下即刻擺出飯來正談着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

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纔得回來但要屈
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況先生
此去往成都我有个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
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
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
貴治若有甚麼蕃堂送我去住兩天罷尤公道
菴雖有也窄我這裏有个海月禪林那和尚是
个善知識送先生到那里去住罷便吩咐衙役
把郭老爺的行李搬着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

和尚說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倒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到大門外方才進去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堂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茶那衙役自回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今却往成都是做甚麼事郭孝子見老和尚清臞面貌頗

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告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个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抬兩隻缸在丹墀里一口缸內放着一个梨每缸挑上幾担水拿杠子把梨搥碎了擊雲叔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郭孝子見了點頭嘆息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吃

過酒拿出伍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昊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餘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去尋着他凡事可以商議那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了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着了尊大人是必

寄個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才回去郭孝子自肩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个地方天色將晚望不着一个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着一个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爺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着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在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却喜山凹里推出

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个樹林中只見勞面起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个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在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

坑里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那到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里扒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業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吃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子扒上樹去又心里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裹腳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過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个東西來

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个甚麽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里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見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个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昌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扑離郭孝子只得

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到天明時候有幾个獵户手裏拿着鳥鎗叉棍來看見這兩个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户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

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
龍衆獵户拿出些乾粮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
子吃了一飽衆獵户替郭孝子拿了行李送了
五六里路衆獵户辭別回去郭孝子自己背了
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个小巷裏
借住那巷裡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素飯來同
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正吃着中間只見
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
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

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吃完了飯收過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着一个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却生在耳後那異獸名爲顯九任你堅冰凍厚幾尺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的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

著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水凍的支稜著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着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着半里路前只見一个人走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郭孝子就立住了腳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个人把那人行李拏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着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那樹上吊的是个女

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
一片大紅猩猩毡做个舌頭拖着脚底下埋着
一个缸缸里頭坐着一个人那人見郭孝子走
到跟前從缸里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
不敢下手便又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
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
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帮襯你這救命死鬼的
是你甚麽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
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家在那里住我到你家去

和你說那人把渾家腦後一个轉珠繩子解了放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綰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鉄也拏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着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當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着烹出一壺茶

郭孝子道你不過矩路營生爲甚麽做這許多惡事賺殺了人的性命這个却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个田地越發可憐

的狠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个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水名耐夫妻兩个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纔做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說着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吃着飯向他說道你既有

胆子擺路你自然還有些武熟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那不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粮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着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才告辭回去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

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殭殭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臉上來聞一陣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裡去戳出一个大窟窿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个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橫攔着竟凍死了郭孝子扒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

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到成都府找着父親在四十里外一个巷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巷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麽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纔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着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

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着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里來的這个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拏刀來殺了你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

提着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
進去再也叫不應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
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想道罷
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抬頭看了這巷叫做
竹山巷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
次早在巷門口看見一个道人出來買適了這
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
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要到山東去尋蕭
昊軒又恐怕尋不着躭閣了父親的飯食只得

左近人家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几分
銀子養活父親過着有个鄰居露宿西去他就
把這尋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
禪林的老和尚老和尚看了書又歡喜又欽敬
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个掛單的和尚那
和尚便是响馬賊頭趙大披着頭髮兩隻怪眼
兇像未改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
尚在禪林吃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坐領着
一班和尚來稟老和尚道這人留在禪林裏是

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尚赶他出去老和尚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老和尚叫你去你不去老和尚說你若再不去就照依禪林規矩抬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惡和尚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尚次日收拾衣单去了老和尚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辭了衆人挑着行李衣鉢風餐往陝一路來到四川離成都有百十里多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尚出

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个茶棚内吃茶那棚裏
先坐着一个和尚老和尚忘記認不得他了那
和尚却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个問訊道和尚
這里茶不好前邊不多幾步就是小巷何不請
到小巷裏去吃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那和
尚領着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纔到
一个巷裏那巷一進三間前邊一尊迦藍菩薩
後一進三間殿並没有菩薩中間放着一个榻
床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巷門纔說道老和尚

你認得我麽老和尚方纔想起是禪林裡趕出去的惡和尚吃了一驚說道是方纔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床上坐下睜開眼道你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里有个葫蘆你拏了在半里路外山岡上一个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老和尚不敢違拘捧着葫芦出去找到山岡子上果然有个老婦人在那里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芦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芦上上下

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里流下淚來便要拿葫芦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个問訊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麽原故那婦人含着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个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麽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巷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麽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吃人的腦子就拏這葫芦來打我

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活的
命了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麼處
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
里內都是他舊日的响馬党羽他巷裏走了一
人一声挪子响即刻有人細瞷了你送在巷裏
去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
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
保但看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一條
路給你去尋一个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

去尋那个人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个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熱心救難又出驚天動地之人伏劒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至此篇可謂極盡險怪之致矣長夏攤飯時讀之可以睡醒可以愈病

郭孝子原是一種枯槁寂寞之人故與老和尚之氣味最相合

寒風朔雪猛虎怪獸郭孝子備嘗之矣以爲

苦猶未足以言其苦也老和尚竟墮入哀又鬼國性命乃在呼吸之間天下事之可驚可怪者孰愈于此不意耳目之間有此奇觀

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湊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條路去請一个人老和尚道老菩薩却叫貧僧去尋一个甚麼人求指點了我去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个小小山岡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彈子你却不要問

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
話向他說只有這一个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
求他却也還拿不穩設若這个人還不能救你
我今日說破這个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老
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芦裏打滿了酒謝了
老婦人在屋後攀籐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
里多路一个小小山岡山岡上一个少年在那
里打彈子山洞裏嵌着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
銅錢大那少年覷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

打了一个準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頭帶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老和尚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塘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个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个墜下去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着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學彈子正為此事但纔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

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着你來我
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
在此耽誤你快將葫芦酒拿到庵裏去臉上萬
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
你到那里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
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
着酒葫芦照依舊路來到花園裏進了第二層只
見惡和尚坐在中間床上手裏已是拿着一把
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纔來

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尚雙膝跪下惡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拿着刀不敢上去惡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勞而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得上去惡和尚道你褪了帽子罷老和尚含着眼淚自己除了帽子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吃了一口左手拿着酒右手執着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个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

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裏鑽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出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吃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颼的一声一个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雙手捻着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着一个人惡和尚抬起頭來又是一个彈子把眼打瞎惡和

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走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着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駝在身上急急出了巷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纔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

逕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請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罷起來上路去了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旁一个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着一个人面前放着一个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腳下泥灰形容悲戚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對面坐下那人笑道滿天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那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

道老先生從那里來怎麽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纔原是笑話剪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來字雲仙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一十里外東山住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二位蕭昊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麽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并因甚來四川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曾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親念

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纔救的這老和尚我却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着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里去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蹄蓼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

下去會一會家君麼郭孝子道本該造府恭謁
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
意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
取出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
个錢來叫店家買了三角酒割了二斤肉和些
蔬菜之類叫店主人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吃着
便向他道長兄我和你一見如故這最是人生
最難得的事況我從陝西來就有書子投奔的
是尊大人這个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長兄像

你這樣事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眞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蕭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借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胆正該出來替朝廷効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鎗博得个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个

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
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
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
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蕭雲仙道晚
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
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
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分別蕭雲仙回
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
蕭昊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

今做官適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一生心事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强占了去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務

必犁庭掃穴以章天討平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藩駐劄蕭昊軒聽了此事喚了蕭雲仙到面前吩咐道我聽得平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勦生番少保與我有舊你今前往投軍說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留在帳下効力你也可以借此報効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爲之時蕭昊仙道父親年老兒子不敢遠離膝下蕭昊軒道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吃得覺也睡得何必要你追隨左右

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在家戀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幾句話議的蕭雲仙閉口無言只得辭了父親拴束行李前去投軍一路程途不必細說這一日離松蕃衛還有一站多路因出店太早走了十多里天尚未亮蕭雲仙背着行李正走得好忽聽得背後有腳步響他便跳開一步回轉頭來只見一个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他早被他飛起一腳踢倒在地蕭雲仙奪了

他手中短棍劈頭就要打那人在地下喊道看
我師父面上饒怒我罷蕭雲仙住了手問道你
師父是誰那時天色已明看那人時三十多歲
光景身穿短襖腳下八搭麻鞋面上微有髭鬚
那人道小人姓木名耐是郭孝子的徒弟蕭雲
仙一把拉起來問其備細木耐將曾經短路遇
郭孝子及他收爲徒弟的一番話說了一遍蕭
雲仙道你師父我也認得你今番待往那里去
木耐道我聽得平少保征番現在松藩招軍意

思要到那里去投軍因途間缺少盤纏適纔得罪長兄休怪蕭雲仙道既然如此我也是投軍去的便和你同行何如木耐大喜情願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一路來到松藩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知道了是蕭浩的兒子收在帳下賞給千摠職銜軍前効力木耐賞戰粮一分聽候調遣過了幾日各路粮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

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傍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烏大老爺出兵竟被苻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曾找着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侄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苻屍首若是尋不着將來不知是个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苻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要等冬天積下大雪到春融

之時那山上雪水化了淌下來人和牲口纔有水吃我們到那里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吃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那里還能打甚麼仗蕭雲仙聽了上前稟道兩位太爺不必費心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爲肥饒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曾去過不曾蕭雲仙道卑弁不曾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曾去過怎麼得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子上的

話如何信得蕭雲仙不敢言語少刻雲板響處轅門號鼓喧闐少保升帳傳下號令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作中軍策應叱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先鋒開路木帥督領後隊調遣將令已下各將分頭前去蕭雲仙攜了木耐帶領五百步兵疾忙前進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里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户蕭雲仙吩咐木耐道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扒過山去在他

捻路口等着只聽得山頭炮響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不可有誤木耐應諾去了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只聽山頭炮響一齊吶喊起來報稱大兵已到趕上前來助戰分派已定蕭雲仙帶着二百人大踏步殺上山來那山上幾百番子藏在上洞裏看見有人殺上來一齊蜂擁的出來打仗那蕭雲仙腰插彈弓手拿腰刀奮勇爭先手起刀落先殺了幾个番子那番子見勢頭勇猛正要逃走二百人捲地齊

來猶如暴風疾雨忽然一聲砲響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大兵到了飛過上山番子正在魂驚膽落又見山後那二百人搖旗吶喊飛殺上來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亂紛紛各自逃命那里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打得鼻塌嘴歪無處躲避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喊聲大震把那幾百个番子猶如砍瓜切菜儘數都砍死了旗幟器械得了無數蕭雲仙叫衆人暫歇一歇即鼓勇前進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走

了半天林子盡處一條大河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編成筏子頃刻辦就一齊渡過河來蕭雲仙道我門大兵尚在後面攻打他的城池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叫木耐率領兵衆將奪得旂幟改造做雲梯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到他城西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貯粮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這

里分撥已定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楠
兒山下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兩位議道
像這等險惡所在他們必有埋伏我們盡力放
些大炮放的他們不敢出來也就可以報捷了
正說着一騎馬飛馳追來少保傳下軍令叫兩
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
以致失事兩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號令軍
中疾馳到帶子河見有現成筏子都渡過去望
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

施放砲火攻打城中番子見城中火起不亂自亂這城外中軍已到與前先鋒合爲一處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鉄桶般相似那番酋開了北門拾命一頓混戰只剩了十數騎潰圍逃命去了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裏報捷這里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罈酒諸將賞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

意回頭着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塾蕭采實
授于抱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
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火之
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
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
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峻之後另行保
題議叙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甘棠有蔭空留後
人之思飛將難封徒博數奇之歎不知蕭雲仙
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惡和尚一段故作險語愈逼愈緊能令閱者不敢迫視老和尚性命在呼吸之間作者備萧閑事外謾謾詮解讀此何異圖窮而七首見

萧雲仙彈子世家也而其打法又絕不與萧昊軒犯復筆墨酣暢無所不可

余嘗向友人言大凡學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爲主此聖人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如郭孝子指教萧雲仙一段雖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世所傳之稗官實驅朝
廷之命官去而之水泊爲賊是書能禍冒險
借軀之人出而爲國家効命于疆場信乎君
子立言必不朽也
椅兒山破敵壽楓城取城干秋百世皆知是
蕭雲仙之功兩都督不與也及其結局雲仙
不過實授干總而兩公則間任侯陞李蔡爲
人下中竟得封侯亦千古同嘆之事嗚呼尚
何言哉

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着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纔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个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催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

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衆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着北關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劒割

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吃完了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下托你們衆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着今日之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个个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吃了幾十日酒共栽了

幾萬顆柳樹衆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
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着先農
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又尋一
个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个馬畫蕭雲仙紗帽
補服騎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拏着一
枝紅旗引着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
女到朔望的日子在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
非止一日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
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

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裏歡喜向木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个个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个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麼前日這先農祠住着一个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這里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蕭雲仙

道這更奏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
同那先生作揖坐下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
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方請問先生貴姓那
先生道賤姓沈做處常州因向年有个親戚在
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流落
在這里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
先生在這里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里來看看
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里蕭雲仙道小弟便
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

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城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个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着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个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閒了十个學堂把百姓

家畧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个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着蕭雲仙的詳文咨明兵部工部核算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

兩一錢二分一厘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于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奏旨依議蕭雲仙看了邸鈔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卧病在床不能起來蕭雲仙到床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

又磕下頭去伏着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
你都不會做錯爲甚麽不起來蕭雲仙纔把因
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
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
親的産業實在不可自比于人心裏愧恨之極
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
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産業攢凑攏來大約還有
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蕭雲仙哭着應
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侍十餘日

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昊軒道你這話又欵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為人以忠孝為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却自己嘆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為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

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
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
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
人替他虛出了一个完滿的結狀叫他先到平
少保那里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
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
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
請仍于本千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
之日帶領引見蕭雲仙又候了五六个月部裏

纔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
奉旨着往新任蕭雲仙領了劄付出京走東路
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
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敲店家叫
呼道客人們起來木捴爺來查夜衆人都披了
衣服坐在舖上只見四五个兵打着燈籠照着
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捴爺原
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
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次日蕭

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早弁盡个地主之誼蕭雲仙應允了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个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一經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接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瀟瀟洌洌的光景天上便飄

下雪花來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麽樣快活哩說着吃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閑步樓右邊一个小閣子牆上嵌着許多名人題咏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着廣武山懷古讀去却是一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

覺悽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着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纔回去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劄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問運丁道你們可曉的這里有一个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个甚麽人旂丁道運丁却不知道老爺問他却爲甚

麼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于要會他旗丁道既是做詩的人小如今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旂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監裏有个武相公叫做武書是个上齋的監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个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个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

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
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
有污尊目當下捧出茶來吃了武書道老先生
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
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
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纔賠償清
了照千總推陞的例選在這江淮衛却喜得會
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
書道當得領教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武書送

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纔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昨日枉駕後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拏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着看了數章讚嘆不已隨

請到書房裏坐了擺上飯來吃過蕭雲仙拏出一个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武書接過來放在卓上打開看時前面寫着西征小紀四个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畧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

旨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于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出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蕭雲仙道這个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个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讀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于題咏的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

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蕭雲仙拏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徽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處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粮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抄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着一个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里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呵呀原來是沈先

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攏子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徽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這先生領着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

子抬着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鈇口門落在大豐旅下店裏那里夥計接着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付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抬到府裏去沈老爺尚在下店裏住着叫賬房置酒款待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麽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請

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麽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抬到他家裏去看他怎樣看待我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兒的言語看着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着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个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

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里進去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消消的擡了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拏出來與我看我就没的說了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里看着

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着臉道我們捻
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都像這般淘
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
那里去躊躇一會叫過一个丫鬟來吩咐道你
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新娘權且
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了鬟來說
了沈瓊枝心裏想着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
且隨他進去便跟着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
个小圭門裏進去三間楠木廳一个大院落堆

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个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廠一个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着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舖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个院落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吃着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認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丁憲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

標緻只是樣子覺得德賴不是个好惹的過了
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賬房中兌
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着姑
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听了這話說道
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經
走到江都縣瞧了一狀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
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
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
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

个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係做妾可知架詞混賴不准那訴呈上批道已批示沈大年詞因矣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个刁健訟棍一張批兩个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糾纏不如走醮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那房里所有動用的金銀

器血真珠菌節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條裹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个艌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着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知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賣詩女士

反為逋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蕭雲仙在書楓能養能教又能宣上德而達下情乃是有體有用之才而限于資格卒為囚縲此作者之所以發憤著書一吐其不平之鳴也

昔者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書中嘗雪一段是隱括此意雲仙與木耐閒閒數語直抵過一篇李陵答蘇武書千

載之下泪痕猶濕

纖寫過蕭雲仙掩手又寫一沈瓊枝雲仙豪傑也瓊枝亦豪傑也雲仙之屈處于下傑瓊枝之陷身于倡又境雖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悽則一作者直欲收兩副泪眼而作同聲之一哭矣

儒林外史第四十回

儒林外史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棹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着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窯宣窯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殽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慢了吃慢慢而行到天

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著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沙橋東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沽幾觔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

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
香河又蕩子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時候兩
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見馬頭
上貼着一个招牌上寫道毘陵女士沈瓊枝精
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卷肉賙顧者
幸認毘陵沈招牌便是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
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
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
了却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

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着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着四盞明角燈鋪着涼簟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着兩个客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綴腳下涼鞋黃瘦面龐清清疎疎三綹白鬚橫頭坐着一个少年白淨

面皮微微幾根鬍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
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
得那兩个客一个是盧信侯一个是莊紹光都
認不得那兩个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
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
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
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
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
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

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叙祖親寘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麽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叙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濯是舍姪邦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别了四十年近日纔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坐下莊濯江叫從新

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寫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今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裡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搬在這裡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歎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巷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懵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

了一場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
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
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
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个雅東
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
這是我髮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
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
貌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太伯祠
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

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罰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鬧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

纔回去莊紹光丽廬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
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泉子非
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蘧花橋來回
拜閒話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
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
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
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
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个疲驢出了泗
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

數萬金纔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曾要同胞兄弟出過一个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个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

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
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
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烟霧濛濛那鼓鈸梵唄
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
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
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
个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
九日清凉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
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若見

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烟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

也有來托刺繡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却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裡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雌而來此地

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留菲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个客來一个是遲衡山一个是武昌莊非熊見了說些閑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眞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歎不滿還那个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个却奇一个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

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著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宇兄方纔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次日武正宇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底矮房屋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裡吵鬧杜少卿同武書土前一看裏邊便是一个十八

九歲婦人梳着下路綰髮穿着一件寶藍紗大
領披風在裡面支支喳喳的與杜少卿同武書
聽了一聽纔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
个喇子想來拿回頭却無實跡到被他罵了一
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
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槩不
同連忙接着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
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
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沈瓊枝

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旣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旣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

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个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个邪貨他却不帶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却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个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趨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却像講究勾搬中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亚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却怕是負氣關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

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裡看看讓武正宇到河房裡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堂娘子接着兒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櫺前彼此叙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个在客邊可有个同伴的家裡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

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相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眞是天涯知己了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綉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眞个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

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踪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个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踪你這禍事不遠却也無甚大害正說着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个人垂着手站在橋子門口像是兩个差人少卿嘶了

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裡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宋益商家逃出來的一个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却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匿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个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為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

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他少卿依
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
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
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
个不妨差人在那裡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
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
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
奶陪着吃了飯自己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
的一本詩集等着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

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
枝收了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
帕巷那兩个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
轎子抬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
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
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欽案的官司那裡有
个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
好嚇那鄉裡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
兩个差人倒有些讓他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

在一个首飾匣子裡出來叫轎夫你抬我到縣裡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單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个轎錢一直就抬到縣裡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拏的那个沈氏到了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

闔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朱家的銀兩潛踪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朱爲富強佔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个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眞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个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

說道就以此爲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个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裡一包碎散銀子一个封袋上寫着程儀一本書一个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發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

入關文內托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
此是後事不題當下沈瓊枝同兩个差人出了
縣門僱轎子抬到漢西門外上了饑徽的船差
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
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个堂
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艙沈瓊枝看那兩个婦
人時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一个十七八歲喬
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个漢子酒糟的一
副面孔一頂破氈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担行李

來也送到中艙裏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裡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个差人哼了一口拏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够了還來問我們要錢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

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
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
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沈瓊枝
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
艙跳上崖去兩隻小腳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
己走了去兩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着扯他
被他一个四門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扒起來
同那个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氈
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轎子兩个差人

跟着去了那漢子帶着兩个婦人過了頭道閘一直到豐家巷來覿面迎着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爺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里正少兩个姑娘當下帶着兩个婊子回到家裡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着後面就是厨房厨房裡一个人在那裡洗手看見這兩个婊子進來歡

喜的要不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放烟花猶裡惟憑行勢誇官筆盛叢中偏去眠花醉柳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名士忽風流帶出一分脂粉氣然絕不向綺羅叢中細寫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颯爽自是作者本來面目故化作女兒身爲大千說法耳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癩報信息

話說兩个婊子纔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个婊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縐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个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那六老爺從厨房裡走出來

兩个婊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着頭扭着屁股
一隻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爺跟前行个禮那
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
這裡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
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里全靠六老
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菜來敬六老爺湯六老
爺坐在一張板凳上把兩个姑娘拉着一邊一
个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已扯開褲脚子拿出那
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

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拿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裡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偎都偎擦兩个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王義安纔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大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麽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个月就要進京到

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竝排在一个毡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着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纔有个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裡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个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

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箇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員了二三十个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个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已啞着喉嚨唱了一个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快子

在桌上催着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个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幫着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纔不言語嫝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簡直到四更時分大老爺府裡小狗子拿着都醬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纔去了嫖

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
又鬧了一會婊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
床已雞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裡
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
聽見湯大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
問六老爺是卽刻就來是晚上纔來六老爺在
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
王義安叫去備一个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
來再到我這裡找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

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幼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找得着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他也大把的銀子捆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急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裡七手八脚整

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个穿大紅酒線直綴一个穿湖台酒線直綴腳下粉底皂靴帶着四个小廝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一對上寫着都督府一對寫着南京鄉試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个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凳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票過大爺二爺兩个姑娘要賞他一个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个婊子輕輕試試扭

頭折頸坐在一條板櫈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
大爺問兩个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荅道一
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王義安捧上茶來兩个
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
一轉的水潰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
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
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
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
着話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櫈上坐

着同他捏手捏脚親熱了一回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厨子做的都是些燕窩鴨子雞魚六老爺自己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个婊子打横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遞于遍脚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大爺道那里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个炮把栅欄子開了又放三个炮把

大門開了又放三个炮把龍門開了共放九个大炮二爺道他這个炮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炮大大爺道畧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炮三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襆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把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

進場來放光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

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
做甚麼呢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
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
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着
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
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
的响滾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
底下去了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
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大老爺道像我

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壞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與嚴世兄是个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个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个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

襄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生平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个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他若進場我兩

个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
嚨唱了一个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也唱了一
个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
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
上船回去了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
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个甚麼表題大爺道
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
洞苗子一定是這个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
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个題

其餘沒有了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个旁門進去却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干也有綠油的窗櫺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裡哼哼唧唧的念文章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句銅銚句號頂句門帘句火爐句燭臺句燭剪

句卷袋句每樣兩件趕着到鷲峯寺寫卷頭句交卷句又料理場食句月餅句蜜橙糕句蓮米句圓眼肉句人參句炒米句醬瓜句生薑句板鴨句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着急足足料理了一天纔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个小子帶在頭上抱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

提搶攤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
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銑夫選的
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
他們進了頭門那兩个小廝到底不得進去大
爺二爺自己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蘆
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
解懷脫脚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撿大爺
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
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

眠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拿了一
个都督府的帖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少刻
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厨子不
用外僱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个拿燈籠的
拿着十幾个燈籠寫着三元班隨後一个人後
面帶着一个二漢手裏拿着一个拜匣到了寓
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
原來是个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
輝梨園一部叩賀大爺知道他是个領班子的

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裡領了一个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飯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响處開場唱了四齣當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

鹽道門下這幾个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
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
个个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子跑
上場來串了一个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
喜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
揀兩个留在這裡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
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
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个容易老爺這對河就
是萬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

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巷巷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个黑搶籬裏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爲甚麽不去頑要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金六簍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周來官家敲開了門一个

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个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萬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裡拿着湘妃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兒在欄杆上乘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裡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菲人事你權且收下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脚三收了進去你向

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葷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的也不得一隻吃吃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着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說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萬來官吃了幾杯酒紅

紅的臉在燈燭影裡擎着那絨線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够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脚三把蚌蟒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拽着肚子在那裡嚷大脚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蚌蟒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

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爲甚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彼此沙開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里不找尋大爺却在這裡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个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鷲峯寺旁邊一个人家吃茶被幾个喇子囲着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个賣花的姚奶奶

說是他家姑老太把住了門那里溜得脫大爺
聽了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廳室
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
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个湯大爺
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
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
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
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
散了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藍

虽取进盖浆去知道就要揭晓过了两日放出榜来第兄两个都没中坐在下处足足氣了七八天领出落卷来汤由三本汤实三本都三篇不通看完两个人骂着大骂主考不通正骂的兴头只见门的家人到了通上家信来两人拆开来看，因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空成魂梦之游，闘龍爭又見戰征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割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出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折開同看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翁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

了轎小廝們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宮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菜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个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纔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帶着一个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蔭襲料

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
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
大爺道六哥你拚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
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你
們只管說話這个人是那里來的那人上來磕
頭請安懷裡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六老爺
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
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
爺使喚二爺把信折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

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哥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惠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

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托吾們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已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裡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里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个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王泥灘說了幾句

分別的話纔叫一个小船蕩了回去這里放炮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盆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隻小撥船岸上來了兩百个兇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搁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艙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

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个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踪的去了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强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

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干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盜船爲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盜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揹到岸邊那港裡有兩百隻小船幾百个兇神硬把小的船上盜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裡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

才攬載了商人的塩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歷不由分說撒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那手又去摩着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纔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

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裡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喝罵一番要將一干人等監明日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个水手托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聽得遵命了

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个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着鼻子回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个老科目大興縣人

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里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剔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

事該怎麼一个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系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裡把逆苗盡行剿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个人興師動衆愚兒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裡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

可以罷了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裡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興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飯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叙一个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

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
這里放炮封門湯鎮臺進來兩个乃郎請安叩
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
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仰該鎮帶領
兵馬勦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這湯
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
了來關在書房裡那書辦睡了一跳不知甚麼
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
那書辦手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

兩一定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个字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太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裡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个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並無別件奉托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裡會過

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峰湯鎮臺自領本標人

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扒過山去走鐵溪裡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水難走湯鎮臺道這个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獨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裡聚

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个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婿兩个羅列着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羅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个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个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衆的兵馬不計其數苗酋同馮君瑞正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炮響後邊山頭上火把

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首領着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裡去了那里前軍鋼仁守備後軍清江參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醜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扎下營盤參將守備都到帳房裡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敗苗雖敗他已逃往

別洞必然來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
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
近臧岐道此處到豐垠洞不足三十里湯鎮臺
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
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
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炮響爲號伏兵
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
苗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
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却

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拗裡果然五更天氣苗酋率領着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鎗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裡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个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个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裡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酋拚命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來却不防一聲炮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夾攏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腳底板厚不怕巉巖

荆棘就如驚猿脫兎漫山越嶺的逃散了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唱着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臺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蹙逃命料想這兩个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却難以登答明明像个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个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裡

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曾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里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間別莊燕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湯鎮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生苗洞裡路經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

道小的直去到監眼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劫
營輸了一仗洞裡苗頭和他懵了而今又投到
白蟲洞那里去小的又尋到那里打探聞得馮
君瑞也在那里別莊燕只贖了家口十幾个人
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
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裡正月十八日鋿溪裡的
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閉門梁避他們
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裡來打劫
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湯鎮臺聽了道我

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
遠有个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鉄溪裡龍神嫁妹
子那妹子生的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
兵蝦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閉了門不許出
來張看若是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
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
相傳已久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
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个認得馮君瑞內中有
一个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

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墨帽子搽上一臉的石灰妝做個方鬼模樣又叫家丁粧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商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那別莊燕回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墻外十幾个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裡

扒過墻來去裡邊月色微明照着一个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里進去忽然見墻頭上伏着一个怪物手裡拿着一个鑼錘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墻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个惡鬼手執鋼叉留客住一擁上前這别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鐮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个人都拿了一个

也不曾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裡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即請出王命尚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諭湯奏辦理金狗洞匪苗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粮着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將軍已去

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宅宇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當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德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閒閒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六老爺知道了

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个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臺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个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个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

家裏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遠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裡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裡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搆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裡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个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裡不大歡喜說道這个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个先生來教訓他們纔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

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
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
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蕭柏泉道
世叔裴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安因這些時南
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
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臺道世兄恭喜
大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
弟子員這領青矜不爲希罕邦喜小姪的文章
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

見甚投的不差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裡吃飯叫兩个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己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个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个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个鹽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个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

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个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个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个同學晚弟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里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帶方巾身穿舊寶藍直綴腳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綹髭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

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裡拿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余先生接着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个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台允即送書金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大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龍兩人辭別去了次日余有達到

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里走走他若帮襯我些須强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强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不多幾日余有達果

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他學業才此時五河縣發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幾个進士選了兩个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謂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盤就冒了籍貫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个老鄉紳的這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

這兩家出了幾个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賠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賠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歹子那歹子有八个字的行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个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歹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个圖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

沒有个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歆串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裡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裡扯謊騙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裡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蒙同席吃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這余有達余有

重弟兄兩个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
這些隔壁娘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
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
因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
个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个人不管甚
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
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
那人是个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
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

知縣知縣就可以又着牌子又出來總是這般見識余家弟兄兩个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吃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裡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个一床睡了夜裡大先生向二先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

裡住些時我要到府裡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趲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个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怎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油點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裡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又過

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个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裡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了宗師起身方才回五河去了大先生來到無爲州

那州尊着實念舊留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个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个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為情罷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彪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着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

南京遇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前涉橋河房裡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道十幾年闊別的話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怎麼弄的實村少卿道我而今在這里有山川朋友之樂到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嘴好夫妻們帶着幾个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

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說罷奉茶與表兄
吃吃過杜少卿自已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
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
方纔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那好莊濯
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
拿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鱖魚兩
隻燒鴨一百个粽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
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
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

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說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裡一同吃酒吃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燥無風無蟻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擔誤着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却不曾究心于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

怎麽个源流遲衡山嘆道自家人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感于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裡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出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

得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个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厰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即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相干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

論眞可謂之發矇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裡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裡施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畧聞不知其詳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个風水先生在家裡終日商議遷坟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

怕遷不得兇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
又拿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不做官遷
要瞎眼他越發慌了托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裡
養着一个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
水尋着一个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
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
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
家裡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
地左邊買通了一个親戚來說夜裡夢見老太

太鳳冠霞被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裡因
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
纔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坟的那日
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裡纔掘開坟看見了
棺木坟裡便是一鼓熱氣直冲出來冲到二先
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瞎了二先生越發信
這風水竟是个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
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余大先生
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刚這事行

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个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个呈紙風水具了甘結宿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蝨掙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蝨挖開了不是即于挖的時候帶一个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坟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余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齊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

杯來吃酒又吃了一會余大先談道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一所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个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个五河鄉里賣鴨的人拿了一封家信來

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折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畢竟書予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著大槩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里辦着大哥千萬不可來家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著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

着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麽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我不着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知道我倒反焦心那人拿着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里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里人去了向那差人道他那裡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不曾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麽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曾到過那个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强盜賊

穿着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个肯說眞話余二
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上見了知
縣跪着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曾到過無爲州太
父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眞个一毫不解知縣道
你曾到過不曾到過本縣也不得知現今無爲
州有關提在此你說不曾到過你且拏去自已
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值
堂吏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無爲州承審被參知州賄案裏有貢生余持過

賊一欵是五河縣人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父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大忙你纔所說却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个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稟道他余家就有貢生却沒有个余持余持又稟道可見這關文是个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

子來我這裡替你回覆去余持應了下來出衙
門同差人坐在一个茶館裡吃了一壺茶起身
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里走大清
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里就是瓣皇
差也不能這般寡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
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
人道你纔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
那人寫到頭倒是自已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
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

要寫就進去寫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着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个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己做猢子你替他謄真用个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災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去一頭來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傍板凳上坐着一个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吃葷飯的朋友出三跻出三跻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

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
你來這里的早唐三爹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
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吃了麵送六老爺出了城
去纔在這里來你這个事我知道因扯在旁邊
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欽件將來
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
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爲主
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
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睜虎

眼的脚色只有三老還是个盛德人你如今着
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曾在
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
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
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
處及到弄出事來却又沒有个靠傍余二先生
道極蒙關切但方纔縣尊已面許我回文我且
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
三疾道也罷我看着你爲呈子當下寫了呈子

舉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張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个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滿白爲書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而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于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隔壁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倘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賬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賬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

衙辦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赃証確據何得諱
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
來文事理星即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
望速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
先生道這更有的分辨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
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
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
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
書來姐夫為甚麼自己纏在身上不如老老實

實具個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有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與方三房裏仁大與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个人你大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

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撰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着哥就耽不住了還是依着我的話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里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再不你去托托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

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余二先生又具
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案據
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
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
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
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
影僧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賭銀四百
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賭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
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賭証

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十四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入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肆業去訖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為州詐騙本縣取具口供

隨取本學册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劳科試未曾到無為詐騙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輯審結云云這文書回了去那里再不來提了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个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為是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峰恰好一个

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峰便到那里赴
席去那里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个嫡
堂兄弟一个叫余敷一个叫余殷兩人見大哥
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
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主人坐
在底下道還不曾來哩陰陽生纔掣過帖子去
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
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
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麽話說的不

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己
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
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
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
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主人
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
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余敷道這
个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
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

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嘟嘟的寫个書子帶來
叫府尹自已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
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
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
吃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說罷擺上酒來
九个盤子一盤青菜花炒肉一盤煎鯽魚一盤
片粉伴雞一盤攤蛋一盤蔥炒蝦一盤瓜子一
盤八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湯上滾熱
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

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敬
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
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
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余敬正要打開拏出
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勞手就奪過來
拏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
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拏手指頭掐
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裡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
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敬說道四哥你看這土

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拿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王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个看的地

一毫也沒得辦駁的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屬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个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个人余大先生道如今尊的新地在那里余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尊的我們替尊的一塊地在三

尖峰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个拿指頭蘸着封甸酒在桌上畫个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峰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个墩一个砲一个墩一个砲一个墩一个砲一个墩一个砲彎彎曲曲骨裏骨節一路接着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个墩一个砲骨骨節節幾十个砲趕了來結成一个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說着小廝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酯

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碗頭上殷人舉起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了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个來龍睜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很着就要發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

許也是沙非余敢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
孫志的不發余敢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
墳一个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
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招難道不是一个龍
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
看你纔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道擾了小
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次
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个兄弟
說的話怎樣一个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

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峰
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般有理次日弟兄兩个
備了飯請張雲峰來張雲峰道我往常時諸事
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大老爺的大事
托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
雲峰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
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托雲
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
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張雲峰一一領

命過了幾日等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峰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托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托張雲峰擇日子日子還不曾擇來那日閒着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个盤子打算老弟兄兩个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个說帖來寫道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叙勿外是荷虞梁頓首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

給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个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弟兄兩个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想是有酒吃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處去弟家去弟兄兩个相攜着來到凌家一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却是凌家因在客邊僱了兩个鄉里大脚婆娘主子都同他偷上了五河的風俗是个个人都要同僱的大脚婆娘睡覺的不怕正經厰廳裏擺着酒大家說

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得意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个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吃醋打炒起來又大家搬檳頭說偷着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廚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脚把洗澡的都桶都潮了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吃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

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
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
家吃自己的酒二先生笑着同哥到了家裏叫
拿出酒來吃不想那二斤酒和六个盤子已是
娘娘們吃了只剩了个空壺空盤子在那里大
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吃一處也吃不成可見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弟兄兩个笑着吃了些小
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
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

意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隣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个日子葬罷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徧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

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喚醫了八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峰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徧了五門四關廂一個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個越發獃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彦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俗語云喫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去管別人家的閒事如唐三痰輩日日在縣門口說長論短究竟與自己穿衣喫飯有何益處而自首爲之而不厭即此如溷厠中蛆虫糊上糊下忙忙急急若似乎有許多事者然究竟日日如此何嘗糊出厠坑之外哉

唐三痰路人耳不足怪也趙麟書亦係余大先生之親串何苦如此寫薄俗澆漓尔自覩申始有味乎其言之

口口帶定彭鄉紳方鹽商是此篇扼要處
觀余敦余殷兩弟兄之口談知其爲一字不
通之文堪輿之學不必言矣其妙處在於活
色生香呼之欲出獸形獸氣如在目前也

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熏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嘆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

了不妨就會他一會正說着湯鎮臺進來叙禮
坐下湯鎮臺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
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
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
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要相約做
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
真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余大先生道老先生
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眞古名將
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

想來究竟　氣用事並不會報効得朝廷
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却也悔之無及余大
先生道這个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
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
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會諸位
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
徵君賢竹林喫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
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囑寓杜少卿河房這
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里留下帖回了

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敘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了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過敘坐又喫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尚未發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个登高會就此便奉餞虞老

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湯鎮臺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為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着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里少刻遲衡山武正字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廳榭四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

天氣亢爽各人都穿着袷衣啜茗閒談又談了一會湯鎮臺蕭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湯鎮臺道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菲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今日惠顧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坐定家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浮在水面啜過又喚了一巡眞天都雖是

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虞博士吃着茶笑說道
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
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僅飲白水已
爲厚幸只覺强于馬溺多矣湯鎮臺道果然青
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眞
不數北魏崔浩遷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有變
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
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
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

部衙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書辦的考核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說罷一齊大笑起來臧子吹打已畢奉席讓坐臧子上來參堂莊飛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臧慶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

事述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湯鎮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愼卿先生此一番訶隲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衆人又笑了當日吃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尋妙子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南京餞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

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舡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舡上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淒然邀到舡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担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担米每年養着我六妻兩个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

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个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杜少卿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裡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生嘆道難進易退眞乃天懷淡定之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彼此歎賞了一回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

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
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
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拏帖子與乃
兄看上寫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
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
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
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拏上茶來吃着虞華軒
道小兒蠢夯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

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曾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這是行所無事

說罷彼此笑了擇了个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繼坐下門上人回了一个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跛了來要陪先生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

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却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叫學他些立品不做那世利小人就罷了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拿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椎道不是笑話眞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个

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曾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个門年愚叔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个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祇着一个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纔說的門年愚姪四个字是鬼話

是夢話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嚷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椎變着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个來歷難道是混寫的麼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椎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

吃飯我問他正說着小廝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个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吃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个便酒等着你也不來唐二棒椎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吃中飯的麽我昨日午後過着你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小廝擺了飯請余大先生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椎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部吃過飯虞華軒纔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

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
耿出來說道這話是那个說的請問人生世上
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廣華軒道自然是祖
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知是
祖父要緊如何纔中了个舉人便丟了天屬之
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
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
中个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姪兒我
先拏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

纔好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獃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須臾吃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椎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吃了飯出來的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里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着去了姚五爺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个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着哩你快

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个相與是那里來的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敎弟季崔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葦蕭進來作揖坐下擎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因同做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愼卿先生托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爲深幸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做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葦蕭道厲公是做年伯荀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

幕中共事處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季
華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屬太尊因貴縣
當舖毀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托弟下來查一
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虞華軒將椅子挪近季
華蕭跟前低言道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做
縣別的當舖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
家這兩个典舖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同府
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爲百姓敢怒而
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況太

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
可放在先生心裏却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
季葦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
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褻尊二
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个菲酌送到尊寓
萬勿見却季葦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
了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着問道可是
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
着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椎沉吟道老華這倒

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通同太尊密通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里疑惑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个先來拜你老哥的這个話有些不像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打着太尊的旗號到處來騙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虞華軒道也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

太尊叫他來拜我的是天長杜漢卿表兄在京裡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椎搖手道這話更不然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裡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長杜愼老同彭老四是一個人豈有个他出京來帶了杜愼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罵小廝酒席為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

一个小厮走來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个小
厮捐了被囊行李進來說鄉裡成老爹到了只
見一人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鞋花白鬍鬚酒
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府上請
先生我撞着來吃喜酒虞華軒叫小厮拿水來
給成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
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
坐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
是虞華軒曾祖尚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

已六十餘年猶然蔟新余大先生道白古說故家喬副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裏沒有第二木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个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不怕他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唐二棒椎道這些時

可有幕賓相公來成老爹道現有一个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部着三个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棒椎望著姚五爺冷笑道何如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痴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

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着實精神怎的肯准成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着的衆人一齊笑了又吃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是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于少年怎得我這華軒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个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

令吃酒罷當下行了一个快樂飲酒的令行了半夜大家都吃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裡又吐吐了又痾屎不等天亮就叫書房裡的一个小小廝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廝說叫把管租的晉家叫了兩个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畢竟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博士去而文壇自此冷落矣處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事自此以後皆流風餘韻故寫博士之去惟少卿送之而臨別數言凄然欲絕千載之下讀汝如聞

薄俗澆漓中而有一二自愛之人此衆口之所最不能容者也處非軒書每裏偏生有唐二棒椎姚五爺來往寫小地方之人情出神入化從來稗官無此筆仗

唐二棒椎姚五爺兩人儘殺令人作惡矣偏又添出一个成老爹文心如春盡之花發洩無遺天工之巧更不留餘也

儒林外史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開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个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曾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舉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到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且他曾祖是尚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無奈他雖有這一肚

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裡笑說那个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个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个彭鄉紳問五河縣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个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如另外有一件專人也還怕是同做州方家做親家還

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來買田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守着幾畝田園跑不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个清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清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吃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與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瘋氣到底

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這成老爹是
个與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
房裡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
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前
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
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為甚麼不肯成老
爹道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倫香
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
虞華軒道不賣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

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
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
而今所以來總成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
華軒道我的銀怎的不現成叫小廝搬出來給
老爹瞧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
桌上一掀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
跟這元寶滾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向成老
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比謊騙你就下鄉去說說
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裡還耽擱幾

天才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麼公事成老爹道明日要到王父母那里領先嬸母舉節孝的坊牌銀子順便交錢糧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纔十歲要到那里去拜壽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吃中飯要擾過他才得下去虞華軒鼻子裡嗤的笑了一聲罷了留成老爹吃了中飯領坊牌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裡平日請吃酒吃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帶會打聽

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个他都打聽在
肚裡甚是的確處華軒曉得他這个毛病那一
日把他尋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
聽仁昌典方六房裡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
打聽的確了來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唐三痰
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說道並無此說外後
日方六房裡並不請人處華軒道妙妙你外後
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吃一天送唐三痰去了
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托小官寫了一个紅單

帖上寫着十八日午間小飯候光下寫方构頓首拿封袋裝起來貼了籤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裡書案上成老爹交了錢糧晚里回來看見帖子自心裡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个謊就扯着了又恰好是這一日歡喜着睡下到十八那日唐三痰清早來了廣聿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着看見小廝一个个從大門外進來一个拾着酒一个拿着雞鴨一个拿着脚魚和蹄子一个拿着四包果子一个

捧着一大盤肉心燒賈都往厨房裡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偏酒也不問他廣華軒問唐三痰道修元武閣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說唐三痰道說過了工料費着哩他那外面的圍墻倒了要從新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个月裡頭換梁柱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才修得起來成老爹道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却是一縣發科甲的風

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掌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虧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帮我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成老爹道這事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个賣菜的把他四个錢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就過去候着哩成老

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那賣草的去了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着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纔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里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在處華老家小厮拏上茶來喫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着的彼此又坐了一會沒有話說又喫了一會

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爺闔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个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又坐了一會又吃了一道茶也不見一个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方

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了出來成老爹走出大門摸頭不着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來早了又想道莫不他有甚事恠我又想道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喫再處一面走回虞家虞華軒在書房裏擺着桌子同唐三痰姚老五和自己兩个本家擺着五六碗滾熱的看候正喫在快活處見成老爹進來都站起身虞華軒道成老爹偏

背了我們哭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拿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吃小厮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那盞碗陳茶左一碗右一碗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吃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鯽魚夾着往嘴裏送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直喫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泡

了喫進房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次日辭了
虞華軒要下鄉回家去虞華軒問老爹幾時來
成老爹道若是田的事要我就上來若是田的
事不要我只等家婦母入館孝祠的日子我再
上來說罷辭別去了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
二棒椎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
太尊裏出來的住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
二都會着竟是真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
是你今日說真的也是你是不是罷了這是甚

麼奇處唐二棒椎笑道老華我從不會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過了幾日僱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萃蕭衙裏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爺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會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太尊明日請我們我們沒有个

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着好讓他一邀我們就進去處華軒笑道也罷次日中飯後同到龍興寺一个和尚家坐着只聽得隔壁一个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唐二棒椎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了一會回來垂頭喪氣向處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的當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我縣里仁昌典方老六同屬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个人摟着一个戲子在那

里頭要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了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个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處非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强扯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了去不是唐二榛椎道同行不踈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吃酒說着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着說了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

去定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啟來請太公祖吃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拏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的十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个何消說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們會齊了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

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惹了一肚子的氣回來氣的一夜也沒有睡着清晨余大先生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着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為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拉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

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个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只好如此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廝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入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个客也沒有入房裏堂弟是个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襴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兩條扁担四个鄉里人歪

擡着也沒有執事亭子前四个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个破亭子並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个跟着擡來祠門口歇下四个人會着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着燈懸着綵子擺着酒席那閣益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担担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銃響

擡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踹街馬牌上的金字打着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等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亭子邊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

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襴彩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着走鄉紳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手裏拏一个簿子在那裡邊記賬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疯手裡拏一个簿在裡邊記賬那余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里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个揖便大家簇擁着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隨後

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鬨而出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這裡等人攙散了才把亭子攙了進去也安了位處家還有華軒脩的一个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脩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攙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算計借一个門扑家坐坐余大先生攙頭看尊經閣上綉衣朱履觥籌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狠

了覓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
沿間徘徊徘徊便有一个賣花牙婆姓權大着
一雙脚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人
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闌
干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
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扶着欄干一手拉開褲
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裏送余大先生
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
在這裏坐着吃酒了把桌攤到你家我同舍

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看見這些悲氣的
事便叫排了祭桌前走他四五个人一路走着
在街上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耻
一掃都滅絕了也因學官裡沒有个好官若是
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
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
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
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个同歎了一口氣
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此時元武閣已經

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拿茶吃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上有些病不曾來的成舍弟下鄉去說是熱閙的狠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里送尊經閣擺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吃酒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

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褲子你本家的人那个肯到他那里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處置軒道這事已過不必細講了吃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中人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裡你若要他這田明日就可以成事處置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一个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

在你這裡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虞華軒道這个何消說老爹是一个元寶當下把租頭句價銀句戥銀句銀色句雞句草句小租句酒水句畫字句上業主句都講清了成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裡只見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裡領銀子虞華軒捧着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一个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叫

他出去成田契虞華軒睜着眼道那田責了我不要成老爹嚇了一个痴虞華軒道老爹我當眞不要了便吩咐小廝到廳上把那鄉里的幾个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苦臉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个鄉里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名邦管接不逢賢哲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重新把虞華軒提出刻劃一番是文章

之變體提清薄俗澆漓色色可惡惟是見了
銀子未免眼熱只此一端華軒頗可以自豪
以伏後文不買田之局是國手布子步步照
應
成老爹往方家喫飯一段閱者雖欲不絕倒
不可得已
寫唐二棒椎眞能入木三分看他既會太尊
又以不得同公子歡爲恨此人脾胃眞難
調攝不知追逐勢利場中如之何而後可以

註得意也

入節孝祠一段作者雖以諧語出之其實處處皆泪痕也俗流漓人情冷暖烏衣子弟觸目傷心文中處處拗廣博主是通身節節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為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吃了茶要進館去纔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下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擎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錢去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

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寓禮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裏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个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个多聚幾時那有飯喫沒飯喫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二弟你同我去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

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个个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人人自以爲得明師又會着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衆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个秀才來往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个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鬍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裡拏着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

先生看帖子上寫着門生王蘊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聞聲相思而今才得一見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們請到書房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會着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王玉輝道門生在學裡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个迂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

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要求老師不認做大衆學裡門生竟要把我做个受業弟子纔好余大先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二先生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爲生王玉輝道不瞞世叔說我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二先生道

禮書是怎麽樣王玉輝道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証教子弟們自幼習學大先生道這一部書該須于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麽樣王玉輝道字書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

被所以沒的工夫做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个小兒到有四个小女大小女守節在家裏那幾个小女都出閣不上一年多說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罷我們老弟兄要時常聚你來談談料不嫌我首宿風味意慢你弟兄兩个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十五里王玉輝回到家裡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

來拜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二先生自己走來領着一个門斗挑着一石米走進來會着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裡拏出一封銀子來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个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

兩的拏着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王玉輝
道這是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拜受了倫飯留二
先生坐拏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
看二先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
只見一个人走進來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
的狠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裡去看看請
老爹就要去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三个
小女家的人因女婿有病約我去看二先生道
如此我別過罷尊作的稿了帶去與家兄看看

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吃了飯挑着一担空籮將書稿子丟在籮裏挑着跟進城去了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里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

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拚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个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嫠婦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爹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着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只

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裡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獃了

个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麽倒叫他死這是甚
麽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
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
到親家家去了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俟
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
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喫母
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喫餓到
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
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

日二更天氣幾把火把幾个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个獃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个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

衙門立刻傳書辦倫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那
着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倫了禮
來祭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
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个月上司批准
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
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闔縣
紳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
知縣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闔縣鄉紳祭通學
朋友祭兩家親戚祭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

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衆人在明倫堂吃了酒散了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會着留着喫飯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作遊除非到南京去那裏有極大的書房還可逗着他們刻這三部書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

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一封書子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人言語是值錢的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徵君杜少卿遲衡山武正字都有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

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个飯店裏住下
搭船往鄧尉山那邊是上晝時分這船到晚才
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裡有甚麼好頑的
所在飯店裡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
是虎邱怎麼不好頑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
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三二里路漸漸濶了
路旁一个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吃了一碗
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梁畫棟焚
着香擺着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

少又有幾隻堂客船不挂簾子都穿着極艷的衣服在船裏坐着吃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个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个叫了船在這河內遊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王玉輝忍着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夥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

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才到虎邱寺門口
循着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着
有茶桌子王玉輝坐着吃了一碗茶四面看看
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个要下雨的一般
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
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裡那猪肉包子六
个錢一个王玉輝吃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
飯店天已昏黑船上人催着上船王玉輝將行
李拏到船上幸虧雨不曾下的大那船連夜的

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着那朋友家徑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着門上貼了白王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挂着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老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着老伯不曾得見一面又恨不曾得見老伯的全書王玉輝聽了知道這个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

道還不曾盡七王玉輝道靈柩還在家哩那孝子道還在家裡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老伯且請洗了臉吃了茶再請老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裡舀水來洗了臉王玉輝不肯等吃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着靈柩面前香燭燈燭遺像魂旛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身拜了四拜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吃了茶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禮把自己的書一同

擺在靈柩前祭奠又慟哭了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才回去王玉輝到了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个下處在牛公庵住下次日拏着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薦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官去了一个也遇不着王玉輝也不

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庵看書過了一个
多月盤費用盡了上街來閒走走纔走到巷口
遇着一个人作揖叫聲老伯怎的在這里王玉
輝看那人原來是同鄉人姓鄧名義字質夫這
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鄧質夫進
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此稱是老伯王玉輝
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里鄧質夫道老伯
寓在那里王玉輝道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
不遠鄧質夫道且同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

鄧賢夫拜見了說道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托我來賣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況好麼爲甚麼也到南京來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那知我第三个小女也有這一番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婿的事說了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裡幾位朋友不想一个也

會不着鄧質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質夫歎道小姪也恨的來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里名壇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雨散小姪去年來曾會着杜少卿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里寓些時王玉輝應了別過邦尚付了房錢叫人挑行里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質

夫晚間備了酒肴請王玉輝吃着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伯祠在那里我明日要去看看鄧質夫道我明日同老伯去次日兩人出南門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走進後一層樓底下遞衙山諸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櫃關鎖着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遲府上只得罷了下來

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直走到省牲所
住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恩寺
須須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
樓上吃飯王玉輝向鄧質夫說久在客邊須了
要回家去只是沒有盤纏鄧質夫道老伯怎的
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去便倘
了幾行的酒拏出十幾兩銀子來又僱了轎夫
送王先生回微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
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

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會會着丟了書子去了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會再說武正字回來看了書正要到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着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

武勇之輩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玉輝真古之所謂書獃子也其獃處正是人所不能及處觀此人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人之能於五倫中慷慨決斷做出一番事業者必非天下之乖人也

老孺人以玉輝為獃王玉輝亦以老孺人為獃前後兩个獃字照應成趣

寫烈婦入祠一段特特與五祠縣對照

看泰伯祠一段淒清婉轉無限懷弔無限悲

感非此篇之結束乃全部大書之結束筆力
文情兼宜其美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同拜鄧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卽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去回拜了一个客卽客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回避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武正字聽見

有遲衙山也就勉强應允了回拜了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武正字纔去高翰林接着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泰中書來也會過了纔坐着茶遲衙山也到了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尚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做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一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着他他那時也是個秀才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他比學生在那邊

更覺的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師回來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秦中書笑道我的同事爲甚要親翁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說着萬中書已經到門傳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叫管家請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急趨上前拜揖叙坐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借尊酒一叙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另有外客高

翰林道今日並無外客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做親家秦中翰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在西廳上坐着哩萬中書便道請會管家去請四位客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遊走四方却不曾到京師一晤去年

小弟到京不料高老先生却又養望在家了所以耽在揚州幾個做相知處有事只得繼這來聚會一番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泰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着出京來却是爲何高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以得缺甚難泰中書道就了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高中書玉了這邊便

向武正字遲衡山道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弟輩祿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說着小廝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飯好慢慢的談談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

粉墻墻角一個小門進去便是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堦便是一方蘭圃這時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個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紅闌干裏邊圍着些未開的芍藥高翰林同萬中書携着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施御史同着秦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

蘭邊遲衡山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說着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裡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當下主客六人閑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老先生貴省有個他做友是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

會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但不知令友是誰還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中書道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進京去了他進了京一定是就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至今不曾中舉他爲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滿保題了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个功名的捷徑所以曉得他就得手的施御史在旁道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去

始終有限有捺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上年他來做地小弟看他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个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个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武正字道難道大場裡

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麼不是兩樣凡學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那里時常考个三等也罷了萬中舊道老先生的元作做省的八個個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抽作沒有一句話是肚撰字字都是有來歷的所以纔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那馬先生講

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萬中書道老先生的話眞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却要算一位老學小弟在揚州做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倒也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做處這里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註易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只

把一個現活着的秀才拏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要說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爲甚麽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爲甚麽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武正字道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了朱註越講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長杜少

鄉先生纂了一部詩說引了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可見學問兩個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遲衡山道這都是一偏的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說着管家來稟請上席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侍御的二座遲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秦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主位三席酒就擺在西廳上面酒備十分齊

整却不曾有戲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
說了一會遲衡山向武正字道自從處老先生
離了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少頃
轉了席又點起燈燭來喫了一巡萬中書起身
辭去秦中書拉着道老先生一來是做親家的
同盟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二來又忝在同班
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萬到舍間
一敘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柬來又回頭對衆
人道明日一個客不添一个客不減還是我們

照舊六個人遲衡山武正字不會則一聲施御史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的這個莧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纔到這里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那里有個就來叨擾的高翰林道這個何妨做親家是貴同衙門這個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人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泰中書回家寫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萬

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牌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伺候又發了一個諭帖諭門下總管叫齊廚伺候酒席要體面些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衆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檢有酒吃的人家跑不如先拜了衆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瞧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吃酒也不曾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衙山家

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曾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簡牆的書墻中間縮着三號却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冲着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帖着紅紙硃標的內閣中書的封條兩旁站着兩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着兩張爲禁約事的告示帖子傳了

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着手到廳上行禮敘坐拜茶萬中書道學生仍在班末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携今日有個賤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謁仍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敝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託若竟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臺此刻可曾來哩秦中書道他早間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這里來此刻也差不多了說着高翰林施御史兩乘轎

已經到門下了轎走進來了敘了坐吃了茶高翰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中書道又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萬中書道早間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曾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施御史道這兩個人却也作怪但凡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真有事做秀才的

那里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身分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里去秦中書道老先生同做親家在此那二位來也好不來也罷萬中書道那二位先生的學問想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里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位虞博士着實作興這幾個人因而大家聯屬而今也漸漸淡了正說着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

底人喧嚷管家來稟道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爺秦中書道原來鳳老四在後面何不請他來談談管家從書房裡去請了出來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鳥鬚垂過了胸膛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腳踹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鴉絲肘下掛着小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個總揖便說道諸位老先生在此小子在後面却不知道失陪的緊秦中書拉着坐了便問

着鳳四爹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個極
過一個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在有些
講究而且一部易經記的爛熟的他若是趙一
個勁那怕幾千斛的石塊打落在他頭上身上
他會絲毫不覺得這些時舍弟留他在舍間早
晚請教學他的技藝萬中書道這個品貌原是
个奇人不是那手無縛鷄之力的秦中書又向
鳳四老爹問道你方才在裏邊連叫妙妙却是
為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弟纔

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着人拳推掌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喜歡起來在那里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請出來會會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倅子已從後門裡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法了小廝們來請到內廳用飯飯畢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萬中書同着衆客進來原來是兩個對廳比正廳畧小些却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

便坐了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攢茶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的官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正想着一個穿花衣的末腳拏着一本戲目走上來打了個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施御史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齣

追信末脚拏笏板在旁邊寫了拏到戲房裏去扮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陪着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長班帶着全班的戲子都穿了脚色的衣裳上來稟參了全場打鼓板纔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一個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

來打了一個槍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纔坐下去追紅娘纔唱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株鑼聲又有紅黑帽子吆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的只見管家跪進來說不出話來早有一個官員頭戴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腳下粉底皂靴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二十多個快手當先兩個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揪住用一條鉄鍊套在頸子裏就採了出去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出去了衆人

嚇的兩兩相覷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黎圓子弟
從今笑煞鄉紳薄木英雄一力擔承患難未知
後回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虞博士既去以後皆餘文矣作者正恐閱者笑其江淹才盡無復能如前此之驚奇炫異劇心怵目故且借一最熟之高翰林引出萬中書一段事寫萬中書者又爲鳳四老爹之陪筆至于鳳四老爹之爲人又別有一種性情氣概不與衆人同何其出奇之無窮也

秦中書家會席次所謂飲食地獄也既日地
獄則不得不有地獄變相席上無端鬬進一
個官生拿活捉套了一個客去雖謂之牛頭
夜叉也亦可

儒林外史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着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定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个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收這个模樣秦中書又埋怨

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個臉面却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況且拏去的是他不是我怕人怎的說着曾家又上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着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着他們冷笑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何得曉

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爹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拏去急他則甚依我的愚見到該差一个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碍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狠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狠是的狠當下差了一个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這里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幾別施御史指着劉高翰林道他纔這兩齣戲點

的就不利市纔請宴就餞別丟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說着又唱了一齣五臺纔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書面前說遠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着了刑房蕭二老爹纔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說着遞與秦中書看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抄得潦潦草草的上寫着臺州府正堂祁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臺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即尚青雲係本府已

革生員身中面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
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緝外獲合亟通行凡在
緝獲地方仰縣即時添差拏獲解府詳審愼毋
遲悞須至牌者又一行下寫右牌仰該縣官吏
准此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
這縣尊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
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其實犯事的始末連縣
尊也不明白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拿的糊
塗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在此糊塗此人說是

個中書怎麽是個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麽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秦中書望着鳳四老爹道你方纔笑我們的你如今可能知道麽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麽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真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批號做甚麽說着就去了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着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着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

人那馬快頭領着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着浙江的人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爲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做上人吩附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附我照顧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現在那里差人道方老爺纔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日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老爹如今可

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已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着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前寃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在會了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得明白因忖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纔得明白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明日再來奉

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倒底爲甚事鳳四老爹道眞正奇得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知我同他到浙江纔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閑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

審也是會過這一場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
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
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
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着差人差人道老
爹好早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
到刑房裏會着蕭二老爹催着他清稿並送發
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發
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
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

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着紗帽身上還
穿着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拿的是個已
革的生員怎麽却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
年貌絲毫不誣因問道你到底是生員是官萬
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
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方
知縣道授職的知照想未下來因有了官司撫
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
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你的事

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道他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徐筆添了一行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須索亦毋得跳縱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個本縣這里添一個也斃了你們路上

須要小心些三個差人接了批文押着萬中書出來鳳四老爹接着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了指着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里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

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尚却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着網巾穿着短衣說道這里地方小都到我家去萬中書同三个差人跟着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着便對差人道你

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這里住着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塲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我却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這有甚麽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在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

個書房裏坐着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
是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鬱襯
你說含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
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眞人面前我也不說假話
了我這場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
寧縣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
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是在是个秀
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
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痾烟說是個

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纔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欽案都也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眞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賍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里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着我自有道理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

也撥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里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去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事體怎麽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閉門家里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教你打半生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倒底是個甚官秦

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刑官那里造册哩秦中書道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水潑老鼠了秦中書聽了這些話瞪着兩隻白眼望着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倒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的法他的官司

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就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不得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不得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着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書道依

你怎麼樣鳳四老爹道若要我麼不怕施官
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等他
官司贏了來得了快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
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茶中書聽了這個
話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
如今却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事
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
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為甚的偏要
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

的相好要懇着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存了案纔有用理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爹來商議要話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着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

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閙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着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眞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纔起來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

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只不好意思說着差人走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是後日罷次日起來鳳四老爹擺着萬中書去謝高泰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却就回來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着三個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吉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

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秦中書本小心怕事之人又被風四老參謀張之舌以利害嚇之不容不信讀之是一篇絕妙長短書

明朝中書有從進士出身者有從監生出身者原是兩途篇中所叙並非杜撰也

儒林外史第五十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纔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着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纔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

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着這大船只包他兩個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艙一個前艙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纔攬了一個做綵的客人搭在前艙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却只得一担行李倒着是沉重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鄒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舖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

人笑着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踱步了幾步望見那晚烟漸散水光里月色漸明徘徊了一會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水頭支支查查又搖了一隻小船來緊着泊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閒舖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在船裏推了牕子憑船玩月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

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拏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畧睡得遲些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稍公背了一個箸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纔喫早飯早飯喫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問坐在船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場簡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斷抱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怀甚

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等他來拿了我去就有道理了正說着只見那絲客人喉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着絲客人道是了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纔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着船窓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纔

立出艙來望着綵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綵客人輕輕抬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窓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綵客人睡着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儘行攜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遠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纔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却認得這話

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
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
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眼了架上櫓趕着搖
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非得回來再
酬你們的勞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
候纔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却不見那隻小船鳳
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畧又搖了二里多路
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着那隻小船遠望着却
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

柳樹下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
己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
那船那婦人同着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哩鳳
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
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不見
了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照見那婦人在船裏
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下身
換了一條黑裙子獨自一個在船艙裏坐着
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妮子

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麼那婦人答應道你管我怎的我們一個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怕甚的說着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鳳四老爹一腳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却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那婦人也就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上沒有人今夜陪我宿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賬的今晚沒有人過着你這個冤

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說着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着一盞燈舖着一副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却聽得軋軋的櫓聲那婦人要檯起頭來看却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理

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麽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歇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纔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麽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却不能拏了東西來纔能放你去我却不難爲你說着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恐不

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烟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緜客人拏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我着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極底下着急哩那緜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着他肩頭道你如今陪了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拏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他漢子纔

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拿你快把
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
上了船在稍上一個夾剪艙底下拏出一個大
尸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
我女人罷客人背着銀子那漢子拏着他老婆
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
婆在船上叫纔硬着胆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
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
遞與他衆人看着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

了兩個頭同鳥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拏着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個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喫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叫三個差人同萬中書

坐着自己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纔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吃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着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喫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

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着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夫只一樁託你先着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着了靴只是頸子裏却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祁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着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喫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喫了一驚擡頭看那

萬里却直立着未曾跪下 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想目下也該到了祁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臺參拿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腰的話頭是

你被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賊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曾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整駐本府等着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宮墻詩却是不會做的至于名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

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祁太爺道這人叫甚麽如今在那里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岐現住在中書家裏哩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拿鳳鳴岐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拿來祁太爺坐在三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岐已經拿到祁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岐麽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麽鳳四老爹道我並認不得他

祁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麽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祁太爺道這厮强辯叫取過大刑來那堂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橫兩個人板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祁太爺道替我用力的來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嗒的一聲那夾

棍迸爲六段祁太爺這道厮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夾那知道繩子尚未及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付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截散了一地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祁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

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岐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場焰騰騰的官事却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真感激起

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萬中書再行挽留不住只得憑着鳳四老爹要走就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曾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謀詭計之好徒急償夙債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小船上少年婦人騙人旖旎風光幾令佻達兒郎墮其術中而不悔若非鳳四老

參二百兩頭直挪之水中矣

鳳四老爹無往而非高興替絲客人取回二百金猶之後文替陳正公取回千金也世上亦復有此等熱心朋人但不多見耳

萬中書念不絕口的要謝鳳四老爹則其徒託空言而非寔心圖報可知然鳳四老爹之爲人視銀錢如土苴即寔心圖報被亦棄而弗顧所以特特叫破我非有愛於君而爲之不過高興耳寫壯士身分真在百尺樓上

試官刑一段使拙筆為之必曰有何如之力量有何加之本領加上許多注脚而精神反不現矣要知上文已經提清千把斤石頭打在頭上毫然不動則此事固閱者意中事也有此一段為下一卷之襯托始覺精神百倍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裡想道我何不找着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唐門外他到錢唐門外求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隻人閣着兩個人在那里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

里來的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
着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幾時
來的在這裡做甚麽秦二侉子道你就去了這
此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哪了自己的清
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獃你而
今來的好的狠我正在這里同胡八哥想你鳳
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侉子代答道這是
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
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此

彼此久慕的話秦二侉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喫一杯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着叫家人勻出一匹馬請鳳四老爹騎着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秦二侉子吩附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喫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

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
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
八亂子道這個自然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
字指着向二位道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他
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元
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了胡
八亂了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兄幾乎
上了此人一個當那年勾着處州的馬純上從
謙家兄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

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
然白白被他騙了去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
諱纘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爲人與小弟
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
詩白稱爲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曾喫過
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音闔
一點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
說作蹋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
並與他自己搬出來任和他離門離戶了泰二

倪子道胡八哥的新房乾淨的狠哩鳳四哥我同你擾他去時你就知道了說着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盃換斝喫到半酣秦二倪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尋那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這里人他該我幾兩銀子我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唐門外的鳳四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

家兄的舊門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叫家裡人替你送一個信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當下喫過了飯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侉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間不具帖子到第二日喫了早點心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着家人跟隨來到胡

家主人接着在廳上坐下奏二倚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裡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吃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此馳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到時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又吃了一杯茶大家起身閑步一步看那

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着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着箭壺一個月洞門過去却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棚胡老八向秦二伢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值個甚麽價隨叫馬夫將那騘騮馬牽過來這此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隄防一個厥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了一得蜷了身子蹲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隻馬

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侉子道好不事便道好此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强了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裡擺酒上席依次坐了實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喫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頭那一件因指着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

在堵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
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叠作一垛在堵沿上
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
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
一齊讚嘆秦二侉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
一个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
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
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
哥的臀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真名公衆人

都笑說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爺道八先生你
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
二老官與你不相干衆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
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
子踢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
不是個金剛巨無霸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哥
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
露出褲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脚向
他褲裡一脚踢去那知這一脚並不像踢到肉

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脚指頭幾乎
碰斷那一痛直痛到心裡去頃刻之間那一隻
腿提也提不起了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
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
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
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鳳四老爹在秦
二侉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
日正在那里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
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里

鳳四老爹出來會着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
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
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却在南京賣絲去了
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
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
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得便叫他算還
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竟等他回來罷了
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陳蝦子應諾回
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

傳家絲行裡尋善了陳正公那陳正公正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喫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喫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舖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篾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舖此人有個毛病嘴細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火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

此志同道合南京絲行裡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爲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已的肉左右他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薑菜我們自已買了喫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喫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担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三個人同喫那陳蝦子到已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

說這里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爹要上北京補官攢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票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個月就拿回三百兩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他那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翁子替他

把這一筆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又一日毛二鶚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曾見一個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裡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托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個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鶚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兌

一兌還餘了三錢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
那陳蛾子赦毛二翁子一味朝死裡算夫的他
酒也沒得喫肉也沒得喫恨如頭醋稱空向陳
正公說道阿叔在這里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
與行主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舖
裡當出銀子又趕着買絲買了又當着當舖的
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做
得二千兩的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麼信毛二
老爺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倒底是個不穩妥的

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纔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咂嘴弄唇只管獨自坐着躊躇陳正公道問府上有何事為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裡若把他

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
掣不出本錢來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火倒
了過來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火
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人麓行息我還有
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
不曾喫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
陳正公道獃子你爲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裡還
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
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拿不穩

說或將來虧折了不說還你那時叫我拿甚麽
臉來見你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
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
這銀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
大利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
錢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
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翁子道既承
老哥美意只是這裡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
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着纔有

個鬼據你纔放心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連紙筆也不要總以信行爲主罷了當下陳正公喚着陳蝦子把行篋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翁子道我已經帶來的絲等行主人代賣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翁子謝了收

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辭了行主人帶着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到嘉興上岸看看毛翦子那毛翦子的小當鋪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墻進了看墻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着櫃臺幾個朝奉在裡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鋪櫃裡朝奉道尊駕貴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二爺朝奉道且請裡面

坐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倖送上一杯茶來喫着問道毛二哥在家麽朝倖道這舖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做東了陳正公喫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曾來朝倖道這也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什麽陳正公道他而今那里去了朝倖道他的腳步散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

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
客座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
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
可施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
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妨我有道理明日我同
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着我我包你
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
重奉謝老爺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
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侍子二侍

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蘇州頭上了船將到嘉興泰二傍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舖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裡吵里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墻門高聲襲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那櫃臺裡朝倧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板着看墻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堵看墻就拉拉雜雜倒下半

堵泰二侉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
朝俸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鳳四老爹轉
身走上廳來背靠着他櫃臺外柱子大叫道你
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着把兩手背剪着把
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
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
土飛在半天裡還虧衙役們跑的快不曾傷了
性命那時街上人廳見裡面倒的房子響門口
看的人都擠滿了毛二騾子見不是事只得從

裡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抖走進樓底下靠着他的庭柱泉人一齊上前軟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賬本利清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殼我一頓飯時都折成平他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着秦二侉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你以爲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就可以白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

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着鳳四哥還怕賴到那里去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平兌還纔完了這件橫事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侉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里要你謝我留下五十兩以清前賬這五十兩你還拿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不日

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泰中書他們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着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裡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泰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賸得一個陳四老爹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上文留下一個秦二侉子爲此地之用真爐
錘在手花樣生新
胡八亂子與秦二侉子是一類人其意中不
滿足乃兄處寫來活像
拍方磚踢腎囊一段活畫出惡少子弟好勇
鬬狠的氣象妙筆妙筆
毛二韌子老謀深算不過要他打不起官司
告不起狀耳却被秦二侉子一語叫破然鳳
四老爹折毀了他的廳房亦是打不起官司

告不起狀之一事可見我以何術制人人卽以何術制我機巧詐僞安所用之此書有功於人世處不少也

看二翁子爲陳正公生利兩事能倒攝下文在此處眞不肯浪費筆墨

儒林外史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個教坊司管着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却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

此邀件頭要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幫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探瘟安排花盆指抹棹椅教琴棋書画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那來賓樓有個雛兒叫做聘姬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却娶了一个老婆只望替他接

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个兒子替他討了一个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却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那聘娘雖是个門戶人家心裡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常時帶兩个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个貴人要到你這里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是陳四老爺我

昨日在國公府裡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着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了也着實歡喜金修義吃完茶去了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个長隨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帶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裡邊襯着狐狸皮襖脚下粉底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

歲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裡專候老爺降臨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着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个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个小小廝進來拏着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童接過書字拆開來看上寫着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園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却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

生徐詠頓首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裡去你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个長隨跟着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裡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曠園門口迎着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帽珥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絛脚下朱履兩人拉着手只見那園裡高高低

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着欄干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着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着紅蕚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廠却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說着擺上酒來

都是銀打的盆子用架子架着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着熱騰騰的暖着那裡邊的肴饌却無一點烟火氣兩人吃着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却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

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却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曾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吃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聞的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却也還有幾个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却要一个看得的也沒有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陳木南道論起這

件事却也是杜先生作俑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妓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麽樣到底算是个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定要幾个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个成何體統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胆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

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麼如此太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亭子却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个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撤

上茶來吃了陳木南告辭回寓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个札子叫長隨拿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着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寶樓門口一隻小獅狗叫了兩聲裡邊那个黑胖婆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裡邊坐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間臥房上面小小一个粧樓安排着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个人在那裏下圍棋

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虞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着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裡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虞婆道說那里話姐夫請也請不至陳木南因問這一位尊姓聊娘接過來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

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裡來真个是聘娘的福氣了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着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曾得着他一着兩着的緊里虞婆道如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備酒來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个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枰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鄒秀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

幾子請教龍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个黑子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真个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如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个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拿着聘娘又在傍邊偏着鄒泰來動着鄒泰來勉强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吃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吃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費盡了氣力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

和聘娘真是个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我那里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棊也不怕他懊擺起九个子足足贏了三十多着陳木南肚裡氣得生疼拉着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回說道先生的碁竟是高還要讓幾个纔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个擺法了却是怎麽樣好聘娘道我們而

今另有个頑法鄒師父頭一着不許你動隨便拈着丟在那里就算這叫个惹天降福鄒泰來笑道這成个甚麽欵那有這个道理陳木南又偏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个白子混丟在盤上接着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却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歡喜又被他生出一个刼來打个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覆雪的猫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起身來恰好虔婆來說酒席齊備擺上酒來聘

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已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虔婆也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虔婆自已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裡吃過好酒好着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裡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舘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公府裡才吃着好的虔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前我一杯當下自已斟着吃了一大杯

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虔婆道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裡我却不曾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裡不點蠟燭鄒泰來道這媽媽講歇話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虔婆伸過一隻手來道鄒大爺榧子兒你嗒嗒他府裡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娘們房裡一个人一个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

是有的麽陳木南道珠子雖然有也未必拿了做蠟燭我那表嫂是个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坐一个跟隨的人拿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虔婆合掌道阿彌陀佛眼見希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裡燒香念佛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裡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鄉泰來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孛巴到皇宮

裡去他們認做古廟你可曰到國公府裡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一齊大笑虔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涎着醉眼說道他府裡那些娘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裡十幾乘轎子下來一个个團頭團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虔婆道又是我說

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當下婆婆
前後共吃了幾大杯吃的也也斜斜東倒西歪
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請
四老爺進房歇息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裡間
見噴鼻香應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鏡臺牆上懸
着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觀音
兩邊放着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
床掛着大紅紬帳子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
枕頭邊放着薰籠床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橼結

成一个流蘇房中開放着一个大銅火盆燒着通紅的炭頓着銅銚煨着雨水聘娘用織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來安放在宜興壺裡冲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了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磕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裡已是把我荐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个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子我我將

來和你媽說了拿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聘娘聽了他這話拉着手倒在他懷裡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聽着你若是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墻叫你同別人睡恨着枕頭就頭疼爬起來就不頭疼我是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物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了頭推開門拿湯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拿出一

包檀香屑倒在脚盆裡倒上水請四老爺洗坐脚正洗着只見又是一个了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个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煖耳穿着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分子是你一个人出聘娘道這个自然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床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

熬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便合着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鑼響聘娘心裡疑惑這三更半夜那里有鑼到我門上來看看鑼聲更近房門外一个人道請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繡袱倒敬弓腰走出房門外只見四个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裡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

鳳冠霞帔穿帶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句旂句傘句吹手句夜役句一隊隊擺着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裡去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个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裡揪着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到那里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

裡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公子忽爲閭嶠之遊窮窘佳人竟作禪關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放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仕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吃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閒着要陳叫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裡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金修義走到房裡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曾梳完那烏雲髮髻半截垂在

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着恁般時候尚不曾定當可不是越發嬌嬾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纔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琴太白清平三調是十六僂沒有一个賽得過他的說着聘娘又拏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着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着兩个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个札子叫長隨拏到國公府裡向

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着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爺府裡的三老爺方從京裡到過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着長隨來到府裡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休府裡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來特

候三老爺的陳木南回到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里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倜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到漳州長途之中到覺

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个拜匣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裡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効勞的說着吃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裡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

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个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里疼痛要怎樣才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却是甚麼樣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嘗一口醫生來攙了葯他

又怕苦不肯吃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吃着才保全不得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裡有銀子且拏五十兩放在你這里換了人參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已帶來給你那婦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綉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裡胸前圍着一个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是单吃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着黃連煨些湯吃夜裡睡着才得合眼要是

不吃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
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
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裡人參黃連論
秤稱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裡用的了聘娘道我
不知怎的心裡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刼
杈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
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着不得
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傷着甚麼神道替你請
个足僧來禳解禳解罷正說着門外敲的手磬

子响虔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巷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阿呀是本老爺兩个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巷裡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个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裡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本師

姑一同走進房裡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裡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个問訊金修義道四老爺這是我們這裡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床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床沿上聊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却見他黃着臉禿着頭就和前日夢裡揪他的師姑一模

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着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裡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个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通結他他左手拿着磬子右手拿着木魚去了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參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扯着拐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憨頑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

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麽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着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裡托我換的因怕董老太舘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已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裡尋着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

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响是虞婆叫了一个男脚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虞婆坐下聽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个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弔動了一个計都星在裏面作擾有些吵鬧不安却不碍大事英怪我直談姑娘命裡犯一个華蓋星却要記一个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个貴人還

有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嗾說完橫着三絃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留吃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果餅來放个小桌子與他坐着了頭回茶遞與他吃着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裡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个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道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攔攔着

算了去而今死了獨作的个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隣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一个小巷子裡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猪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嘴子一个錢也不拏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着這个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賒了

猪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事
那里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
猪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
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
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
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
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猪不
生這个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丈人見他十
分胡說拾了个火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撲了過

來扯瀏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
人我說說他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
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
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
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拏着一本詩念有甚麼混
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一个老婆
不養只是累我我那里累得起陳和甫兒子道
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
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

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个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纔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嗐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禪掛草荐不是話也就不批勘慢慢的摸着回去了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个問訊道老爹貧僧今

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雙掉下淚來又苦
意數說了他一頓知道事已無可如何只得叫
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着女兒養活去了陳和
尙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
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
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又過了半年那一
日正坐着一本書在那裡看遇着他一个同鄉
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
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尙道我才買來三四

天下言志道這是鷺鷥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鷺鷥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鷺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里知道當年鷺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

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鷺
鷥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
衣先生蘧駪夫先生張鉄臂兩位主人還有楊
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
我到不曉得你那里知道丁言志道依你這話
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
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
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
做的並不是鷺鷥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

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个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裡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遠駭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曾見過到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裡耳朵响還來同我唏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裡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

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鷺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裡有个冒認父親的了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已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了詩你幾年挑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呻着臂來講名士了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个名士兩个

人說戲了揪着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尚眨着眼要拉到他跳河被丁言志撮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正叫着遇見陳木南瞧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

强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个道理陳木南道這个是甚麽要緊的事你兩个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却是言老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我難道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吃杯茶和和事下回不

必再吵了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个小茶館裡坐下吃着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逼的你要動身揀个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勾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雜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說老太說你又到

外頭頑去了你却一向在那里今日怎官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裡閒撞陳木南道因這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的好我常在他那裡下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个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个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陳木南道恩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

件事來不知怎麽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裡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已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虔婆正在那裡同一个賣花的穿桂花球兒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烟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

將來可還要回來的說着了頭捧一杯茶來陳
木南接在手裡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虔
婆看了道怎麽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
花球就走到門房裡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
不睬不睬只得自己又嗖了出來走不得幾步
頭頭遇着一个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
才好怎叫我們只管跑陳木南道你開着偌大
的人參舖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
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个尊晉而今也

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个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个八个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个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裡想道這事不尷尬長隨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着董老太一溜煙走了次日那賣

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个那門外推的門响又走進一个人來搖着白紙詩扇文縐縐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个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

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盡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寶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賣人參的聽了啞口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急的要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个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

自心裡想道堂客也曾看詩那十六樓不曾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那裡頑頑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藏頂方巾到來寶樓來烏龜看見他像个獃子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拜下箱錢烏龜拿着黃桿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个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曾了姑

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已上得樓來看見瑤娘
在那里打棋譜上前作了一个大揖瑤娘覺得
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
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瑤娘道
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拿出
花錢來再看丁言志在腰裡摸了半天摸出二
十个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瑤娘大笑道你這
个錢只好送給儀徵農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
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

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
懷裡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虔婆聽見他囫着
獃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
獃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拿來我要買緞子
去聘娘道那獃子那里有銀子拿出二十銅錢
來我那里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虔
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囫着獃子還不問他要
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
的花錢何常分一个半个給我聘娘道我替你

家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麽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大太你放這樣歹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喳喳虔婆大怒走上前來一个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麽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个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虔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刎頸要尋繩子上弔鬆都滾掉了虔婆也慌了叫了老鳥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

不肯依關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着他拜做
延壽菴本慧的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
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
盡火傳工匠市屬都有頭畢竟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歷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處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憑拚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識窮愁憑你有李杜

的文章顏會的品行却是也沒有一个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甚麼着幾个席頭無非請的是些壓選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官校那如市井中間又出了幾个奇人一个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白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裡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个缽盂在那里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的最好却又不肯學古

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个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盤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纔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紙他纔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却是要等他情願他纔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

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敢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那日大雪裡走到一个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滋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裡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

主人厭他腌臢自已走了進去拏出一雙鞋來道你先生且請暑換換恐怕脚底下冷孛退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擾舉你我都肴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哺哺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吃完看見和尚房裡擺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孛退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

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裡拏出一个大墨盪子來揀出一定墨看些水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裡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為禮自同和尚到那邊叙寒温季遐年磨完了墨拏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

个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收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一驚把小和尚驚嫉了半截鑿的殺喳的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里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次日施家一个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个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裡季遐年道問他怎

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甚麼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裡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廳上小廝進去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在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

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着頭進去了那季退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裡去了又一个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開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裡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綠新的荷葉

亭亭淨在水上這巷裡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王太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个石臺兩邊四條石凳三四个大老官簇擁着兩个人在那裡下棋一个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裡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殺得來其是我們要學到卞

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寔費力了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縷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个人也曉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畧曉得些擡着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勉强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他既大胆就叫他出个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擺起

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得好笑
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
了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
人都不曉得姓下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
畧負了些衆人大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
大笑道天下那裡還有个快活似殺矢棋的事
我殺過矢棋心裡快活極了那裡還吃的下酒
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一个是開茶
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个開當舖的人他

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裡有錢開着當鋪又有田地又有洲塲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裡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却愛才如命過着這些人來留着吃酒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裡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拏與人用那些當鋪裡的

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歹氣在當舖裡儘着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粮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發只得放在家裡秤着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場利錢過人不想夥計沒良心在柴院子裡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裡的幾萬柴盡

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大船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裡家裡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裡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盖寬帶着一个兒了一个女兒在一个僻淨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

子裡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麽支了一个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家滿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搧着了把水倒在爐子裡放着依舊坐在櫃臺裡看詩畫画櫃臺上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時新花朵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着吃茶他丟了書就來拿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

一壺茶只賺得一个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个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那日正坐在櫃臺裡一个隣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閑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裡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裡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个大大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蓋覺道老爹世

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上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于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裡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裡還肯到我這裡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隣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个茶館裡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

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个幾分銀子的小東吃个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裡兩个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賬打發小菜錢一經過進報恩寺禮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个茶館裡吃茶鄰居老爹

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
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
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
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
一班名士在那裡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
難到這步田地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
兩花臺左近有个秦伯祠是當年句容一个遲
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
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

掉了而今可憐那祠也沒有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裡看看說着又吃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裡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个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裡挑薺菜大殿上樑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兩个人前後走了一交盞

覺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
沒有一个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拏着整千的
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个肯來修理聖賢
的祠宇鄉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
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
櫃裡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覺道這些古事提
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走
了出來鄉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
望看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

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着山頭下去了兩个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盛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个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他到家裡教館去了一个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个裁縫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裡人相與相

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于我們這个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討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

事一經跋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个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兒子灌園那園却有二三百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

看那園中的新綠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時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杯斟了送過來荆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裡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

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我把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已抱了琴來到園裡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裡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檯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

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栖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淸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慘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但是他不會在朝廷這一番旌揚之列我也就不說了畢竟怎的旌揚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歷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偏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龍目可曾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科裏鈔出來上寫道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即阼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禮詩

人刺之此蒹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過了三日御史單颺言上了一个疏奏為請旌沈抑之人才以襄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為明聽周室疏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夐乎尚矣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冤置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倫腹心德音之任至

于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又有所謂清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在唐則曰入直在宋則曰知制誥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卿貳非是不得謂清華之品凡宰臣定謚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謚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于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瑄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于謙

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輩炳炳烺烺照耀史册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字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焉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冤抑塞之氣噓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爲佯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祲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學問亦不得謂非資

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臣聞唐朝有於諸
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千羅鄴皆與焉皇上
旁求側席不遺幽隱寧于已故之儒生惜此恩
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伏
乞皇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
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
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沈寃抑塞之士莫不變而
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于無既矣臣愚罔識忌
諱冒昧陳言伏乞睿鑒施行萬歷四十三年五

月二十七日疏上六月初一日奉旨這所奏著
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採訪已故儒修詩
文墓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查如何加恩旌揚分
別賜第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禮部行
文到各省各省督撫行司道行到各府州
縣採訪了一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議了
上去議道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歷四十三年
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
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

本六月初一日奉聖旨着意全錄欽此臣等查得各省咨到採訪已故之儒修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合共九十二人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鼎蘧祐雷鐃張師陸湯奉杜倩李本瑛董瑛馮瑤尤扶綵虞育德楊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湯泰蕭采木耐共三人舉人婁瑨衛體善共二人廩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隨岑菴臣迥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瓚蘧來旬

胡纘武書伊昭儲信湯由湯寔莊潔共九人生
員梅玖王德王仁魏好古蘧景玉馬靜倪霜峰
季崔諸葛佑蕭鼎浦玉方韋闡杜儀臧棻遲均
余夔蕭樹滋虞臧祈莊尚志余持余敫余殷虞
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六人布衣陳禮牛布
衣權勿用景本憲趙潔支鍔金康蛙牛浦牛瑤
鮑文卿倪廷珠宗姬郭鐵筆金寓劉辛東之洪
懋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
季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八人驛子

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一人臣等伏查已故儒修周進等其人雖屬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隆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茲可也萬歷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議上二十六日奉旨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

翰林院修撰莊尚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等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于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設于國子監遣禮部尚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爲欽奉

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
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
第一甲
第一名虞育德南直隸常熟縣人
第二名莊尚志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名杜　儀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二甲
第一名蕭　采四川成都府人
第二名遲　均南直隸句容縣人

第三名馬　靜浙江處州府人

第四名武　書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五名湯　奏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六名余　特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七名杜　倩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八名蕭　浩四川成都府人

第九名郭　力湖廣長沙府人

第十名裘煥文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一名王　蘊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十二名婁　瑛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三名婁　瓚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四名遽　祐浙江嘉興府人
第十五名向　鼎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六名莊　潔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十七名虞　梁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十八名尤扶綵南直隸江陰縣人
第十九名鮑文卿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二十名卄露僧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甲

第一名沈瓊枝南直隸常州府人

第二名韋　闈南直隸滁州府人

第三名徐　詠南直隸定遠縣人

第四名瀠來旬浙江嘉興府人

第五名李本埃四川成都府人

第六名鄧義　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七名鳳鳴岐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八名木　耐陝西同官縣人

第九名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名李　崔南直隸懷寧縣人
第十一名景本蕙浙江温州府人
第十二名趙　滌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三名胡　縝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四名蓋　寬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五名荆　元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六名雷　驥北直隸大興縣人
第十七名楊　允浙江烏程縣人

第十八名諸葛佑南直隸盱眙縣人
第十九名季遐年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名陳　春南直隸太平府人
第二十一名臣　迴浙江樂清縣人
第二十二名米霞士南直隸揚州府人
第二十三名王　太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四名湯　由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五名辛東之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六名嚴大位廣東高要縣人

第二十七名陳思阮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八名陳　禮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九名丁　詩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三十名牛　浦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十一名余　夔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十二名郭鐵筆南直隸蕪湖縣人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裡戴了幞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太常寺官便讀祝文道維萬歷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

月朔宜祭日皇帝遣禮部尚書劉進賢以牲醴玉帛之儀致祭于特贈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靈曰嗟爾諸臣純懿靈淑玉粹鸞翥金貞雌伏彌綸天地幽贊神明玚稱鴻漸詩喻鶴鳴資格困人賢豪同歎鳳已就斃桐猶遘爨緼袍短褐蓬窗音淵桑樞仗蘘音樵粥畚坎壈欷歔亦有微官曾紆尺組龍寶難馴嚬寧堪伍亦有達宦曾著先鞭玉堂金馬邈若神仙孑孑干旄翹翹車乘誓墓鑿坏誰敢捷徑澹薄音省槩音學

獠駔儈市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爐藥曰梨園之子蘭閨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紅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在宮途淚如鉛水金陵池館日麗風和講求禮樂醽醁酒升歌越水吳山烟霞淵藪擊鉢催詩論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破淚海無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茲悒怏嗚呼蘭因芳隕膏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尚饗詞曰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

冶後幾番嘯傲杏花村里幾度徜徉鳳止高梧
蟲吟小樹也共時人較短長今已矣把衣冠蟬
蛻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唤幾个新知醉一
場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
江左烟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
伴葯爐經卷自禮空王

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

大書綴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